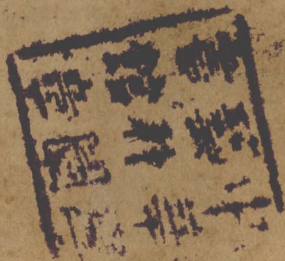


現代名家隨筆叢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581B

中華樂器社清點組

C23495 號

1954 年 月 日

現代名家隨筆叢選

阮无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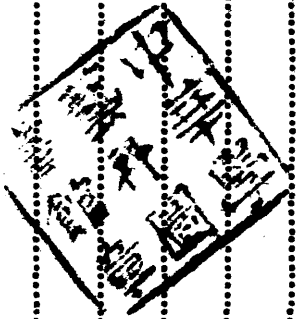
上海南強書局版

1557495

# 現代名家隨筆叢選

## 目次

序記	編者	.....	(一)
南歸雜話	劉復	.....	(一)
皖江見聞記	高一涵	.....	(一五)
進香瑣記	顧頡剛	.....	(二五)
天目山中筆記	徐志摩	.....	(三九)
山中雜記	徐祖正	.....	(四七)
元慶紀念室筆記	許欽文	.....	(八三)
羊城風景片題記	鍾敬文	.....	(九九)



移家瑣記

郁遶夫

..... (一〇七)

無相庵隨筆

施鑿存

..... (一一五)

解悶隨記

凌淑華

..... (一二三)

不除庭草齋夫談薈

陶知行

..... (一二九)

有不爲齋隨筆

林語堂

..... (一四一)

白屋聯話

劉大白

..... (一四九)

文藝隨筆

夏丐尊

..... (一六一)

論文小紀

馮沅君

..... (一六五)

讀書雜記

顧頡剛

..... (一七三)

新秋雜識

魯迅

..... (一八七)

社會隨筆 茅盾……………(一九五)

蘧廬絮語 陳子展……………(二〇五)

燕子龕隨筆 蘇曼殊……………(二一一)

靈霞館筆記 劉復……………(二二七)





## 序記

在『日記文學叢選』語體卷的序記裏，我曾經說過：『本書的編選，是一件比較難的事，主要的原因，就是這種選本，在坊間已有三四種，重複選錄沒有必要，不加特別的採用也非所願。所以，在着手之前，我打定了主意，第一，不重選，第二，不濫選，要是沒有好的材料，這部書甯可不出。可是，經過相當的期間，這部書居然給編成了，且有不少的新作品，在編者，真是感到不盡的快慰。』這幾句話是一樣的可以移用到這本隨筆叢選上，因為我編輯的進行上，也是依照着同一的標準的。

最近，看到魯迅先生的一篇短論，題名『小品文的危機』，他把那些沒有社會意義的，非戰鬥的，一些消閒的『文章』，稱之為『小擺設』，這說法，真是再確切不過。我們若果一

天到晚，專門在『小擺設』式的『文章』上努力，那實在是一種沒落的傾向。我們已有的隨筆選集，多的是這種『小擺設』，多的是爲一般人所譽的『漂亮的文章』。長此這樣下去，我想，『文章』固然要成爲『擺設』，就是『擺設』的製作者，也都將變成『新鮮的活死人』。『消閒的陳列品了。』這類作品的流行，其影響，祇是把青年讀者從現實的社會生活拉開，使他們一天一天的與社會的脈搏離遠，使他們慢慢的成爲廢人而已。

這種傾向是應該糾正的，所以，這部隨筆編選的基準，是強調在富有社會性的，實用的文字上面。我以爲，真正優秀的隨筆，它的內容必然是接觸着，深深的接觸着社會生活。當它被送到青年讀者之前時，他們能從這裏面看到社會生活的真實，能夠幫助他們思索，能夠認識他們的責任，能夠鼓動他們爲整個社會的發展而努力的熱情。這樣的文字，纔是真的有血有肉有力量有精神的作品，纔是青年讀者所需要的能以供給他們學習的作品。祇有這樣的作品，纔有力量把青年讀者祇注意『青青的天空』的眼拉回人間來。

不過，必須說明，爲種種客觀的條件所限，在這一本書裏，我不能完全依照預定的計劃，

進一步的去選用更尖銳的更有力量的作品。可是，和他種本子比較起來，這總不能說不是「稍勝一籌」的，這裏收的富有社會性的作品究竟不少。我可以告知青年讀者，在閱讀寫作的進行上，如果你能注意如次的幾點，第一，無論在隨筆的寫作上抑是閱讀上要在富有社會性的作品上給予最大的注意。第二，在閱讀上，得批判的去了解，因為這些作者的觀點不是一致的，不完全正確的，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也是複雜多姿。第三，在本書之外應盡量的搜求時間更近的更有力量的隨筆供給自己修養，那些作品會更有力的幫助你。那麼，這部書對你將有不少的幫忙，至少，是不會像一般選本那樣的防礙你。

本書所收隨筆，一共是十九種，又附錄二種。為着說明便利起見，我把它分爲六組，也可以說是六卷。

### 第一卷收隨筆三種：

劉復的『南歸雜話』可以說是語體隨筆的最古老的作品，是發表在雜誌『新青年』四卷上的。因為對青年讀者不必要，我刪去了一篇。作者所寫的隨筆雖有不少，但這一篇是

一種歷史的紀念物，而且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思想傾向，我選用了它，文字也健康得很。「皖江見聞記」是高一涵的作品，作者在當時，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幹部之一。從這一篇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生活的狀況，政治上的窳敗，文化上的反動力量，新的思潮的發展。牠是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歷史的古物。作者還有一篇很好的隨筆，叫做『新西遊記』，大約是發表在當時的雜誌『新中國』上的，可惜找不到了。

顧頡剛的『進香瑣記』，是從將近十年了的『京報副刊』上剪下來的，略略的經過了編者的刪節。這是一篇很好的關於風俗考察的隨筆。爲着這一種風俗的考察，作者及其他許多人，組織了一個團體去進行，在『京副』上很發表了幾回特刊。當時的情形，在這一篇隨筆裏，多少還可以看將出來。

### 第二卷收隨筆四種：

徐志摩本想選用他兩種，一種是這裏的『天目山中筆記』，一種是『南歸雜話』，都是在將近十年了的『晨報副刊』上發表的，爲篇幅所限，祇採用了這一種。徐志摩寫的隨

筆頗是不少，敘述山中的冥想生活的，這一篇較短，在這裏面可以看到他自己對於人生的理解。後來，好像並沒有收集。

徐祖正的『山中雜記』一樣是將近十年了的作品，是陸續發表在『語絲』上的，這裏，我祇選用幾則。所謂田園詩人生活的形態，在這裏是透露了很多的消息。不過，這種夢，在現代人，究竟是不應做的；優美的山中的田園詩人生活，實際上是一個夢境。本篇，也未收集。

『元慶紀念室筆記』（許欽文）『羊城風景片題記』（鍾敬文）兩篇，都是記畫的文章。在古文裏，這一類的隨筆頗有不少，在語體文中，這樣的作品，是還不多見的。前者發表在一九二八的『供獻』上，後者發表在較近的『南華』上。

### 第三卷收隨筆四種：

郁達夫的『移家瑣記』發表在今年的『自由談』上，是一種生活的記錄。作者的隨筆是特多的，這一篇比較寫作的近。現代的社會經濟的恐慌，農村的破產，所謂田園詩人生活的摩登化，以至於現代詩人的悲哀，在這裏，是都可以看得出來。作者在『懺餘集』後又

印了一本集子，不知此文亦收入其中否？

施蛰存的『無相庵隨筆』裏面很有許多好作品，我特殊愛『書師洪野』這一篇。因為『楹範語體文選』裏已經選入，我這裏祇好割愛。在這裏選用的，我最喜歡『買書』一篇，這大概是由於和我自由的生活接近的原故吧。他的隨筆，在去年的『現代』上以及『自由談』上發表了一些。

凌淑華的『解悶隨記』這一作者發表的小說頗不少，隨筆散文儘不多見。我所看到的，祇有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將近十年的這篇東西。在這一種意義上，本文可說是相當珍貴的。在這裏面，她對文理以及其他方面，是寫出了一些意見。這樣的隨筆是很實際的。

陶知行的『不除庭艸齋夫談薈』一九三一發表在中報『自由談』上的時候，是頗關動一時的。文字矯健有力，別具一種姿態，雖然思想還不能說是完全正確。後來，是印成了單行本，可是流傳的似乎並不多。這裏，從全書裏挑選出若干則，其他還有些也想選，格於客

觀上的困難，辦不到。最好是讀者能去申報館買一本，如果覺得有必要的話。但不知此書現在有無也？

#### 第四卷收隨筆五種：

在這五種中，林語堂的『有不爲齋隨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文學的談論之中，處處關涉着整個社會生活的現象，是幽默文字的典型文章。這些都是發表在『論語』和『自由談』裏的，是今年的作品。對許多問題不能正面的說話，不得已而採取旁敲側擊的方法，人們的苦痛，在這裏是可以看到了。

『白屋聯話』也說明了隨筆一體例，劉大白作，發表在不定期刊『當代散文』上的。不知後來有否收入專集。夏丏尊的『文藝隨筆』係從一九二八的『一般』上鈔出，雖少而很有意趣。沈君的『論文小紀』係從『語絲』上選出輯在一起的，一般讀者都知道她是小說家，文學史作者，曾經寫過一些短論，大概是被人忘記了吧。在這裏，可以看出她對文藝的見解來。

顧頡剛寫的『讀書雜記』很多，在『日記文學叢選』裏已經收了一些，這裏收的是更短小的。這些隨筆都是寫在十年之前，作『小說月報』補白的。在讀書隨筆寫作的方法上，這是可以幫忙的。

### 第五卷收隨筆三種：

這三種都是最近發表的。魯迅的『新秋雜識』係從今年的『自由談』裏選出，都是很深刻的社會諷刺文章。作者這一類的近作，聽說不久將由北新印行，書名爲『自由書』。讀作者以前的雜感集，正面的抨擊居多，這裏祇能若隱若現了，在這裏，我們可以認識我們的時代。

茅盾在兩年來寫的隨筆很多，這裏選的，都是關於社會方面的，都是最近發表在雜誌及日刊上『自由談』和『申報月刊』上的。這其間是有許多很寶貴的值得注意的意見。總名是我擬加的。

陳子展的『蘧廬絮語』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一共有四十則，借舊事澆新愁，也是



近來文壇上的一種新傾向，全文是用文言作的，用語體的却各自標題發表爲便利讀者起見，此處選用了語體的兩篇，而借用了『蘧廬絮語』的總名。

### 第六卷附錄二種：

一種是蘇曼殊的『燕子龕隨筆』，曼殊的詩，書信，小說，是爲一般人所注意的，實際上，他的隨筆一樣是非常優秀，在近代文言的隨筆中，殊不可多得。一種是劉復的『靈霞館筆記』，是發表在前期的『新青年』上的，介紹了許多的歷史上有價值的作品，可惜他不會輯集。這兩種隨筆，都是有它的特點的，所以各選一些附印於此，以供讀者們參閱。

關於本書的說明與介紹如上述。

編者 一九三三年九月。





## 南歸雜話

劉復

前月中，半農回到江陰，住了一個多月。時時同幾位老友談天。

一天，有位吳達時先生喝醉了酒，忽然裝作甲乙兩人的口吻，「優孟衣冠」起來——

(甲) 好久不見，幾時回來的？已畢業了？

(乙) 僥倖僥倖，回來了一禮拜了。

(甲) 下半年是——？

(乙) 尙未定，尙未定。

(甲) 那麼敝處有點小事，是個國民小學，不知肯屈就否？

(乙) 國民小學——國民小學——亦可以！但——但是——權利……？

(甲) 那是很可笑的，只有年俸二百四十金，實在太褻瀆了。

(乙) 是，是承情了。一定如此罷。

若——

(甲) 說到這層，實在——實在是因為敝處經濟困難得很，只有年俸百金光景，亦許可以多些。

則——

(乙) 那麼，真是太困難了。過一天再商量罷！

吳君說，這便是教育家提倡實利主義的好結果！

又一天，我看見江蘇省立某中學的雜誌上有一段英文紀事；紀的是某教育大家的演

說：

“Money,” said he, purse in hand, “is important to every on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because with it one can get anything in need and support one's life and family. How to earn a living, or to speak plainly, how to get money, is the vital question now—a—days. ....”

這段話，假使記載的人的英文程度高些，能把“Chinese English”化作了純粹的 English，再做得『古越磅礴』些，那便把他放入 Dickens 的“A christmas carol”中，也可冒得 Scoge 的說話了！

所謂職業教育與實利主義，我是向來極贊成，極願提倡，斷斷不敢反對的。我常說：中國的社會與時局，所以鬧得如此之糟，都是因為沒職業的流民太多的原故。『下等人』沒有職業，所以要強盜，做流氓，做『拆白黨』；『中等人』沒有職業，所以要開辦學校和滑頭的學校，要做黑幕派的小說，要發行妖孽雜誌；『上等人』沒有職業，所以要當官，要弄兵，要賣國！假使職業教育竟能發達了，請問人人到了可以靠着體力腦力以求『實利』的一天，誰還願意埋沒了良心，做那『無本錢買賣』以求『虛利』呢？

但是要提倡職業教育與實利主義，也該有個斟酌。

據我想：實施職業教育的辦法，當從學校實業兩方面同時並進。學校一方面，是研究學理，務使學生畢業之後，能把校中所研究的東西，應用在實業上，使種種實業，依着正當的程序，逐漸進步。實業一方面，除自己力圖進步外，兼是個消納各種學校所出的人材的所在。能如此互相提攜，社會豈有不進步之理？

現在却不然。工商各業，大都是半死不活，全無振作氣象。偶然有什麼地方開了一個局，一個廠，總得先把大人先生八行書中的人物位置了，再把廠長局長的弟兄，姪兒，小舅爺等位置了，夫然後這一個局一個廠才可以『開張發』起來！因此現在的學生，（一班專門灑花露水用絲巾可以不必說！）無論所學的是工是商是文是理，真實學問不必求，却天天在那兒想——我畢業之後如何吃飯有無大人先生替我寫八行書？有無兄弟叔伯姊夫等可以做得局長廠長？那有這希望的固然很好；沒這希望的，便不得不於畢業之後，悉數擠到教育界去。教育界中，早被一班師範生擠得水洩不通；再加上此輩去，供過於求，如何容納得

下容納不下，所以要開函授學校和滑頭學校，所以要做黑幕派的小說，所以要發行妖孽雜誌。

至於學校方面，職業教育四個字，早已鬧成風氣了。然而實際上，恐怕非但不能『職業』，並且還要妨害『教育』。我的意思，以為農業商業工業等學校，固然是職業教育；便是普通的中小學校，也未嘗不是職業教育。因為前者所養成的人材，可以直接有益於各種實業；後者所養成的人材，也可以把他的學問心得，間接應用到實業上去。所以我們對於學校的觀察，只要問他的功課好不好，不必問他的性質如何，所注重的是什麼；祇要問他能不能『教育』；不必問他『職業』不『職業』。無如現在的教育家，計不出此，却在所有一切中小學校裏，加了些燒窯，織蓆，做籐竹器——等功課；以為能如此，便是職業教育。再把“Money”一個字，天天開道學生；以為能如此，便是實利主義。我想職業教育和實利主義，恐怕未必如此容易能！

青年應該作工，本誌二卷二號的『青年與工具』文中，早已論過；然而這是青年應有

的常識，並不是一種特別的教育。若要當作一種特別的教育看，請問各學校所請的燒窯，織蓆，做籐竹器……的教師，還是專門工業家呢，還是普通的工人學校中所講的科學，如英文算學，物理，化學（以及『古文辭類纂』）等，是否與燒窯織蓆有關？學生畢業之後，能否應用所學的科學，去改良燒窯織蓆？如這幾個問題多是可決，那便算作職業教育的『具體而微』也未嘗不可。如其否決，則在學生一方面，是分出研究科學的精神，來去拜那無知識的窰匠蓆匠做老師，却又始終做不成窰匠蓆匠；在學校一方面，不過在教室之外，兼辦一個習藝所！豈能算得什麼職業教育？

至於實利主義，是一種最高尚的精神陶養：當把人類生存和社會結合的原理，漸漸的灌輸到學生腦筋裏去，方能有效，決不是手裏拿了個皮夾，多叫兩聲“Money”便算了事的。若竟如某君所說的“With it one can get anything in need”和“*How to get money*” is the vital question now—a—days.”，那就無怪乎袁世凱要拿出錢來製造他所需要的皇冕；更無怪乎洪述祖應桂馨爲了賺錢問題，肯替別人去殺人了！



唯其我極贊成實利主義和職業教育，所以要滿意於現在的實利主義和職業教育。

二

又一天章念松先生買了本“Franklin's Autobiography”給他令郎讀；他說，「我極希望大家都做 Franklin，不希望大家都做 Washington。因為 Washington 只可有一個，Franklin 却不妨有四萬萬個。」

我當時覺得這話甚是，後來一想，也未必盡然。因為 Washington 在美國使有四萬萬個，也有四萬萬座 Vernon 山；若到了中國非造起四萬萬座新華宮不行。若 Franklin 到了中國也難保不變做了王敬軒。

我這話並非笑話。試看一班留學生，在外國時誰不自命爲志士？誰不想做人？誰不想做學者？及至回到中國以後，究竟有幾個是志士，是人，是學者？再看一班外國的官吏，教士，商人，在本國時，大都是優秀分子；到中國住了幾年，誰不帶了些極惡濁，極爛污，極不堪的習氣回去？

這是空氣不良的結果。我輩的責任，便是要改造空氣。

三

又一天，與吾妻蕙英閒談，我說：——

『世界最苦的人類，就是你們這班中國的女子。』

那一班窮苦人家的婦女，喫朝餐，愁晚飯，他的苦惱我不忍說。

那一班富貴人家的婦女，穿短褲，穿襪，天天上枱慶和老寶成辦金飾，上大綸天成剪衣料；他們日以極樂，其實比街頭的老乞婦還苦。然而我現在，不願意評論這些『描金寄生蟲！』

單就你們這班中等家庭的婦女說，不必愁喫，不必愁穿，每月有三五十元至一二百元的進款，可以酌量使用，也就不能算得很苦了。然而你們是人類，以人類應有的身分評判你們，你們却苦極了！

第一，你們未嫁時，父母不教你們讀書；到了十歲以後，却急急要替你們攀親了。人類

是應當有知識的；你們父母却不許你們有知識。人類對於本身，應有自由處分之權；你們父母却要代爲處分。這是養小豬的辦法：起初是隨便養他；養大了，便糊糊塗塗的把他捉出圈去。

第二，到你們出嫁以後，因爲自己沒有知識，所以不得不以『無才』爲『德』；因爲不能自立，所以不得不講『三從』；因爲一失歡於男子，就要餓死，所以不得不講『四德』，不得不『賢慧』，不得不做『良妻賢母』。其實所謂『無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謂『三從』，就是前後換了三個家主；所謂『四德』，『賢慧』，『良妻賢母』，不過是『長期賣淫』的優等考語；和那小報上所登的『房間清潔，應酬週到』，『談吐伶俐，賓主咸歡』，骨底裏並沒有什麼區別！

我計算你們天天所做的事——你們早上七點鐘起身，自己要梳頭，要煮早飯，要上門口買菜，要料理小孩子吃飯，年紀大一點的，還要替他穿好衣服，預備好書包，然後送到學校裏去；這麼一來，已是九點鐘了。九點以後，要洗早飯的碗筷鍋子，要出灰揀菜，（往往

五個錢的雞毛菜，十個錢的豇豆芽，要揀上兩點鐘，洗魚切肉；不知不覺，已近十一點了。於是連忙煮飯燒菜，直忙到十二點。吃過飯，洗過碗，約一點左右看看有什麼衣服要洗的，就用熱水泡起來洗。人工洗衣，最費時刻；大約一雙襪子要十分鐘，一件短衫要二十分鐘。三五件衣服一洗，天已夜了；即使沒有夜，人也倦了，總得休息休息。到六點鐘，又要預備晚飯，又要洗鍋滌碗。晚上要替小孩做鞋子，要修補衣服；餘下功夫來，至多只能翻翻『日用雜字』用那半別不別的字，記一兩筆零用賬，到十點以後，是呵欠催人，快點睡罷。

這種生活，即使家中有一個小丫頭，一個老媽子幫着，自己至多只能減少三分之一；的忙碌；若有了個喫奶的小孩纏着，還要加忙一倍。請問忙來忙去，忙出些什麼成績來？

你們還有一種習慣，就是料理（破布頭）東邊一包，說這是新的，可以做得鞋面布；西邊一包，說這是舊的；可以鞣鞋底，抽屜裏有一包，說這是阿大做新衣時賸下來的，將來衣服舊了，可以修補修補；地板上還有一大包，說那是沒用了，可以換碗換糖！你們今天翻這一包，明天翻那一包，真是好心緒！好經濟！友人某君說，從前有位公使，從外國回來，行李

中帶着幾大箱的酒瓶洋鐵罐！這位「瓶罌罐頭公使」和你們無數的「破布頭博士」在世界經濟史上，真可算得別開生面的呢！

此等話，說來雖覺瑣瑣屑屑，無甚意義；其實關係極大，若要改造中國的社會，拯救中國的婦女，非先打破了這個「中國婦女生活譜」不可（這個「譜」就是張繆子君所說「臉譜」的「譜」）

打破之後，對於前文所舉第一項弊病，應當一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父母對於兒女，只擔負教育的責任，沒有干涉婚嫁的權利和經營婚嫁的義務；對於第二項，却應當先把社會改組了，才能說到婦女個人生活上面去。

今以我們所住的一條西橫街爲例：街上所住的人家，大約有五十戶；以平均每戶有成年婦女二人計算，總數就有一百人。這一百個有用的人，現在正在那裏照「譜」行事，當然是過了一世，也沒有什麼成績的。若能把五十人家聯合起來——

1. 開設公共教養所一處，撫育全街各戶五歲（照中國習慣，以虛歲計）以下的兒

童，約需婦女十人，（至多十五人。）

2. 開設幼稚園一處，教育全街各戶五歲以上，七歲以下的兒童，約需婦女五人，（至多八人。）（七歲以上的兒童，當入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應當聯合了三五條街開設一處，不能混入此項計算之內。）

3. 開設包飯所一處，供給全街各戶的飯食，約需婦女七人，（至多十人。）

4. 開設洗衣作一處，代替全街各戶洗衣，約需婦女六人，（至多八人。）

5. 開設成衣鋪（兼修補舊衣）一處，代替全街各戶料理衣服，約需婦女十人，（至多十二人。）

6. 設公共女僕四人至八人，專司全街各戶的清潔衛生，兼送信購物諸瑣事。

照這樣計算，對於五十家人家生活上需用的婦女，不過四十二人，（至多也不過六十一人）；在總數裏扣算，就能夠出五十八個（最少也有三十九個）空人來。這五十八個人，倘能悉數到社會上去做事，中國的社會事業，斷斷不是現在的烟鬼面目。（所謂社

會事業，是指小學教員，醫院看護婦，商店售品人及書記等職業；我是絕對不贊成女子參政的，我連男子參政也不贊成。便是那在本街做事的四十二人，也已有了職業，也已對社會上盡了個人應盡的責任，脫離了『長期賣淫』的恥辱了。

這是個顯而易見，有利無弊的辦法；然而中國人的背脊上，被五千年舊習慣的一塊大石碑壓住了，斷斷不願意去做。做了之後，婦女對於夫，是減輕了他的擔負，對於女子，是給他個獨立謀生的好榜樣，決不能說他不『良』不『賢』；然而中國人的腦子，被五千年舊道德的麻醉藥喫昏了，斷斷不以我說的話爲然，還要罵我荒謬！

蕙荊說：『你的話對不對且不管他。我先問一問，我們西橫街上一百個男子裏，現在有幾個有職業的？我所看見的，無非是賭錢，吃酒，拉胡琴，唱戲，養馬，提鳥籠的流。有幾個人也是上中等人家子弟，據你說，從前和你同過學的，現在怎麼樣？——不是做了『翻高頭』，『打露水把』的買賣麼？若再添出五十八個沒事做的婦女來，如何得了？』

我說：惟其如此，所以我更覺得非改革不可啊！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草於北京)



## 皖江見聞記

高一涵

我離了安徽差不多三年了。我記得那年到安慶的時候，正當洪憲皇帝歸天之後，安徽的人正在那裏忙着恢復省議會；逃亡在外的一般「亂黨」也一個個被他們歡迎回去了。這還不算，凡是在學堂畢業的，在外國留學的和亡命到外國的人，他們多恭維他，叫他「新人物」。這種「新人物」在這個時候，可就是闊的了不得了：吃飯總請他首座，打牌就替他墊錢，對他談話，還口口聲聲的說我們安徽也要「維新」。我見了很歡喜，以為這是安徽人的思潮一大變遷；從此「維新」下去，這三年中一定是大有進步了。這回我到安慶，見那「一番菜館」門前，是很熱鬧的；別的不用說，就是這「撲克」牌，每一天也能消幾十打。我想形式上既「新」到這個樣子，精神上一定還「新」呢。進城去想找幾個朋友來問問安徽的事

情，找了幾天，連一個『新人物』也不見；聽說那年的『新人物』又被他們趕到上海去了。我悶極無聊，跑到書鋪子裏邊想買一本『新青年』來看看，誰知問了半天，他們連這個名字也不知到。最后找到一家書店，出來一位老先生，彷彿有點認得我，低聲對我說道：『你不要在這個地方新新新的，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人最惡憎的是這一個字，還聽人說：「這『新青年』是白話做的，一般人多以爲民國的白話，與晉代的清談，同爲亡國之兆呢！』我聽了這話，不覺毛髮竦然，急回寓處，誰知我同住的一位朋友，已經被巡警抓去了！

那時候，因爲馮玉祥在武穴，安慶正在特別戒嚴。我問『戒嚴幹甚麼？』他們說：『這裏差不多一年到頭皆是戒嚴，你老正是少見多怪了。』戒嚴的時期，每晚九點鐘就閉城門；凡是出進城的客人所帶的行李包裹，皆要檢查的。我想安慶既不便久居，可到別的地方去逛逛。我的行囊本不多，就是幾本做書打津浦路上走的時候，已經查了一次，箱子上還貼一個『驗訖』的條子；到安慶下船時，查了一次，進城門時，又查了一次；這回出城，又查了一次。到蕪湖下船，行李就搬到『查船所』，等待軍警來查。同行的有位北京去的委員，他對那兵士

說：『我們是奉公事來的，該可以不查驗。』那兵士挺着腰大聲叱道：『你是公事，難道我們不是公事嗎？』那位委員是一個外國留學生，他很看不慣這個樣子；他就氣着把箱子一拋，把箱子鎖拋開了，裏面現出一角農商部的護照。那兵士見了護照，他的腰兒也漸漸的彎了，他的聲兒也漸漸的小了；還堆着臉笑道：『對不起你老人家。』輪次挨到我，那兵士抬頭一看，他的腰又依舊直了，大聲叫道：『快把箱子打開！』又被他查了一次。可憐我幾本破書，真弄成『韋編三絕』了。我旁邊的人說：『你先生被檢查數次，失落過東西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還是幸事，我有一位朋友，去年年底從北京往上海去，到浦口檢查行李時，他裝錢的皮扎子，竟『不脛而走』了；在下關住了兩星期，還打信到北京望他朋友借錢，纔能夠到上海呢。』我想了一想，我這回真是萬幸了。

在蕪湖一帶遊覽山水，足足跑了一個多月。再回到安慶，那時馮玉祥已離去武穴，江西的湖南的前敵上，雖然失利，但是離安慶很遠，他們是很不關心的；所以社會上又現出一種『歌舞昇平』的氣象。安慶人的生活，是終日同那薰風巷、御碑亭的姑娘，和三層樓、小蓬萊

的茶房，混在一塊兒的。他們各機關辦事人員，每日有三樣功課，是必要做的：一是請酒，二是打牌，三是送客。凡有相熟的人離安慶，他們皆要到城外迎賓館去送的。我有一回也跟着多少人在那裏送一位位置很高的朋友到蚌埠去；站了半天，連那位朋友的面也未見他已經上船走了。

在安慶又住了兩星期，就從桐城的大路上回家去。走了三天，到了齊嶺脚下霸濱街，看見許多人在那裏站着，聽一個人演說湖南的戰時情狀。我當時看見很奇怪，以為湖南的戰場遠的很呢，他何以知道這樣清楚？後來問了一位姓陶的醫生，才知道那人是跟山東師長施從滋到江西湖南一帶去打仗的，剛剛逃回來沒有幾天。原來施從滋就是桐城霸王街的人，前幾年還在家裏做掛麵，因為賭錢輸急了，跑到山東去當兵，後來一步一升，竟升到第十七師的師長。這位演說的人，是施從滋的『把兄弟』；因為他運氣不好，所以施從滋做了師長，他還在那裏當兵。我就雜在人叢中，聽那人演說道：『當我們奉軍令開往江西的時候，多少膽小的人就要逃跑。我是老行伍，知道中國人打仗，不過是擺架子，我們到了前敵，包管有

人打電報來講和的。誰知到了江西，我那「把兄弟老施」却遠遠的在九江住了，發下一個命令：叫我們上前敵去。我聽了氣悶不過，想想我吃軍糧已經二十多年了，當真還去替人家做面子，要打勝仗嗎？我們弟兄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們到了戰線，就在那山頭上睡覺。看見南軍來了，我們就把槍兒彈兒給他；他也不殺我們，還送我們一件長大褂子，教我們逃跑。我們朝前進，到沒有甚麼危險，朝後面跑，可就費了事。因為「老施」是曉得我們要逃回家的，他將所有的路口，早已派兵防堵了，一被他捉去，至少也責打幾十軍棒；還把你收在那裏，他就對中央說，是收撫南邊的逃兵，還要問中央要餉呢？我知道「老施」必然用這一着，所以繞道從湖南那條路跑到長沙，在長沙住了幾天，也會了多少當兵的熟人。長沙方面的軍人，不是防南軍的勞苦，到是防百姓反太勞苦了。湖南人一見口操北音的人去問路，分明是朝東，他偏教你朝西。有一回幾位朋友請我到小館子裏頭去吃麵，吃了回來，一個個都叫着肚子痛，還有一位朋友吃麵很多，竟成七孔流血而亡。兵士們夜裏到鄉下去放哨，若是落了單，就是幾個小孩子，也上前揪着你，將你的槍搶去，然後送你歸天去。後來張督軍看見這

個情狀，以爲湖南遍地皆是匪，他就用「以匪治匪」的法子，把山東和徐州一帶的土匪，全行招來，編成幾連人，將他們放到湖南鄉下去。當他們初去的時候，所過的地方，真是雞犬不留；後來這些土匪也改變宗旨，與那些老百姓要好。有一次從長沙開他們到鄉裏去，他們剛到城外火車站，就動起手來搶了，搶完之後，就一闖而散，與那些鄉下老百姓同過生活。所以現在山東徐州的土匪，竟在湖南新闢一塊「殖民地」。我那天離長沙坐了一隻小火輪，剛到二更的時分，見岸上來了許多人，大叫「輪船莫走！輪船無法，祇得停了。那些岸上的人一齊上船，將口操北音的幾個人扯將下去，不知後來怎樣處置。聽船上人說：「這些岸上的人都是老百姓呢。」我是口說南方話的人，所以纔能幸免，因此就趕緊回來了。」我聽見這一段話，是很奇怪的。我未到過湖南，不知湖南的狀況，真如這位老兵士所講的麼？然比照湖南督軍師旅長等所發表的電報，甚麼「土匪肅清」，甚麼「軍紀嚴明」，甚麼「居民安堵」的話頭，相差的多了；唯有問親眼見的人纔可知道的。

我在家裏過了幾天，又從水道出來，僱了一隻小船，在內河裏走。看這內河兩岸，設下多

少釐金局，這還是曾國藩「抽釐助餉」的遺策。釐金局的章程，祇有錢穀准許流通，以外皆要抽稅的。黃豆、芝麻等物，不算是穀，穀是田指稻米而言，然稻米又有米釐局收稅，可見除錢而外，是無物不納稅的。那釐金局的規矩是很嚴的；早上八點鐘纔辦事，下午四點鐘就停止辦公，我的小船到遲了五分鐘，就在那裏整整的等了一夜，候他看了一遍，照了船單，纔敢開船。在船上遠遠望見一個鄉下人，擔着一百多個雞蛋，正在那裏趕急走路，忽被局丁看見了，叫回來命他納稅。那鄉下人腰中並無一文錢，哀告了半天，那局丁大怒，說要「辦」他，鄉下人聽見，將要含雞蛋而跑，又被局丁抓住了。正爭持間，忽來了一位老者，口啣着一枝旱煙袋，足有五尺多長，聲稱與他解和。看他所提出的調和條件，就叫那鄉下人拿出二十個雞蛋，給那局丁，並不要納稅的票子；局丁看在這位老者的面上，纔恕過他。那鄉下人口中感謝不止，低着頭，含着淚，纔走了。後來聽見人說，那位拿長煙袋的老者，也是釐金局的司事。

這次出來，在安慶住了一個多月，覺得從前看不慣的事，也漸漸看的慣，再不逃去恐怕要同化了。所以又到蕪湖住了十多天，同一位朋友往采石磯一遊。到了太平的時候，聽見人

說：『不好了！太白樓要燒了！』我聽見這話很是驚訝。又見一路上大碑很多，碑文是『張老大人德以碑。』我想『張老大人』是誰呢？後來問了一問，纔知就是在北京復辟的那位張大帥張勳，原來他做安徽督軍的時候，帶許多『辮子』兵住在太平采石一帶，隔日稍久，所以『張老大人』的『德政』，祇有那個地方人心裏還記得，表面上已多看不見了。我到了采石，上太白樓去看看。我往日看見『太白酒樓楹聯』一書，所刊的對聯共有一百多幅；這回去看，僅僅殘留幾幅破壞的，和那設不着的匾，還在上頭。聽人說：『辮子兵』住在太白樓的時候，就把對聯全摘下來，當作鋪板睡覺，睡斷了的，就當作柴火燒鍋，所以如今僅剩了一個破樓了。』由太白樓上翠螺山，山的背面有一灣平地，栽的有桃李幾十株，桑樹幾百株。聽人說：『采石鎮』每年出產，以絲和綢爲大宗，小小的一個鎮市，每年收入，約在三四萬元』云云。到這鎮中見有許多老婆子同小孩子在街心裏績麻，績成了線，就去織綢。所以長江一帶，上自蘄淞，下抵鎮江，漁家所用的網皆是采石鎮的人製的。『辮子兵』住采石時，采石鎮僅剩幾個男子在家看門，婦女們皆跑到別處去了。采石鎮的酒館如翠螺春如第一樓等，都被



那『辮子兵』將本錢吃乾了，都歇了業走了，如今才漸漸的回家。所以他們那裏人公議要把太白樓和三公祠一齊燒了，恐怕後來又要住兵。我想了一想：這莫非就是『張老大人德政』嗎？

我看過采石，搭船到南京，晚間打江口火車站旁經過，見車站旁邊有幾十個女人在那裏邪眉豎眼的勾人，對面站的就是一名『維持風紀』的警察。我因向這位警察問道：『這些賣淫的，豈不是有傷風化嗎？』那位警察答道：『你老想是初次到南京的，原來先幾年這個地方大街小巷，都是他們一流人；後來我們廳裏煞費苦心，才指定這一個地方，給他們做生意；要在別的地方拉人，那就有傷風化了，那就犯法了。』聽他的話，才知道這火車線兩旁邊，是一個風化以外的所在，是一個法律所不管的所在。

我這一篇『皖江見聞記』隨便寫來，已有三千多字；却無一句不是悲觀的話。原來社會改良進步，必先覺得對於社會的現狀，有些不安，有點看不慣，才知道改良，才能有進步。若人人對於社會都是隨遇而安，不覺得社會有點兒壞處，那就是這社會宣布死刑的日子了。

我作「皖江見聞記」的意思，要想在日日所見的小事上着眼；要想使人不滿意於社會現狀，不要爲社會現狀所同化；要想使人立在社會外看社會，不要鑽到社會中爲那社會融化了。果人人都想與社會現狀作對，那社會現狀就站不住腳了。

## 進香瑣記

顧頡剛

我們這一次遊妙峯山，除了香會材料之外，還得到一點零星的東西。

我們從海甸雇人力車到北安河（從北安河以上都是山路，車道至此而止）。過了金山口，第一個村莊是西北旺，屬宛平縣的。第二個是太力塢（塢，亦書作霧或務），村前有一道溝，溝南屬宛平，溝北屬昌平。這個溝實在是個車道。

我們在村中小茶館裏暫息。有一個茶桌上，圍着幾個娘兒們，正從妙峯走下來。我們聽他們談話，知道裏邊有一位閨女，是向來不出門，這次竟徒步往來，走得如此之遠，因此旁邊幾位老婆子都詫歎她確能得到神靈的保佑。

有一位老人講給我們聽：「南有峨眉山，北有畫眉山，」這是一句古話。畫眉山下有

個黑龍潭，慈禧太后喝潭水，覺得這水味和玉泉相同，所以把這個山封了。『太后塢到畫眉山很近，我們便去遊覽一過，知道這山在明朝時已經封了。』

過了黑龍潭，是白家疃。但那邊的人念作『勺去歹亡』把『家』字吞沒了。因念韓家潭念作『厂乃去乃』正與此同例。

從此過去，到石窩村，經溫泉村，到北安河，那裏有長明寺茶棚和長明客棧。我們進了客棧，問詢轎價。他們說，在初二二間，每乘轎只須二元二毛；到初六七間，來的人多了，便須三元二毛了。我們問他們『單送』怎麼辦，他們說一送和來回同價，因為回來的空轎並不比坐的人輕便多少。我們嫌太貴，沒有坐。其實說來，從北安河到妙峯頂有三十二里，來回便六十四里，每乘轎由四人抬，每里每人的酬資不過一分二釐半，真算不得貴呢。

過了北安河，步行上金山，（即陽臺山）第一個茶棚是响福觀。這裏離北安河四里，他們說『八里一茶棚』實在並不是一定的。沿路有婦女席地坐着，用麥桿編製花圈花籃諸物出售。茶棚中每到一香客，就替他敲磬子贊禮，所以山中常聽到磬聲。我們進去時，他們竟

不敲，可見我們的面目終究不像個香客。

路中常有乞丐，不討上山人，單討下山人。他們的乞辭是：『老爺（或太太）虔誠嘍，帶福回家嘍！』『帶福回家』是祝辭，『虔誠』等於『可憐，可憐吧』。但香客相見，也說『您虔誠？』這虔誠的意思就等於說『您好呵？』了。有時幾個香客正在道中走着，後面來了一乘轎子，他們要香客讓路，也嚷，『香客，您虔誠！』這虔誠的意思又變為『借光』了。寄語編纂字典的人們，你們應當在『虔誠』字下，註明妙峯山香市的言語中有這三種用法。

响福觀上去是朝陽院茶棚；對着的金仙庵，就是金山汽水公司所在。再上去是玉仙臺茶棚，又名瓜打石。從此，路益直益仄，都是在無路中硬鑿出的路，茶棚也無從搭起，更沒有歇足的地方了。聽香客們說，這地喚做『三瞪眼』，因為路太難走了，眼睛要瞪上三瞪呢。行十餘里到廟兒窪。

廟兒窪在金山頂，有一所破廟，却沒有茶棚。聽人說，這幾年大家窮了，承辦這裏茶棚的香會擔負不起這筆費用了，所以今年是停施粥茶了。這真是可以憂慮的事情。從北安河到

玉仙臺，十六里有四個茶棚，從玉仙臺到泚溝（妙峯南麓）亦十六里，路最難走，而中間竟沒有一個茶棚，這不是使香客太辛苦了嗎？嗚呼，妙峯山之香市其衰矣！

在山頂據石小憩，雖沒有粥茶，却有幾副小買賣的擔子。我們買了些糖果，又吃了幾碗豆腐羹。見有一人上山，三步一拜，因此走得非常慢。這時已下午六點，恐怕他到泚溝時在半夜了。

自廟兒窪西路下山，一路杏花滿山，比蘇州鄧尉山的梅花更要茂盛。杏花叢中又間以白楊，風來時蕭蕭作響。杏樹下又有許多未發青的玫瑰，矮小的枝幹很整齊的排列着。我們欣賞風景，因此走得愈緩了。到泚溝時，已近九點。

我們一路從微黯的煤油燈的道上摸到了泚溝，忽然間得到了一個異樣的刺戟。泚溝燈光既多，又有一個高二三丈的木桿，上面掛着二尺見方的八個大燈，每一個燈上寫一個大字，是「天，仙，母，碧，霞，元，君。」我的心竟於這個燈桿吸住了，只覺得神靈的偉大而莊嚴的儀態是應當崇拜的。

我們在這時都犯着餓了，想到茶棚裏喝一碗粥。且要去喝粥似乎不應當不到神前叩頭，因此相約去叩了。回轉身來，取涼着的粥就喝，一喝便喝了三碗。聽棚中司儀員唱道：

「先參駕，大家落坐再喝粥（粥，有時喝茶）；老少都來喝，帶着福兒回家！」

從油溝上山（妙峯），路也很難走，燈光又甚微，只得買了火把上去。碰見了一組右安門來的女香客，她們沒有火，就沾了我們的光走了，她們問我們是不是進香的，我們答說是，她們露出詫異的樣子，似乎因為我們數人手中沒有捧一炷香，她們卻打得大包裏呢。

走了八里，到『蓮花金頂』（妙峯的正名）的靈感宮（娘娘廟的正名）那裏耀眼的是汽油燈，摩肩的是人，迷眼的是香烟，撲鼻的是煙香，塞耳的是鐘磬鼓樂之聲，只覺得自己迷迷胡胡的，不知到了什麼世界裏來了。在這一世界裏，是神祕得可愛，真摯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男女老少活潑得可愛。

娘娘廟的正殿上供着三尊：聖母中間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左邊是『眼光聖母』明月元君，右邊是『子孫』母廣嗣元君，頗與佛殿上三世佛，三清殿上三天尊相像。

但香會單子上寫眼光子孫兩望母的很少，而除「天仙」母懿前」之外，尚有「玉皇上帝御前，」「東嶽大帝御前，」「關主大帝駕前，」「應化天尊駕前，」「玄壇趙元帥」等等。玉皇殿在潤溝南姚家嶺上，是很小的三間屋子。東嶽大帝殿在迴香亭。關帝殿在潤溝松棚行宮。其餘不知在那裏。

迴香亭在娘娘廟的西首，裏面也有一個茶棚。正殿爲東嶽大帝，配殿爲「速報」和「現報。」這使我想起朝陽門外東嶽廟中這兩司的香火情形來了。又有二配殿：（一）科神殿，（二）魯班，倉神，火神，庫門，財神殿。正殿兩壁懸着十殿閻王的畫幅。

娘娘廟門上有一匾，是「普照五洲。」門口有一旗，是「天仙主母碧霞宏德元君。」門內建着一個丈餘長的高旛，寫着「京西北金頂妙峯山（以上小字）天仙主母有求必應（以上大字）。」殿前有慈禧太后寫的「功伴富媪」一匾。殿柱上貼着「長春曹陰堂年例呈獻襯供一堂，」可見妙峯山的信徒是吉林也有的。

在迴香亭與娘娘廟之間有一個喜神殿，我們瞧不出供的神是誰。問茶棚中人，說是紂



王門外有一園，是北京梨園全體送的。我們在那邊歇息時，聽他們唱道：『帶福回家吉祥語。先參駕，落了坐兒再喝粥。』

迴香亭是張勳夫人重修的。去年遊三家店，見工人正在修路，他們說：『曹總統的太太捐一萬元，要造馬路，通汽車到妙峯山呢。』自從曹錕幽禁以來，不知道此事怎麼樣了。這天（初九日）在山上，聽得張作霖的如夫人也來了，但我們沒瞧見。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儀仗，還是全和普通香客一樣的。聽說西北旺一帶，鎮威軍雇工修馬路即爲此事。

茶棚中人對我們說：『今年的香市是特別衰敗，爲的是馮玉祥的軍隊要來搶掠，嚇得許多人不敢來了。』但我看着廟兒窪的停止施茶，恐怕理由沒有這樣的單純吧。可惜馮玉祥是奉基督教的，不然，何妨請他的太太們也來進香修廟，消釋他們的疑慮呢？

我們的同鄉來進香的，除了窰子之外，極不易見。有一個江浙口音的閨秀，穿了黃衫黃裙黃鞋，掛着黃布袋，乘着肩輿而來。她非常誠心，進了廟門，有一個石槽中滿積着穢水，穢的發黑了，她先在槽內洗了手，再去點香。我看了，除了感到神力無邊之外，再沒有別的感受，因

此再想起了太舟塢村前所見的向不出門，而這回竟從高峯巖上往來七八十里的閨女。在廟中看燒香，見有三步一拜而來的，也有一步一拜而來的。我們從北京來，一步不停的走，也須走上一天，他們要走多少天呢？在許多會單之中，見有特別的一紙，寫着『雙臂提爐，十年願海，掛匾了愿』，下寫『西便門內費景瑞參拜』。這是提臂爐來的，更難能了。

廟僧對於香客，純任自由，一點沒有干係，除了投住他們的客堂。香會進香，自己雇了吹手去，在他們行禮時奏樂。這種樂聲與喪事人家的樂聲是一樣的，聽了使人興起悲壯而嚴重的情感。會衆進香時，也有燃爆竹的，在山中聽之，宛如砲聲。又有燃鞭砲的。

香客有掛小木牌於衣襟上的，往往掛至十餘方，這是寄香。

娘娘正殿的右首有小間一，供王三奶奶，青布的衫褲，喜雀窠的髮髻，完全是一個老媽子的形狀。據人說，這是天津人，確是做老媽子的，因修行而成神。這裏邊一定有一件很大的故事，所以會得從天津傳到北京。但北京人的崇拜的程度究不及天津人，所以天津人在會單上必以王三奶奶與天仙並母并舉，而北京的會單上便沒有。

門內左首，有一個小若龕子的三教堂，供的是一僧一道一官，算做儒釋道三教的象徵。天仙聖母真闔氣，三教都寄在她的宇下了。

正殿的兩配殿爲廣生殿和財神殿，使我想起了朝陽門外東嶽廟中香火特盛的廣嗣殿和阜財神殿，覺得這兩神真是最切近人生的。無論那一個大神必請了這兩位配享，纔可把自己的香火站穩了。

在葦子港與茶棚中人談話，可記的很多。他說，燒香的人以北京、京西、天津人爲最多，但多半是「苦燒香」。香客住在茶棚裏，肯給多少就給多少，不給錢也可以。妙峯一帶的出產，有玫瑰花，苦杏核，山查，略有小米。玫瑰約賣四毛一斤。別的東西都沒有，買東西要到北安河。因此物價都比北京貴。不知爲什麼，此地地氣特別冷，山谷裏到四月還有凍瀑，杏樹也挨到香市纔開花呢。香路有五道，中道大覺寺現在沒有多少人走，一天來往的只有十餘人。中北道北安河人最多。北道沙河來的會少，但後山街（在妙峯北四十餘里）上有一個萬人老會，是極盛的。

我們到油溝吃飯。飯館分葷素兩種，都是支布帳，鋪地席的，桌子就是坑几。我們進的是素館，席地而坐，頗有新意味。聽他們說，今年生意不好，所以到十三日就要收了。對面的茶棚卻已經收去了。我們進會時，恰巧打拳的如意老會來進香，他們要到松棚行宮裏演武後纔上山，因此我們吃完了就跟着去。

松棚行宮內祀協天大帝，即關帝，故俗稱爺廟。如意老會衆們到了，先在廟中參拜，後在廟內廣場上試身手，也算是娛神的意思。常時看客聚了一院子，滿頭戴福的巡警也來看熱鬧。他們上場了，先演槍，再演棍，再演刀；先單身演，然後兩人合打。因為這是不拿錢的，所以比了拿錢的更加出力好看。

我們正在看比武時，松棚茶棚的主者林君看我們裝束特異，屢次邀我們去喝茶，情不可卻，只得進內堂坐了。他們既煮了香茗，又命廚子備了點心請我們吃。說是點心，其實一很好的一頓飯：十六個冷碟子，五個菜，兩道麵點，說是西四牌樓白肉館的烹飪呢。我們很覺得過意不去，但又拿不出多少錢來，只給與他們兩元錢。他們起先不受，後來受了，拿了一張紅

紙來，請我們寫了姓名，說收棚焚表時要把我們姓名粘在表上，通告神靈，祝禱我們的吉利咧。

我們上山時，看見下山的轎都是倒抬的，不由得一齊想起了『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的句子，雖然大家不記得是那人的詩。這次下山，我不幸曲了左腿的筋，很不能走路，只得雇轎。但乍坐在一個繩網破板的椅子中，槓子太長，坐椅很顛，下望層巒深壑，不由得腳軟起來。轎下搶風嶺，他們並不倒抬，彷彿要把我這個人從椅子裏直倒出來似的，我的心又禁不住突突地跳起來了。此時沒有別的念頭，只怨地心爲什麼有吸力。但這時正在極窄的石壁之下，要把轎子掉一個方向是做不到的。我喊轎夫道，『你們停下吧，我自己走吧！』但他們不肯聽，只說『沒有事。』我沒有辦法，只得緊緊的握住了槓子，閉了眼，聽他們走去。後來到了孟嘗嶺，地方寬了一點，纔掉了轉來倒抬了。

孟嘗嶺雲巖寺是一個破廟，裏面也有一個茶棚。由此至櫻桃溝，路極難走，但風景極好。櫻桃溝的飯鋪子搭在清冽活潑的泉水旁邊，我們坐下吃了些粥點，泉聲和泉色早已把我

的胸中的煩惡滌除得乾淨了。往東是藥王殿，我們沒有去。由此經南莊，極園，而至大水泉，再息。因為我們六點許即下山，所以走了一半路還只有九點五十分。茶棚中供的是觀音大士。棚的四面掛滿了二十八宿及十二生肖畫像。（畫像各棚中均有之，但數目似有多少。）

由此至皇山和十八盤。十八盤的嶺上有一碑門，上鐫『孟嘗嶺雲巖寺』一額。雲巖寺離此二十里，刻在這裏算什麼呢？過去不多路，就是西北潭茶棚。棚柱懸繡聯云，『茶棚提燈，申刻敬送。』『各堂貴會，概不誠獻。』燈是這一個茶棚（提燈樂善誠獻粥茶室會）的特務，不知道是怎麼樣的。概不誠獻，同於其他茶棚的『不迎不送，不參不拜』的布告。其實茶棚裏的事情無非是迎送參拜，而他們所以這樣說，爲的是香會人多，恐有不週到之處，啓人責備，所以先假作擋駕。這和爲了收禮而派出訃來，上面卻寫『鼎惠懇辭』，很有些相像。（這件事當時曾詢得他們的解釋，現在記憶不詳了，未知所言有誤否。）

我們的轎子到了渾河，上渡船。渡船有二，一是普通買錢的，一是龍泉霧村捐給香客們乘坐的。我們頭上既戴着紅花，所以轎夫便把我們送到香客的船上去。

渡了三次渾河，就到三家店。我們在茶館裏落了坐，等步行的同伴還不來，便向轎夫打聽各路的重要站口和里數。他們說的如下：

北道妙峯(四里)葦子港(四)磕頭嶺(四)大峯口(四)花兒洞(三)雙龍嶺(三)磨石河

(四)雙水泉(一)車營(三)聶家莊(二五)沙河共五十五里。

中北道妙峯(八)湖溝(八)廟兒窪(八)瓜打石(八)金仙庵(一)朝陽院(三)响福觀

(四)北安河共四十里。

中道妙峯(八)湖溝(八)羅布地(四)上平台(四)塞兒峪(八)大覺寺(三)北安河共三十五里。

北安河至西直門北安河(八)溫泉(六)楊家莊(四)冷泉(十)紅山口(三)安河橋(八)

海淀(十二)西直門共五十一里。

南道妙峯(八)湖溝(十二)櫻桃溝(二)南莊(二)桃園(五)大水泉(五)西北湖(二)陳家莊(六)攢子溝(四)琉璃渠(二)三家店共四十八里。

三。家。店。至。杏。山。三。家。店（五）五里陀（二）高井（五）磨石口（八）黃村（五）夏莊（三）嘉慶寺（二）杏山口（四）魏家村（六）門頭村（三）紅山口藍旗營……共約五十里。

可惜我們沒有明細的地圖可以依據，我們無法畫成一幅『妙峯山進香地圖』。

歸來之後，又聽得一句關於妙峯山的歇後語：『妙峯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又聽得妙峯山有跳溝的事，凡是誠心求一件事的，竟從山上跳下溝澗去，以表示自己的決心，如此，可以得到神靈的保佑。她會命鬼使神差送回家，不受絲毫的傷損。但是若與上句話聯合起來看，還是留心着自己的籍貫，隄防這位娘娘的忍心不照近，聽你活活的跌死的好呢。

十四，八，二十四。



# 天目山中筆記

徐志摩

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作佛

惱亂我心耶

——蓮華經譬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靜。廟宇在參天的大木中間藏著，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聲，竹有竹韻，鳴的禽，叫的蟲子，閣上的大鐘，殿上的木魚，廟身的左邊右邊都安著接泉水的粗毛竹管，這就是天然的笙簫，時緩時急的參和著天空地上種種的鳴籟。靜是不靜的；但山中的聲響，不

論是泥土裏的蚯蚓，或是轎夫們深夜裏「唱寶」的異調，自有一種各別處；它來得純粹，來得清曉，來得透徹，冰湯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裏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則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

夜間這些清籟搖着你入夢，清早上你也從這些清籟的懷抱中蘇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樓住，更是修得來的。我們的樓窗開處是一片蒼葱的林海；林海外更有雲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接受自然的變幻；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散放你情感的變幻。自在滿足。

今早夢回時，睜眼見滿帳的霞光，鳥雀們在讚美；我也加入一份。它們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潛深一度的沈默。

鐘樓中飛下一聲宏鐘，空山在音波的旁礫中震盪。這一聲鐘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誇；說思流吧。耶教人說阿門，印度教人說「歐姆」『O——B』，與這鐘聲的嗡嗡，同是從撮口外攝到齒口內包的一個無限的波動；分明是外擴，却又是內潛；一切在它的周緣，却

又在它的中心；同時是皮又是核，是軸亦復是廓。這偉大奧妙的「〇B」使人感到動，又感到靜；從靜中見動，又從動中見靜。從安住到飛翔，又從飛翔回復安住；從實在境界超入妙空，又從妙空化生實在——

「聞佛柔輭音，深遠甚微妙。」

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啓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象，擴大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花開，花落，天外的流星與田畦間的飛螢，上縮雲天的青松，下臨絕海的巉巖，男女的愛，珠寶的光，火山的溶液：一嬰兒在它的搖籃中安眠。

這山上的鐘聲是晝夜不間歇的，平均五分鐘時一次。打鐘的和尙獨自在鐘頭上住著，據說他已經不間歇的打了十一年鐘，他的願心是打到他不能動彈的那一天。鐘樓上供著菩薩，打鐘人在大鐘的一邊安著他的「座」，他每晚是坐著安神的，一隻手挽着鐘槓的一頭，從長期的習慣，不叫睡眠耽誤他的職司。這「和尙」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尙是

沒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竅蒙充六根，怎麼算總多了一個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師的談吐裏不少某督軍與某省長的點綴；那管半山亭的和尙更有貪噴的化身，無端摔破了兩個無辜的茶碗。但這打鐘和尙，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歲在五十開外，出家有二十幾年，這鐘樓不錯，是他管的，這鐘是他打的（說著他就過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錯，是坐着安神的，但此外，可憐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麼異樣。他拂拭著神龕，神座，拜墊，<sup>上</sup>燭，撥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乾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轉身去撞一聲鐘。他臉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却沒有失眠的倦態，倒是滿滿的不時有笑容的展露；念什麼經；不，就念阿彌陀佛，他竟許是不認識字的。「那一帶是什麼山，叫什麼，和尙？」「這裏是天目山，」他說。「我知道，我說的是那一帶的，」我手點着問。「我不知道，」他回答。

山上另有一個和尙，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讀書臺的舊址，蓋着幾間屋，供着佛像，也歸廟管的，叫作茅棚。但這不比得普渡山上的真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着或是假着修行的

和尚沒一個不是鵝形鳩面，鬼似的東西。他們不開口的多，你愛布施什麼就放在他跟前的簍子或是盤子裏，他們怎麼也不睜眼，不出聲，隨你給的是金條或是瓦條。人說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沒有喫過東西，不會挪過窩，可還是沒有死，就這冥冥的坐着。他們大約離成佛不遠了，單看他們的臉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麼，一樣這黑刺刺，死殭殭的。『內中有幾個，』香客們說，『已經成了活佛，我們的祖母早三十年來就看見他們這樣坐著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裏的和尚，却沒有那樣的浪漫出奇。茅棚是儘「藏風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鮮鮮的人，雖則他並不因此減却他的趣味。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裏來修了；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說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沈着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着他內裏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跡；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

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着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裏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會壓倒，不說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裏豈不顛慄着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著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時意念的究竟？

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所說

惱亂我心耶

但這也許君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汗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決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也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關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後退；寧可自殺，甘脆的

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臘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面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對上帝的愛，這情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含糊的在着；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跡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出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着佛教來的；印度所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儘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僧尼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為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儘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道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 山中雜記

徐祖正

一

一上午整理行裝。心中略帶難過。想到我要與這個住熟的家庭分別了。我實在覺得捨不得。這是感傷病麼？我照實對李牧師說，又照實寫信對啓民兄說。看李牧師也像對我依依。他要我再一同吃一次中飯後走。中飯後，叫來的藤轎已在大門外等候我了。坐進藤轎，在大門口與李太太、李牧師等道別。兩件行李叫了挑夫跟在後面。毛金華也跟着送我進山去。昨夜來沒有睡好，今朝來頭沁沁的不舒服。不一回轎子已出了北門。左邊的羣山蒼翠。眼見漸入山道，常在鬱蔥的樹林中經過。只有轎夫們着地的腳踵聲打破了山林中的靜寂。我在轎子內想道：此去不知安吉如何。那種大寺院，給我糊裏糊塗搬了進去，後來如何酬謝？於是

更覺得膽餒。轎子到山門了。我泰泰然的走進去。穿過好幾進大殿，走到隱秀的方丈裏去。香伙出來招呼。說當家今天進城去了。看那個香伙還和善可親。他領我到前天看定的後院一個房間裏去。後面的行李及毛金華等也來到了，搬進房間來。要毛金華給我安排定當後，教他早早回去罷。教他留住在李家幫他們的忙。他去後我倒臥在床上。休息多時，方才把方才不安的心緒鎮靜下來。此刻起床來走到房間外的小院裏去。隔牆是個竹林，雜有高古的大樹。枝葉滿蓋在院子上，我住的屋面上，有陰雨的樣子。鷹鳥的飛舞徊翔特別的多。走到前院，會見那位監院西境師。他是個非常拘謹的人。他又陪我走了。我只得反爾陪他走走似的，和他在寺內從這殿走到那殿。又走到隔壁那個竹林裏去。西境師在竹林下仰昂了頭，兩手舉起了寬敞的海青袖，叉着腰，靜看了一回飛翔鳴叫的鷹鳥，指點我說道：

『每逢天氣快變，鷹鳥必定那麼多。』

我像就是聽了那句話也還領會不到禪意似的，只是唯唯。我又陪他回來，走過幾個大殿，走進方丈，到我的房裏。他陪我坐了一回而去。我從此是一個人心裏着實感到一種莫名

的悲傷。像被世人離棄了的那種悲傷。深山的古寺裏真是清寂。心。腦。腸。腑。都是透徹那樣的清寂。香伙端晚飯來了。還適口。吃了到山門外右邊那個高崖上去。發見去年夏天與王仲廉 朱若水 兄等會遊之地，那個懸崖上的大石橋邊。黃澄澄的山百合開在薄暮的溪谷裏。下面有幽靜的鐘磬聲了。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俱此絕

惟聞鐘磬音

唐司空圖的這首破山寺後禪院的絕唱正是歌咏這個今名的虞山興福寺了。我住的後院或許就是常少府駐足地的後禪院罷。那末這個鐘磬聲也是同一的鐘磬聲麼？我不再穿鑿了。因為同一地方同一鐘磬聲，而聽的人不同，有什麼相干呢？近來每多這樣的嘆息。

不過我得了一個考證。第二句中的「高林」可作為高古的樹林解。通行的唐詩解註本上好像是那麼解釋的。此刻在寺境內廟壁上發見一塊石碑，是木芾寫的這首詩。而旁邊又有一個小碑，說破山寺之東相距一箭地有一高林寺。本來從北門外的大街轉到這與福寺走的那條二里餘的林路上最初必先經過的是那高林寺。而此刻就是高林寺的遺趾也是泐焉難尋的了。

『樵村集』中有首『夜發破山寺別』如上人。』

得來松下宿

初月澹相親

山近自難定

僧尚別更真

暗泉隨去馬

急月捲歸人

過盡碧雲處

我心慚隱淪

那位西境師看來頗有修養，不見得不是高僧。我固尚未與他作別。然而照我近來空漠的心懷，雖到臨別雖別的真，也不見得有詩了。萬事只有祈禱！

## 二

山中第一夜睡得還安靜。起身後讀『新約』讀德國黑爾曼教授著的 *1 er Verkehr des Christen mit Gott im Anschluss an Luthers dargestellt* 一部艱深神學書的譯本，翻譯了一章『新生』到了下午。猛想到我要運動。於是走出山門。手裏還帶了一本沙士比亞的 *Autlony and Cleopatra*，想走到昨夜站立過的那條懸崖上的大石橋邊去，坐在

橋畔的松林裏靜謐。只有書籍是我的朋友了，近來。在密林下盤旋上山去，走的都是蒼古的石級。

這個虞山以像形的緣故，同時又稱牛山。山形宛如蹲伏着的一隻老水牛。城內的一份適當一個牛頭，圓圓的一彎城牆好比套在頭上的一個頸環。我在過老水牛頭上的乾元宮前那隻高聳的辛峯亭與山下小東門內那個高迫雲霄的方塔說都是按照了風水建造的，說是老水牛頭上的兩隻角。昨天出了北門進到這個興福寺來，走了那麼許久，還只是走出了那個頸環，僅到老水牛的左腹前部。興福寺元來隱藏在老水牛的左脅，我此刻攀登的石級好比是攀登一根老水牛身上的肋骨。

目的地的懸崖到了。大石橋下一個乾涸的澗溪內還有涓涓流着聊應故事的幾勺山泉。站住了脚步，看到昨夜以爲是黃的山百合，今天看像是黃杜鵑花了。開得滿山滿谷，四顧寂然。黃花總給人以寂寞。松林裏也不想進去了。帶來的書也不想靜讀了。說常熟有四大叢林，其餘的三個都是山頂山背，我是無目的的向前走去。一回兒像在靜默中得了啓示，又像

自己與自己稱強，強緣了石級一步步向前一層層登。高石級也走盡了，密林漸漸稀，疎不久發見自己是走在「寂寂兮無人」的荒山野道上了。

「凡事要澈底才好。不管，走到一個究極處，又怎樣。」自己還對自己稱強。從荒靜裏尖銳了的神經覺得亢奮極了。脚步也愈走愈快。

徹底之後的愉快境地來到了。一片大山原展開在眼前！我渺小的體軀已從肋骨而登牛背了。然而這隻老水牛的背也未免太大了。海樣的大山原。茫無崖際。既不見人又沒有獸。也沒有樹木。左右遠處是高拱的山頭。左面的頂上或是維摩寺，那邊可以下瞰城內的辛峯亭了。下瞰到了也沒有意思。要去還是向右邊的高峯，或者可以發見祖師三峯。然而我還是向着與來路成直線的方向走去。好像真要得到一個究極處樣的。四顧還是茫然。但我是目不左右顧的走了去。畢竟橫面的牛背是有限的。我已到了下臨無地的崖岸上了。下面只是一望平洋的悠遠清麗的水湖景致。那個尙湖邊遠處都接着水村。幾條從眼界外匯流來的巨河，在綠野裏閃着浣演的銀光。河面真是『水平如鏡』。我發見那句 *videat* 應該用於

視線與水平快成垂直時方爲適宜。平常逍遙於湖畔或是蕩漾於湖上的人固也用得恬不爲怪。然而我斷定他們是排斥白話愛用文言的老套來說話的不懂直感的人。然而我此刻却像真的理解到了一句老套的文言：『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後半句如何我還不能領會，前半的『仁者樂山』我以為應該改作『樂山者仁。』爲什麼呢？古人大都秉性樸直，不像今人好於穿鑿。他們看見好在山頭彷徨的以爲都是些以紳士君子自命的仁者。其實呢，是不是仁者，到了山上來教他常常望望下界塵寰之微小，他馬上可以恍然於與鷄鶩爭食之非計，多少有幾分超越之想了。這樣的一次又一次，照了心理學上的反復律（Repetition Law）漸漸可以心地開豁，最後到了光風霽月，泱泱乎有聖賢之風度，飄飄然還有神仙的樣兒，豈止「仁者」而已哉，要之古人是把結論當了大前提，難免自陷於錯誤的推理，被近人扔在毛坑裏，咎由自取……

我這樣的面對着下臨無地的絕景，一手叉着腰，一脚踏在眼前一塊崖石上，英風拂面，衣袖飄舞，好像畫圖上的志士或是英雄的神情，自己以爲方才的發見足以啓老學者之蒙，



喪孔學者之膽。於是悠悠得意，儘是凝望着。細視湖水，在藍碧的鏡面上插着絲絲白羽似的。有一片片的風帆。我在極峯頂上，懸想那些白帆下面積載來的遠方珍奇的貨物，遠隔的人情，久斷的恩愛，熱切的鄉愁，真純的思戀，呀！我不是要來找尋什麼究極處的麼？我是站在這個地方默然凝望着。凡是究極處都只是凝望着？人生的究極處……？微弱的陽光已遮進密雲裏去了，湖面已由藍碧而呈暗黝。我悚然迴轉脚步。

還向右面，好像沿了脊樑走向那個高拱的山頭邊去。『我還須深入，』一頭走着，我想。越過了幾個低慢的小嶺，山路還只是延長進去。回顧來路，又比先前騰高了。這到底能達到那裏呢？心裏又自餒起來了。一回兒反悔了起來，反悔方才走出山門時何以不問問那個香伙。既而又想道要自己找路走呀，問了也是空問。四顧荒靜，滿懷又是雄偉的感情了。在左手裏山腰處像是一隻已圮的古廟，如今只剩幾垛牆壁被霜風雨露凋枯到變了橙黃色在那裏。看了更增沉寂。聽說洪楊時代，髮兵越湖而來先登此山，然後居高臨下的逼降那個常城。如今乾元宮大廚房裏一塊作台板，據那個老香伙對我說元來是後面陟山門的一扇城。

門。因爲「長鬚」進的是那個門，所以往後把它墜沒了。所以常熟城如今少了一門云云。總之這個山頭是非常險要。下面那個廢墟的古廟也許是當時的大本營。可勝今昔之感！

前面像是一個山村。矮樹依稀，雜以犬吠。我戒備着穿過一個小林，對面乃是一隻廟。再近一看是隻大廟。是三峯麼？還是祖師院？院落宏闊，繞以濃樹，幾隻山犬厲聲向我嗷叫。走到山門前一條白石橋上站站。又望見下面悠遠的田村，靜麗的湖面。像山轎夫似的幾個農民從破墟裏出來和我攀話。荒山孤旅，我只好失敬一點了，我像警戒幾條惡狗似的傲岸着對他們。後來發見他們都是久居山巔容易親近生客的幾個孤獨山民。我慚愧自己是個小丈夫。我走進院落，一層層闖進去。到處是闕焉無人。走了好幾個院落，不見香伙，又不見和尚。最後到了方丈。方丈照理是最精雅的地方。出來一個黃瘦的老香伙，很恭敬的招呼我進去。後進是一間精舍。字對滿堂。正中屏門上掛着木刻填藍的康南海手書題虞山癡海寺的幾首詩：

憑欄虞山望海東

尙湖盪碧劍門雄

懸崖拂水飛來瀑

藏海深深隱萬松

野鶴孤雲大慈塔

幽篁喬木古庵東

相公佳句真如繪

風磴盤旋攜野嵐

墨跡淋漓，詩句只是平常。第二首第三句大概是指旁邊掛着的那翁同龢手書的兩句了。

野鶴孤雲大慈塔

幽篁喬木古庵東

相公的佳句，我看還不及畫家石田翁的勁秀。

絕頂雲扶將墜石

谿崖風勒下奔泉

畫的內容表現到了詩裏來了。畫家的詩與文人的畫一樣，都容易比本行出色。因為藝術最忌是個濫字。

我的批評態度看到了玻璃長窗格外一顆盛開的紫籐花，完全改變，到了沒批評的欣賞，看到了那顆幽麗的紫籐花。玻璃的長窗格外是個粉白牆圍着的長方天井。一顆盛開的紫籐花高僅及架，靜默地把那個美麗印在高長的玻璃窗上。香伙端了一碗特泡的清茶來後，我還是坐着賞領那顆幽麗的紫籐花。看到了那顆紫籐花方才醒悟到了自己的孤獨。在這種精舍裏本不應該如是想。然而既已如是想到了，又不能不如是的寫下來。那末是想的什麼呢？

三

昨夜在黑暗的燈光之下信手胡寫了一段感想，已是夜色深沉，又去翻開了古綠裝書。叮嚀迴誦到了夜半。又用了硃紅圈點。這是深山靜夜裏最最相宜的工作了。這種暢性恣情

的瞬間本是人生難得之一，然而在我病後的身體是應該留些餘地的。昨夜又至於失眠。夢魂顛倒，直到了今朝。今天是頭沁沁的慵懶性情。什麼事都不能做。阿呀，我本來何必做什麼事呢。我不應該把入山養病的目的忘掉。幾日來又是讀書翻譯，緊緊的督促自己。其實我會愛做工夫，我是借了做工夫去忘却自己的一切。今朝是慵懶的性情把手邊的雜記帖隨便讀去。

「玻璃窗外天井裏有一顆紫藤花正是盛開，幽靜極了。」我從昨夜寫的末段讀起。這是昨天下午一個人走上牛頭山在一隻古廟裏的感想。

「我想幾時一個人再來，在這間精舍裏泡壺清茶。一個人喝着茶，要坐就坐，要臥就臥，這樣子過它一天。或者在此地寫寫東西。呀，這樣的精舍，開靜極了。那顆紫藤花真是幽麗極了。我是一個人領賞着！」

「如今我領會到古來有志於修道的人要避去聲色的意思了。他們把自己的軀體先弄到要形似槁木心如死灰，對於這個色相的世界一無留戀了，然後方能達到所

謂明晤的初步。

『我今天真是不應該在這種精舍裏起那種俗念。我想這裏正好作男女同志們的幽會處。』

『……青春的少女們想來不必要我這個山人去替他們找什麼幽會處了。他們也不見得喜歡這種深山裏的古刹，於他們是太沉寂一點。有的是濃茂馥郁草長鶯囀的花野。酣醉是他們意中的要求。這裏是適合於成年的夫婦，閱歷了人世後的配偶。他們所缺少的是理解和反省滲透出來的純愛。他們往往爲了生活上的牽累，却結合當初的情愫。又因爲社會一般的心理對於青年的男女是寬容的，對於已結合的配偶是嚴厲的。記得有一個著名的英國文學家在他一篇『獨身者的不平』(A Bachelor's Complaint)裏面說：每到已結婚的人家去最易觸氣的是他們表示相愛得過分。也難怪蘭姆呀！』

『自然目前的中國社會有點情形不同。對於青少年何嘗寬容。世上還有許多成』

功者的先輩在那裏嫉妬樣的痛嘆。或者終於痛斥。然而這也是當代青年男女自己  
沒出息。我所同情的是成年的男女，忠實地攜手倩扶於人生阪道上的配偶者。他們也  
要求暫時與世隔離的幽會呀。他們已找不到濃茂馥郁草長鶯囀的花野。因為他們已  
走上了阪道。小姑啦，婆婆啦，對門愛管閒事的張家媳婦啦，隔隣多嘴多舌的李家嫂  
啦，終得要時時去敷衍。金卡片紅帖子來招請的宴會席上，夫婦間明知今晚不過是去  
應酬，結果是彼此倦乏了回家來。常見到舊時的知交朋友把走到客廳裏來的寧馨兒  
的小手小臉香完了打發進去之後，對我誠意的說道『家庭確是愛情的廢墟。』又現  
出偷偷地私語的神情。

『思想感情到了清澄期的男女得能隔離塵俗，擺脫煩累，來到這種窗明几淨的  
精舍裏，也不用多談，只是幽靜地，柔軟地意識到彼此也有許多的歡欣也有許多的失  
意，還有許多的期望還有許多的鼓勵。然後在他們的生活上從此不知要加添幾多的  
嚴肅與明淨。』

“become more solemn and serene”

嚴肅與明淨，這是人生最翹望而最難達到的境地了。因為必須經過的也是那位古國詩人說的是：「這個空虛落寞，陰慘寥闊的眼淚世界」

“This dim vast vale of tear, vacant and desolate.”

「從前缺少同情於出家人生活的我，入山以來覺得他們也不都是乞憐偷生的零餘者，然而值得羨慕的還是河山供養用的這種精舍。覺得這種精舍，也不應該專被只以禁慾自足的幾個頑迷沙門所獨占，應該是無條件的公開。他們禁止葷腥，同時也禁忌婦女。他們以為非如此不足以達到明悟的止境，苦樂的彼岸。」

「然而我以為他們最後理想的所謂涅槃(nirvāṇa)要照我們的詩人許麗(P. B. Shelley)的話也就是嚴肅與明淨的那種境地罷了。而他們想以消極迴避思想居多的什麼苦行去繞越超脫那個「眼淚世界」。深山古院裏的比丘深巷靜院裏的比丘尼，實際是不及險峻的人世阪道上攜手同心向前走着的男女們來得有勇氣，可以



真正悟味到那個嚴肅明淨的境地。

「所以我的結論是應把這種樣的精舍讓給有勇氣的人生探險者的男女們，至少應該有時正式開放給他們做幽會處。」

這是昨夜黑暗之中寫下來的議論。我在今朝光天化日之下又重讀一過。

「何用巖棲隱姓名

一壺春耐可忘形」

昨夜讀的古綠裝書中記得有那麼兩句話。畢竟有了「浣花集」那樣清新典麗的名著留響後人的那個古昔靈俊的詩人說得簡潔而透徹。早讀到了他的詩昨夜可以省掉許多工夫的多說多話，害得病後又加以失眠。

#### 四

「哈哈，你這個人呀，你也像有些人們一樣，專門愛發議論以自高的了——像龔居於冰冷的學問與年齡，或是墊伏於穉小的一點兒經驗或是識見裏的那些人們。你能把中國

數千年來的思想，習慣打破麼？你能把那個偉大幽邃的宗教掀翻麼？你說的什麼生活的明淨與嚴肅境地，你已算達到了麼？你知道說那句話的立國詩人許麗到說出那句話來爲止的他生活的動搖與劇變是怎樣的厲害呀，他內心的痛苦是怎樣的熾烈呀。哈哈，你這個人呀！心裏面堆起了一大些的自問，發見自己已走在山門外沿着溪水邊的一個密林小徑裏了，在初夏午後的時候。

記得在興福寺後面的山腹裏有一個名麗珠洞的古剎。出門當時原來抱了這個目的在心，如今是沿着溪流邊的幽徑漫漫地走去。茶眼不見天日的那麼茂密陰森的雜樹林，圍繞着我的去路。只找漸向高坡去的小徑走上去大概必定找得到那個目的地。從習慣成了性癖，每逢走生路不喜歡問人。在密林裏也有茅屋幾椽的小村落，偶爾在滿罩綠蔭的農場邊發見個把面貌謹樸的農夫，自己也不想去問他，只同他打個招呼走過。

那條悠靜的山溪在不知幾時已與我分手而去了。自己此刻已在地勢稍高的林墓叢裏了。在疎松的清朗裏見到許多規模宏大的古墓。及到走近去一看，也只是「江西省候補

縣丞王公○○之墓，「加一級同知銜周公○○之墓」等算不上什麼顯宦高官，而死後的排場已經如是，想見他們生前的享受，也定比我們亂世之民高出萬倍了。如是從而生起了思古之幽情。對於古時的追慕往往生起對於現代的嫌惡。寢饋於古典籍的人們也難怪的去咒詛近代的文藝了。

愈到了高處，古墳愈多。從疎松間豁處望見方才從那裏面披拂而過的那些葱翠的密林。身上覺得熱而有點疲憊。但是目的地的簾珠洞還不知道在那裏。儘在這些荒墳裏亂走，心裏委實也有些空洞的胆怯。

略帶了些焦燥的努力，被我攀上了那個小岡的頂巔了。就在那個頂巔上看出一條較闊的大道。只有這條大道一定可通簾珠洞去——自己好像心有把握似的恢復了勇氣。

順着那條大路也走了好些時候。越過了一個岡巒轉面處，忽然之間一個展開的夾谷呈現在眼面前。另一嶂嶂聳出在隔一深谷的對岸。我的視線渺遠的飄到谷底展合處的山峽裏，似有一隻久斷香火的古刹。看到對面的山腹處也有蜿蜒着的幾條引領到那隻古刹

去的山路。遠望那幾條山路，宛如盤旋的細索。寬鬆鬆繫縛在那個腰部。漫步走去，設想到對面那些條條的山路上不知走過了多少虔敬的迫切的，熱誠的朝山；那些蜿蜒的山路本身好像能從遠處在那裏陳設。可是那一條山路是那個人走開的呢，這是等於「江上何人初見月」那個永久的謎問了。我一頭心想着那個謎問，走着下坡的山路。逐漸清晰的那個山峽底裏的古廟映進到眼簾上來了。直覺到那個就是我要找尋的簾珠洞了。初夏的殘陽還是熱烘烘的從對岸的山上面射下來。順道而下，就到了懸在兩峽上面的一條巨岩石橋上。自己已在由下而上仰瞻得到廟門上一塊剝蝕了的「簾珠古庵」的匾額位置上，橋頭盡處又有一座巨大的岩石。那隻廟是建築在巨岩本身，從此俯臨下視於兩峽之間，渺遠地維繫着綠着山腹間的細道而來的人們的心魂的。

走上那個巨岩邊的石級，踱進剝蝕匾額下的山門，見到一個院子。院子對面是正殿了。殿內照例的地方有些照例的佛像。終是不見人面。只有看得出時常打坐的一個蒲團及旁邊一脚懶椅上面的蒲團，好像留着人去不久的凹窩，並且表出一種枯寂裏的安靜。正殿後

面是後院，又信步走入側殿都不見人影。又從側殿穿了幾所空屋，適巧又到了方才山門的近旁來。那所空屋的窗子是俯臨澗谷的，我在那邊暢了些神，然後又從山門走出。在空廟裏穿了一週，心裏更其覺得怪空漠的。下了原來的石級，只有歸去的路了。坐了下來休息。眼看岩石橋彼岸的山足上還晒着太陽。心想道等那個太陽晒過了對岸的山路然後回去罷。而回頭去看背後嶢嶢上的日頭却已見不到了。正在那時，我的視線偶爾飄到方從上面走下來的山門前的巨岩平台上去，見到高高地在巨岩石上聳着一個對着下面靜視的人影，那個人影上面適巧有些樹蔭遮着，現得那人的臉貌不甚清晰。他既無動作又無聲息，只是入了定的那樣對着下面靜視。下面被他靜視的只有我。我又看到那人體格之雄偉。雖在他的靜默中得到了些尊嚴之感，畢竟在如此荒山裏，有點胆怯。於是我也保持不出聲，悠然眼看着對岸山路上的日脚。

我又回頭去看他時，他從靜視的狀態變在那裏漫步了，但還注視着我。我於此時看到他身上是穿的僧服。我此時方稍安心，一頭仍注視他在上面那個龍行虎步的樣子，我們對

看了好幾次。他先開口了。

『何不上來坐坐去。』

『這裏很好，謝謝你。』

我如是回答後又看他兩手叉着腰一頭走着，向山谷下凝望的姿勢非常雄偉。於是我就覺得要和他攀話去了。自發的走上石級去。和他初次接談時就覺得自有出家人那樣現露於言語眉目上的謙遜與萎縮。請教姓名後，知道他名「永一」，安徽人。宣統二年出的家。早先是務農的。我覺得再不好尋問他所以出家的原因。因為想到出家人定有想定了的一念，這個一念或是什麼，或是什麼，大都就在口頭，而有時說也說不出口的。

我聽他說在這幾年間已走遍名山，如峨眉五嶽之類。每到一處可以任意居留。路上又是隨緣食宿，身上可以不帶路銀。我聽了非常欣羨他。我說『你們出家人真是來去自由，』那麼讚美他的僧侶生活。他照例是那副謙遜萎縮的言語眉目對我說道『我們這些是世上沒用的人。』我看出他說話時也並非故事謙遜。在如此荒山窮谷裏，一個人朝朝暮暮的

枯寂下去，自己當然有被一切的世人離棄以後的焦痛。方才正殿內的那個打坐的蒲團以及旁邊那個竹榻可以說明他的起居生活了。

『那裏的話。世上無論什麼人，爲自己修心養性都是要緊的。關於這一點，你們比什麼人都有獨到處。』我的話結局還是讚美。

我問他淵橋左邊山腹上的幾條山道可通何處，他說可達中峯。於是談到了此刻還住在中峯山廟裏我此次尙未見面過的舊友S君來。他說S君每逢晴日，常常越嶺而來，暢談竟日而去。他也知道S君從外國回來後，娶得了一位賢慧夫人。他聽說我與S君在同一的外國有相當友誼的，於是他就在我面前陳述了S君爲人如何清高，求學如何懇切。我眼看到下面條條的山路，說時常有S君的足跡，因之渺想到好久不見的舊友S君那邊去；又沉想到那位S君把說是美滿的家庭，賢慧的夫人拋撇開了，來到這種荒山裏獨自枯居着的他生活的自得處。

眼看對面山路上的日脚已經移過了好久，被左邊的嶰崒遮住，一不在意，已是晚色蒼

茫的周圍了。問了歸路，他說依着對面那條寬闊的山路，一直走去就可不走方才的密林，直達興福了。我在夜色蒼茫裏與永一和尚告別。走下石紐，踱過澗橋，一步步走着歸路的坂道。一回頭去，看見那邊岩石邊樹蔭下依然有個屹然不動作雄偉凝視狀的和尙。「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在永一師身上記出那句話來。

「我們是沒用的人」那句話又奇異似的浮現在歸途的心懷上。同時又有說那句話時，那永一和尚臉上表現的枯寂神情。一忽爾又渺想到住在只隔一嶺遠的中參山廟裏那個舊友來了。他是先我回國來，在一個江南著名的學校裏找到了職業，不久就在那個學校裏娶到那位賢慧夫人。他的豔聞就飄進我們海外羈客的耳朵時，大家現出的欣羨神色去夏與朱湘同來常熟，在酒席上的談話裏，聽那個S說道「什麼新婚的幸福，和愛的家庭，都只是瞬間時日的滿足罷了。」在那時知道他住進山廟裏已有一二年。他住處此刻還在山廟裏……夜色蒼茫的山路走盡時，一抬頭去，前面高林盡處的夾道中黃牆上「興福禪寺」那個巨大的匾額，已隱隱在望了。



「這個世界以外定有另一個也能使人安住的世界，我今天的心胸寬暢極了。」心中那麼自得的時候，前院已聞得木魚聲，幽遠的鐘磬聲了，在靜寂的清夜山寺裏。

## 五

勞倦極了，勞倦極了。昨天走路太多，夜間苦楚又發。今晚夜飯後只在寺門外走走，沿着林道右邊又走到了那條離寺門不遠的高坂上巨岩石橋邊去。上橋徘徊了些時，發見有一條黃石子鋪成的山路在接近走着的山路地方被大雨後的山水沖壞，初看認不得是條路了，只要在雜樹林下攀登三數丈遠就可以走上那條黃石子鋪成的路。想想上面究竟可通什麼地方罷，於是攀援而登，一步步走向前去。知道這是漸漸走在興福寺對面的山頭上去。黃石子路是新鋪的，石子邊上還未脫鋒角，知道一向是少人往來。隨着幾個轉折，就到了盡頭處了。石路盡處是新建的一個大石墳，白石的華表，碑坊，石欄干；直通塚穴的墓道都是整塊的白石砌成，兩邊是冷松靜木蔭罩着。碑坊上寫着『天甯塔院』下面署名『弟子程德全謹書』知道這是常州天甯寺看老和尚的墳墓，看看這些白石已經所費不小了。又是

愛發議論的性癖來了；『既然生在空門，又何必死後給他那麼物質上的壯麗呢。』

背着墓門，向山下遠眺去，又發見這個優良的地勢真是大費揀選而得的。下面層層的林木蔭子下就有藏蓋着的興福寺。把目光放到稍遠處去，有一片茂密的樹林，那裏面許多的道場僧舍都是興福寺的廟產。又望到目極處，那裏有渺渺一水與地平相接，知道就是揚子水色了。在墓畔出神了一會，再從白石墓道上深進去，深進處是主穴的饅頭塚，這塚也用白石築成。塚的周圍又是方方一個鋪成白石面的小場，周圍都又是白石欄干，後面緊接着山背了。比石碑坊處又高了一層，我以為此處當更無人跡，一個人正在高眺遠矚的時候，忽然從塚後現出一個白衣人來。我驟然為之一凜。但看那人倒並不理會。手裏拿着書，讀得很熟中的那樣，又像略帶微吟。身穿的就所謂『衲』的那件短衣了。赤腳着的草鞋在石版上走不出聲音。他見人似屬未見，只顧念書。我也留了神，保持沉默。塚畔石欄干邊發見有條上通山背的小道，也是用白石堆成的，我走完石級，眼前是一隻小廟，望望裏面似有人住的。正在徘徊間，方才那個白衣僧也走了上來和我打招呼。我也恭敬的回答他。他請我入內稍坐，

我就不客氣的進去了。一直走到殿上，遂又走進他住的房間裏去坐下。我報姓名，他通名號。他名『徑西』，『湖北襄陽人。我說往年到過湖北，又會到過襄陽——（想起來那還是十四年前隨在所謂北伐軍營幕裏的時候）於是彼此好像找見了第二鄉親似的談得來了。他與昨天後山裏遇見的『永一』師不同，一見面就能告我出家的動機，又發揮了他爲僧的抱負。說家裏本極富足，家鄉自遭白狼之亂，殺人如麻，人死還不如狗死。於是煩悶頓生，想到人生畢竟生從何處來，死到何處去。就此慨然出家，追求那個煩悶的解決。從家門出來，最初順着那條漢水而下。在武昌的洪山逗留了些時，從此又發腳東下，爾來也有若干年的求道歲月了。說在杭州住了兩年，此刻一個人住在這個歸興福寺管轄的天甯塔院裏。我看他年紀還輕，自有一種鄂人特有的表情。想道在我鄂中漂流的時代，他還是一個小孩年紀呢。本來白狼之亂，距今約莫也有了十年了罷。他人還誠實，從木板牆邊取出一個一磅容量的熱水壺來，倒出一杯白開水給我喝。和我說話時微有口訥，嘴唇邊時時起着瘰癧。知道他已抵耐久了那種孤獨的壓迫。

畢竟西師年紀還輕，隨處有些稜角，時時有對我勸善說法的意思。我只贊他有志。我說新興的中國本來百事待舉。各宗教之復興又正其時了。宗教界也缺乏真正的人才。西人有言曰：民族之覺醒須先有靈魂之覺醒。我說同一教主，我也理解釋迦之慈悲，而又景愛耶穌之血性。

一不在意，我自己也現了鋒芒，與他發了議論了。急切下山來又是落寞的黃昏時分了。一頭走着林間的夜路，想起方才天宮塔院裏那個徑西師房內板牆上懸着一本木刻顏真卿的大字碑帖，大概是他朝晚用作觀摹的。說也奇怪，我在武昌糧道街上也曾買過一本與他同樣的顏字帖，在那邊閒居時候還當真的臨摹了些時，如今還許在書篋內找得出。

「近來的僧侶中也儘有些奮發有爲的人了。像那個徑西，總算是一個有志者。我更欽羨他那種堅決斬截徹底於孤獨的精神。覺得自己在風塵中所走的那條孤寂的道路，其實還算不上一回事……」一頭沉想着，沉想着，漫步踱進「興福禪院」裏去的是我。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口吟着這首悠古的詩句，發見我的心又已沉靜而蘊潤。我是坐在東廂房長窗格下，看着窗外院子裏木棚上的一顆玫瑰花。那個掩蓋半院的木棚上翠綠的葉子間有一朵朵灼紅的花。第一次走來發見這個花棚時候，心裏懷着一個絕大的驚異。有那麼幽麗的處所！玫瑰花是我向來心好的花名。山中靜院裏如今獨對着的是那麼繁富的玫瑰花叢。花下平鋪的庭石上真是錦繡滿堆樣的落紅繽紛了。小鳥在花枝間啄啄，把翠綠灼紅的葉瓣上品澀的珠滴毫不珍惜似的碎落下來。纖細的腳掌踐伏了軟嫩的花枝，給了一個不意的反動後，它們就半帶輕狂，更是重重的一踐，蓬——的一飛。晶珠萬滴，晶珠萬滴！我知道它們真是膽細的小鳥兒。如今飛過了砌着梅花瓦的白粉牆，躲進花屋裏，看得見後園密密的竹林裏去。

了。於是回來的是周圍的靜寂。只有那顆繁富的玫瑰花一朵朵向人含嬌，向人招展，向人點首，向人微笑——在靜寂的不言中。

「澗戶寂無人

絲絲開且落」

我又那麼微吟着，在我的心頭。又在玻璃長窗格的東廂內走走。室內陳式之古樸而精雅，在滿堂的字畫中，在堅整的桌椅上表出。黝暗的天花板下掛着一堂四個玻璃的彩燈。燈的四角都有長長的流蘇。想到每逢大戶人家入山來做道場佛事，有的全家男女老幼都來山中住宿的時候，這精舍是如何適合他們從俗世的情誼中提醒出對於往生者永久的哀思與追憶。想到那種時候也許有隨着家裏的尊長入山來伴伴熱鬧的男女青年們在這種流蘇古氣的燈燭下偶然發見了零有一番莊嚴肅敬氣的尊長們的臉面時候，在他們她們軟玉溫香的心弦上不知要加添多少人生的緊張味與深刻味。

與東廂成對稱式隔着一個中殿的有個西廂。裝璜陳式與東廂相彷彿。也是極幽致的一

開客廳。長窗格外面的院子比之東廂却狹小一半。那個白粉牆下的花壇裏面不是玫瑰花，乃是已經開過了的杜鵑花樹。花壇前面是個小小的金魚池。池北小石路通去的是個月字門，門內就是後院的西房——我住的房間前面的小方天井了。站在小方天井裏與坐在西廂方整的紅木棹上越過了白粉牆可以看得到的綠竹與長松，這是接連東廂粉牆外以及圍繞後院的背面與我住房背面的那個後園了。東西兩廂間的中屋乃是方丈內最莊嚴的所在。正中設有一個高高的法座。座旁倒豎一根朱漆老樹根的法杖。法座後面屏門的上部以及兩邊牆壁的上部都掛着長方形黑字朱漆的木牌。上面都寫着兩個體面的大字。什麼叫『升座』、『講經』、『傳戒』之類。也不知幾時應用，怎麼用法；總之是莊嚴的佛教規範。中殿前面是個較大的庭院。從這個庭院走過，向右再向左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就可以通到興福寺的本殿。從外面山門進來須先過一個中殿然後走到有『大雄寶殿』的本殿，再從本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來的就是方丈了。

我方才從我的住房經過了後院中間的『影堂』從側門裏走進東廂去的，是深靜的

下午。如今我又從東廂另一側門踱出來穿過有法座的中殿走到那個較大的庭院裏來。中庭兩邊也有梅花瓦砌着的粉牆。粉牆後面靠東一邊是庫房以及方丈監院等的住房，一邊又是精雅的客人房間預備進香入山來的人住的。當初我也看定那西邊的客房。後來監院西境師說有了客人恐怕嫌鬧，所以零在後院西房借作我的住房。有時日暮時分一個人在後院幽靜不過的住房內挨倦了走出來，經過了後院的『影堂』，穿過有法座的中間走到這個較大的庭院裏來立立。庭院裏也只有空廓的幽靜。在日暮時分空廓的幽靜裏，我站在中庭默聽前面大雄寶殿裏的誦經聲鐘磬聲由那個長長的走廊裏傳響過來。那個有數百人一起的大殿裏從沈靜合練的心喉裏傾吐出來的悠宛嘹曉的誦經聲往往使我駐足傾聽到幾乎失神。我每每想念到那數百和尚雖有根氣道心的厚薄深淺之別，但在崇高的殿宇內莊嚴的注前他們從諳熟憶爛的經句中交了出來的那個融和一致的經聲不知有多少的恬靜，多少的默悟，多少的諦慰給於地上的男女。聽了他們肉的喉聲，生起了種種靈的景慕。這是我一向以來常在這個中庭內生起的景慕。今天時候尚早。雨後的中庭更極悠



靜。石臺上不見常常一個人坐着靜思默念的那個監院。遊人香客今天看來也是極少。我今天也是極少有的這種沉靜低徊的蘊潤心懷。

「綠陰庵半揭

此景清幽寂

行度竹林風

單衫杏子紅」

像這麼半首詞句裏的江南初夏情景我此刻正在消受着呀！江南的春景可已被我在臥病的深山中暗度過的了。

中庭的梅花瓦白的粉牆邊花壇內有枝葉並茂的芍藥花。正真的芍藥花還只是含苞未放。我走去彎下身子細看那些花蕾。有種伸展的勢力，可是時候未到以前是務必想蘊蓄深藏緊緊卷抱着的那個花蕾的嫩白玉掌上，可以看得到刻鏤着的紅細絲絛。想着這或許是千葉的所謂簇紅絲或是聚香絲種罷。

仰望天空，晴陰莫定。濃密的濕雲裏也間有一線陽光。或者再不會馬上又下朝晨那種滂沛的雨來的了。一個人低徊着，想想近來的孤獨不一定單給些苦楚來。能在孤獨的抵耐裏找到僅有的寬閒的我了。

正在一個人的中庭散步自得之際，忽地從中殿內走出一個人來。衣貌風采是個中年紳士。我只好重回到觀看還未開放的芍藥花上。偶爾抬頭，看那個紳士似有和我招呼之意。在花前略略攀談，就知道紳士姓沈名心（？）本縣人。他自說早年到過日本。他說客廳裏尚有同來的朋友，要我進去會會。我有點勉強。說不如請他到我後院房間裏去坐坐。他固強，我只好走進西客廳去。見座中有一老者年五十許，清癯的面容。口音同是常熟。兩個青年，三十許人。老者姓蕭，少者二人都姓程。忽然少者的一人臉露驚訝的問我道：

「會興先生認識，不知是否——」

「呀，你是程雪門兄？」

我大喜忙去同他握手，真是奇遇，真是奇遇！爽快極的談了一陣。那位沈先生也莫名所

以的只是傍坐納罕，雪門兄形容還是從前，面貌稍枯瘦而蒼白。與他談話中時露不大和藹的板澀，或竟是板硬。本來他走的道路是險硬的商業場中。這位程雪門兄還是十五年前上海商校的舊同學。是那時一別以來的老同學。記得十五六年前同在二年級的時候，我會用墨西哥銀二元買他一只兩面銀殼用鑰匙開旋的老式時表。記得我買後用了幾時覺得不大合式，於是我自己板起了臉子強要他贖回了去的，我此刻一頭和他談話，心裏直感到羞愧。我那裏能夠怪他此刻的板臉呢！相約明天不下雨，擬在上午進城在逍遙游會他，再一次舊談。因為說不久他又須往南洋去。

將要晚飯時又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其勢雄豪極了。晚飯後停了點。我冒了殘滴撐了傘從方丈走出，穿過長廊繞過本殿走出山門去看繞流山門而過的那條澗水。山門口的那條山溪已豐滿的了，濁水滔滔的在那裏無聲流去。踱過平版石橋從右手轉入山坡密林的石道上去。道旁高樹交叉，都像浸潤在綠水裏樣的滋翠。我慢步上走，想到那懸崖的那大石橋畔一視那個洪流。正在走着想着的時候從遠處已聽到那潺潺之聲。再前進去，聲勢雄大了。

在轉折的坂道上得見對面翠綠的山崖上懸着那條巨大的瀑布。不久我就非常高興地得見了那條巨岩石橋下的洪流！

我手撐着傘，一個人獨立在那條懸橋上面，心裏被那個洪流驚懾住了。心裏起了惶恐。阿呀，我的靈魂何以那麼細弱！

我到底走過了石橋站在遠一點地方，使我的心頭輕鬆一下。那個水聲的威壓。雨後的峯巒黛翠媚人。想定了心神。再回到石橋上去。掙勁的站立了一回。橋下前後兩邊奔騰飛湍狂瀉而去的水勢。這次似乎被我看了一下。

# 元慶紀念室筆

許欽文

## 前 附

把同陶氏底特殊個性有密切關係的他底生活寫成逸事，把這作底背景和經歷逐幅記錄下來，使得以後研究他底藝術的容易瞭解；這是我早就有了的計劃。因爲自己忙於找生活，又爲作者底死的悲感所襲擊，精神上的創傷不會恢復，對於不堪回首的往事，沒有細味的勇氣；所以老是不能實行。去年曾於文字上說到實行寫作，原期藉以督促自勵。如今一九三一年已整個過去，所留成績無幾。世界潮流益急，看來日後更少從事這個的機會了。精神上的感傷目當強忍勉耐，以爲與其空洞廣泛計劃，不如縮小範圍使得實現。我總得利用偶然獲着的餘暇，來了結這心願。在這裏，打算先把這作

底背景和經歷逐幅記下，並且側重於實事的解述。這一點，希望君甸兄加以補充和改正；對於這位「大小姐」的作者，慣被呼作「泉」的「丫頭」的君甸兄，有些地方實在比「當差」的我清楚得多。

『人生是寂寞的路，藝術家要在這寂寞的路上播下些花卉。』這是作者常說的話，其實，他這些遺作，並非只堪供欣賞的花卉，對於寂寞路上的後進者，也是鼓勵前進尋找光明的濃烈的興奮劑，更其是可以調製成鮮明的引路牌的厚實的原料。我們底悲哀是竟還沒有來欣賞來利用這個的工夫；但我相信這時候是總會到來的！

一九三二年春。

### 車窗外

陶氏遺作中顯明有着動的感覺的，首推『處處聞啼鳥』、『若有其事』、『巔上舞』和『車窗外』這四幅。其中以『車窗外』爲最難得。『處處聞啼鳥』和『若有其事』都應用未來派底延長時間的方式，就是畫上許多隻腳，許多條尾巴，形成動態；是用可以設計

的條理構成的。『巔上舞』由幾個人底舞蹈姿勢和錯置形成動態，也可以設計構成。這三幅都受許多未來派底影響。『車窗外』於一九二四年在北平畫成，當時作者對於未來派底理論尙未加以注意，題材由於偶然間一刹那捉住的印象，動態由於直覺，是於火車行動時向車窗外一瞥的情形，曾名『津浦道上』。由此可見作者底感覺敏捷而且體味得精細，也可見他是處處都在留意的了。

「車窗外」底產生可謂「可致不可求」，作者對於早年的作品常常發見不滿意的地方，對於這一幅却一向無疑地重視，裝在厚邊的鏡框子裏，時常捧着細細地欣賞。

幅面高三英寸五分，闊三英寸一分。題材以兩棵樹和一條這樹所在的大路爲主，遠景是幾所小屋。樹和路都用柔軟的粗綫條構成輪廓，遠景中間一屋底輪廓也由綫條構成，不過較細較硬。綫條青黑色，樹和路都赭紅，遠景有紫有綠，天空只一小部分。

輪廓和色彩都單純，路和屋，左前同右後斜勢形成平衡，由樹統一全幅，由樹底色彩調和「對照」動態也以樹爲主要表現，以遠景底中間的一屋作補充。

一見如速寫，即無動態也很完美。但這幅底特色實是無形的動態。

小小幅面，充分表現着順熟的技巧和熱烈的情感。目前社會底動態實在需要這樣的表露。

一九三二年一八夜。

## 大紅袍

陶氏最先爲文藝書籍作的書面畫是『苦悶』用在魯迅先生譯的廚川白村氏底『苦悶的象徵』用作了書面畫的最早作成的却是『大紅袍』作『苦悶』的動機是因爲魯迅先生譯了『苦悶的象徵』託他作書面。『大紅袍』並非爲着『故鄉』是相互利用的；當時『故鄉』需要書面畫，『大紅袍』需要印刷。『大紅袍』底印刷在『故鄉』本書付印以前，因陶氏在台州教書，學生畢業了，要有紀念品。『故鄉』書面比本書早半年付印，原爲着這附帶添印的兩百張。

『大紅袍』早經許多國底美學者認作完美的傑作，作者自己也始終認爲最得意的



作品。這於一九二四年在北平作成，構圖和大致的色彩都是在晚上畫成的。在作這畫的前幾天，作者常談起舊劇中戴着烏紗帽穿着大紅袍的一種情調，說是對照非常強烈，也富原始的趣味。那天記者爲着顧應他這興感，趁空陪他同到天橋去玩。似意跑進小劇場裏去，看了戴着烏紗帽穿着大紅袍的人物。當時同住在會館裏，自己燒飯；這一天隨便在外面喫了些東西算作晚餐，回寓時已經很晚，不久就睡。睡了兩三個鐘頭以後他獨自起來，直到天亮，就作成了這大紅袍。作者有時日間也常躺在牀上，但連晚上也是很少睡熟的時候的，那天大概一夜未曾睡熟過。究竟睡熟過沒有，記者不會問他過，問他也無用，他自己也是弄不清楚的。

記者同作者在北平跑進小劇場先後只這一次，天橋也不多去，以前也並不常去看舊劇，烏紗帽和大紅袍的印象實在還是幼小的時候得到的。在大紅袍，除掉烏紗帽和大紅袍的印象，實在還有個重要的原素，就是由幼小的時候所感受的，與戲中吊死鬼底印象。在紹興演木蓮救母記或什麼大戲，半夜前後必有吊死鬼出臺，是女人底打扮的，披髮，青衣，紅的

背心。圓黑眼睛，紅嘴唇，神情很是緊張。這一點表露在人形的臉上仰面的情態。「那樣的吊死鬼有着一種很強烈的神妙的美感。」這是作者常在閒談中提及的。

全幅高九英寸七分，闊六英寸四分。畫面由粗黑直綫構成長方形的框子，高八英寸一分，闊六英寸一分。主要的表現在人形的嘴眼鼻和仰面的神情，舞劍的姿態也很得力。上下以地面的一個尖凸同人形的頭臉平衡，左右以劍同下垂的衣袖平衡。色彩以大紅的袍子同黑的地面作成強烈的對照，以青色的袍子底鑲邊作中間色彩，形成調和，紅色的字的簽名，地位是左右平衡的補充，色彩是幫助紅同黑的調和的。人形穿着的靴底底特別厚，這在地面破壞了大塊的黑底呆板，在人形免除了頭重腳輕擺不穩的感覺。

雖在一個晚上畫就，細小部分的修飾，曾費許多時日。劍底長短和地面幾小塊空白底留露，都很費心意斟酌過。人形的臉相飽蓄着帶着苦悶的奮發的氣概，劍是力底表現。小塊的空白幫助厚底靴破壞大塊黑地面底呆板，同時調和厚底靴同地面底連接。

大紅袍底衣襟是反的。這是圖案，固然不妨「硬化」。這樣也是作者常有的表現，只求

適合，不顧一般常則。在這裏，且不說作者有反傳統的精神，總得說作者是不傳統的了。

全畫苦悶有力的情調，色彩鮮明，對照強烈，莊嚴，大方，調和，統一，挺秀，也偉大。以學理評論，可謂毫無缺憾。苦悶有力是作者人格的象徵，美麗挺秀是作者個性的表現。題材和作意都由於大衆底的戲劇，適合大衆底意識，故能使大衆領悟，爲大衆所讚賞。

『苦悶的象徵』的書面初版只用紅的單色印成，『大紅袍』實在作了最先多色印行的書面畫。初版『故鄉』底書面的『大紅袍』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成，石印，共六色，色彩相差無幾，惜因縮影時工人爲着符合書本的大小，把原畫放眠了點，弄得比例不正確，臉面太扁了。再版時由北京京華印刷局承印，特別注意縮小底比例，結果形狀很好，可是紅色太淡而鮮明，失却了莊嚴的氣分不少。三版以後由北新書局在上海辦理，雖曾多方鄭重交涉，結果形和色都不符，到了『故鄉』五版，弄得一場糊塗了。

一九二八年作者在上海親自監督，把『大紅袍』用三色版印成明信片，形和色都較

正確，只是縮得太小，也覺失却了莊嚴的氣分不少。同年下半年作者在西湖國立藝術院教書，因該院組織藝術運動社，必須按時繳去大幅的作品，作者就把『大紅袍』從原畫按照比例放大，高及丈餘，因眼球左右輪轉容易，上下輪轉困難的視覺錯誤的關係，放大以後雖照比例絲毫不差，看去總覺得不對了。終於沒有畫成功，擱在俞樓。後來開西湖博覽會，俞樓無空地可放，隨便剪下擱置。到了作者去世以後去搜集，已經破壞不堪了。

『大紅袍』如今沒有正確的印刷品。

一九三二年一九午。

### 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

幅面高六英寸五分，闊八英寸。題材以一個勞動男子負着重物走向一所小屋，一個孩子迎上去，那負着重物的男子俯下着頭招呼；另一個較小的孩子伸展着兩手，作想追趕上去的姿勢，由一個跨在門口的婦人彎着腰身扶着為主體。以另一所屋和那屋圍牆底一角為背景。天空灰暗，燈光不顯，由一角射來稀薄的月光，形成慘澹的情調。畫面既暗，人物底臉

相都不明顯；但那矮小的屋被月光映得很清楚。幾乎上通屋頂開着的門，以那彎着腰身跨在門口的婦人爲比例，那男子是要俯倒了頭才可以進出的。那男子底疲倦狀態，兩個小孩子底高興情形，和那婦人關心小孩的神情也都顯得很清楚。這容易使人感想到：

一，到了這樣晚的時候父親才能負着米回家；

二，子女和妻是在這樣等候他底回來；

三，他是這樣爲着妻和子女在勞動。

於艱難的困苦中在這樣勉強維持渠們底生活，小孩子是天真活潑的，這使人更加感動。同時圍牆那邊映着紅屋頂的高大的房屋，使人不由地聯想到人間苦樂底不平均。

門前置一路燈，這在破壞圍牆大塊灰白底呆板，調和屋頂底紅色，地面底灰暗，也是利用燈光底明度來表明時候的。兩個好像劃分路界的木樁和鉛色的簽名，是破壞地面底呆板和支持左右底平衡的。

作者對於飢餓階級底意識很多瞭解，許多喫施粥的底臉相，漁船上蓬首垢面的漁婦，

和只有一個銅子買得花生米喫時的小孩子底神情，時常不能忘懷地反覆談說。這實在因為作者自身對於這些有着許多共通的實感。固然作者老是孤寂在另一境地，物質的享受很薄；而且感覺銳敏，欲望很多，常在得不到所隔念着的苦悶中。

因為是慘澹的情調，每次展覽陳列，作者必把這一幅掛在較暗較高的地方，以為這樣才適合；這一點作者很注意。配置的確是藝術手段底一種，這畫底鏡框子是黑色闊邊的，這在作者也是認為不能改變的。雖然掛在較暗較高的地位，每次展覽總為許多人特別注意，可謂有目共賞。這的確很富普遍性，一般人都容易領悟，容易感動，但作者自己並不認作得意的傑作。人家重視這一幅，在他是反而感到失望的，因為由此可見一般人實在不會瞭解他底藝術。

這於一九二四年在北平作成。雖然他底作品是粉畫還是水彩畫一向無從嚴格區別，幾乎每幅水彩畫上都有着些粉，這一幅却不妨說是色粉畫，大致全由五色粉筆畫成，雖然許多地方用着鉛筆。

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者同陶氏接洽，打算把他底作品逐幅發表。陶氏已同意。因爲『小說月報』編者要求首先發表這幅『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作者以爲這不是他底代表作品，不該首先發表，因以中止原定的計劃。

或者以爲『父親負米回來的時候』確是很好的『問題藝術』，作者不重視這一幅，就是不重視『問題藝術』。其實不然；要是作者不重視『問題藝術』，怎會作成這畫呢？他對於創作非常慎重，決無偶然隨便玩弄成功之理；這樣的作品，也決不是能夠偶然玩弄成功的。這雖爲許多人所讚賞，但在他底全體作品中實在佔不到重要的位置，因爲比較起來，這無非是個小品。作者的個性，外表很像溫柔，內性實在非常強烈。他滿懷着熱烈的情感，要用他底天才發洩他底強大的苦悶，要有強大的刺激才能打動他底情趣。論深刻，論濃厚，論氣勢底強盛，委實他有其他更富意義的作品。偏重讚賞這一幅，這在他是不認識不瞭解的表示，無怪他要感到無聊了。

十九夜。

## 賣輕氣球者

除出放大的『大紅袍』陶氏底作品中，幅面要算這一幅是最大的了；但也不過高二十六英寸一分，闊十九英寸五分。這是比較純粹的水彩畫。作者從沒畫過這樣大幅面的油畫，因為他沒有這種顏料和畫布。一九二七年夏，作者帶着他底畫具從上海來到杭州找生活。初寓城站旅館，後遷湖濱清泰旅館。房間是在後面的最小的幾間中底一間，一門一窗開在同一方面，晚上熱得睡不熟。記者患着空前的疲勞，病在他隔壁同樣的一間。『賣輕氣球者』就在這小房間裏，茶房旅客底「熱氣得來」的呼喊中作成。

找生活，記者自己是夠低能的了，作者底生活却常須由記者同道進行。當時「以黨治國」開始得不久，作者打算在學校裏佔個位子。由記者託人的結果，只是他坐彷徨書面上底太陽也畫不圓。『真有趣，竟還有人以為我連用兩腳規的聰明也沒有的人！』作者這些話就是捏着畫這『賣輕氣球者』的畫筆說的。

主體的人形大部分都是綠色，好像由三條青瓜湊合成功。這大概是因為炎熱需要清



涼的表現。這樣高大的身軀，只是擎着兩個小小的輕氣球在出賣，所以，無論兩隻腳站着的樣子，兩條手臂盤着的姿態，和嘴巴咬着煙斗面上的神情，都顯得「滿不在乎」。這滿不在乎的表露，暗藏着儂的不得已和無可奈何。

但是作者把這個裝飾起來了：兩個輕氣球固然畫得滿含愉快在活潑地跳躍；草地飽和着溫和柔軟，路旁又有盆花的點綴，遠景還有朱紅的欄杆的襯映。整幅一見是個輕快愉悅的情調，這可謂是反面的「苦悶的象徵」；因為苦悶，所以創造出輕快愉悅的情調來欣賞，原是有點所謂畫餅充飢的。可是那滿不在乎的意態，總是掩不住由於下意識所暗示的苦悶的動機的。

主體的人用這樣好像三個青瓜的構成，可謂特創表現底一格。帽子缺少一角，卻很自然，可謂構圖膽大得法。三盆的花木都歪擺；陶氏底作品中從沒有正面平放的東西，重心都很正確，這畫幅面較大，容易看清楚罷了。

這畫作成後約半年，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編者已易人，由主編葉君商同作者印

載這畫，由作者親自校對。蒙葉君鄭重同印刷部約定，必須把色彩弄正確。連做數次三色版，『小說月報』上終於只用單色印行，因為輕氣球底顏色弄不正確，一差就失掉了輕浮飄蕩的情態。後來印成明信片，也因為這個緣故用單色。

所裝鏡框子底邊本來全是金黃色的，後由作者自己把中間用油畫顏料塗白一層。

二十晚。

### 新 婦

作者自己早已不再把這幅歸在正式的作品中，因為顏色已有點變壞，而且以為不見得老鍊。但在作者初期的作品中，實也是重要的一幅，就是到了現在，也還有值得記述的地方。

幅面高十英寸，闊八英寸一分，一九二四年在北平作成。剛作成時臉頰上底兩塊紅要深，背景也還要藍點，綠色的衣服很油潤。是油畫，大概因為畫在由馬糞紙背厚的紙板上的緣故，過得兩三星期就整幅顯得乾燥。又因白的顏料不好，而且會館底房屋只有單面窗，磚

地，潮濕，過得半年而整幅都退淡了點，可是只要剛畫成時不曾看到，仍然可以看得很滿意。題材是個二十來歲的農婦，照作者自己說，是出嫁以後第一欲回到娘家說着「媽！我回來了！」時的神情。臉上胖得擁滿着肥肉，連眼睛也被豐滿的肥肉擠小了。笑歪着小嘴巴，彎下着眉毛，充滿着又高興又怕羞也親暱的情態，是天真樸素的趣味底表現。

綠色的衣服顯得很鬆軟，一見可知是絲棉，狀物的技巧是夠順熟的了。臉形橫闊，小嘴巴上面底鼻子圓滑，眉毛彎下得將把眼角包圍，一大段項頸由不整齊的領口露出，形成一種很濃厚的自然的健康的美感。

一九二四年以前的一時，對於女性的美感，雖然已由「三寸金蓮」而天足，但總重視細皮白肉和玲瓏窈窕。作者不畫那種女性底構型，早就注意到了這樣農家底新婦，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 羊城風景片題記

鍾敬文

小序——數年來，幾度承豈明老人超遙地以書物見寄，感愧無以為地。邇者，又屆新春，市人競以禮物相饋遺，深表露着一種人間世和愛的情味，我因之憶起我們的豈明先生，便隨意在坊間買了一點此間「道地」的風景片，預備給他寄去。為增加他老人鑒玩的興趣，爰涉筆就所熟知的幾葉，各為寫一短記繫之。

### 五層樓

五層樓，原名鎮海樓，在秀山上。據說，是明時永嘉侯朱亮祖所建築的。現在樓已灰敗，岌岌乎有傾塌的形勢。游客不能再上樓觀覽，至則祇在樓下仰首矚望而已。樓牆間，長出小樹，它的綠葉，和黯淡了的舊日紅牆的顏色相掩映，格外顯出一種悽慘的情調。樓的兩邊有

木棉樹，記得屈大均詩云：

十丈珊瑚是木棉，

花開紅比朝霞鮮，

南天樹樹皆烽火，

不及攀枝花可憐。

我們可想見每年二三月時節，此地木棉花開的風韻了。

粵秀山，此刻正在著手改闢作市民的公園，五層樓，說不定不久就有一度更新的希望呢？

### 小港橋

小港橋，在珠江南岸的河南島中。橋的鄰近，有一個村落，名字可忘記了。我去年在嶺南教書時，功課之餘，常與二三友人，縱步其間。石橋一具，流水琤琮，太陽斜照的時候，橋影岸然，偃臥於碧波之上，使人的意興悠如。友人說，如果當春漲平橋，更當別饒風致。橋的南邊，為一

道石路，兩旁排植古松，鬱然蒼翠，對之如入異境。松影倒入小溪澗中，有如潑墨佳畫，令人神注不移。友人劉仲女君詩云：

昏晴多明霞，似我醉來容。

春衫立蕭蕭，倚石聽溪淙。

石橋竹林南，南乃有千松。

虬枝相撐持，凌突蒼烟中。

聽說，曾有人把此間的風景，攝製過電影片，惜沒有在銀幕上一見的緣份。

### 松 崗

我住在嶺南大學的時候，幾度在左近發見的松林，風景都不壞。因想在離大都市不遠的那里，會有鄉間風味的松林，可以供我們游眺，真是不可多得的。今年移居東山，得見松崗，尤爲高興。因爲它近在咫尺，可以日夕往來。每當晚照初沉，餘霞還繚繞天際之頃，輕衣木屐，徘徊其間，胸間所蘊積的擾攘，不覺地隨着殘餘的微光而俱退，剎那間，惟空靈佔據了我的

心。若眉月已有薄輝，或皎月正當團圓，這類的夜晚，一人微行其下，陰影匝地，涼風在樹梢衣角掠過，神爽意清，悠然遙想。松樹始終以幽默的容態相對，我不免因之感到自己日常的蠢動爲可憐了。

這樣的境地，於擾攘的都市，正如冰淇淋之於炎夏，可說是需要極了。可惜曉得享受的人却不多呢！

### 荔支灣

在廣州市附近，比較有歷史的意味，而實際上也值得一逛的游地，總要算到荔支灣吧。灣在市的西邊，相傳是南漢時候昌華苑的舊址。水灣的面積不廣，水色亦非常清澈。但灣形屈折，兩岸竹樹叢生，荔支樹尤多，木棉亦挺秀其間。岸上，有人家，別墅，亭館等建築物在點綴着。蓮池菱塘，也開布於前近。到了夏天，木棉已謝，雜花亂開，荔支纍纍然繁結枝頭。我們坐着白帆藍身的小舟，鼓棹蕩漾其中，水面南風，輕輕的吹着，胸中豁然，烟霧一般消散了的，豈只熬人的炎氛而已麼？古今人游此題咏之作頗多，去年和詒剛，西薇，成志諸兄往游時，見



茶館中，有汴兆銘先生題的一首詞，語頗有趣，當時曾抄入日記簿中，惜現已丟掉，無從錄出。吾友劉君亦有所作云：

夕陽只向柳梢紅，

小有溪林世外風，

若向詩中求比似，

微微清韻兩司空。

他把荔支灣的風景，比況於詩中的兩司空，倒善於品鑒呢。至於有云：

獨自憑欄應有恨，

月明誰唱李家詞。

則已露出他騷人唏噓弔古的意味了。

荔支灣，包括的境地頗寬敞，片中所示，不過只小小的一部份罷了。但是虹橋短堵間，羣樹雜生，藤蘿垂掛，風情的佳勝，不就可以概見了麼？

### 紅花岡

紅花岡，在東郊外，爲四烈士墓地。四烈士中，我只記得一個是溫生才，其他都遺忘了。墓門有一聯，今片中尙依約可以辨識，其文爲：

碧血千年熱，

紅花此日春。

岡不大，亦乏點綴，比之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地，不及遠了。但墓前遍植木棉樹，虬枝直幹，頗足以表示此處地下深深掩埋着的四位英雄，生前時，那種反抗暴力，至死不屈的氣概。若當芳春二月，木棉的花盛開，誠如梁佩蘭詩云：

幻如陀羅百千臂，

一臂一燈照金地。

海底深扶紫貝闕，

天中直貫長虹氣。

可謂壯麗極了！我每過此岡，總不免要爲少時間的低回，固不一定在花開時爲然呢。

### 廣雅書院石橋

廣雅書院，在城之西郊，張之洞督粵時所創建的。院頗寬大，舊日藏書甚多，今所存聞已無幾。院址，現在爲省立第一中學校舍。石橋在門外，橋下雜生水草，兩邊則樹木葱蘢繁密，遠望如一座山林，修養游息其中，真可謂幸福。便是我們信步到那里，游蹤少停，也要暫時裏感到身心的洒然舒適呵。它比之現在中山大學的校址——從前的貢院——要勝過多許了。

——一七，一六，廣州。



## 移家瑣記

郁遠夫

### 一

「流水不腐，」這是中國人的俗話，「Stagnant Pond」這是外國人形容固定的頹敗狀態的一個名詞。在一處羈住久了，精神上習慣上，自然會生出許多霉爛的斑點來。更何況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三百六十萬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得走十幾里路。移家的心願，早就有了；這一回却因朋友之介，偶爾在杭城東隅租着一所適當的閑房，籌謀計算，也張羅攬了二三百塊洋錢，於是這很不容易成就的淺淺私願，竟也貓貓虎虎地實現了。小人無大志，蝸角亦乾坤，觸蠻鼎定，先讓我來謝天謝地。

搬來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爲計時日的正確，只好把一段日記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陰歷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點起床，窗外下着濛濛的時雨，料理行裝等件，趕赴北站，衣帽盡濕。攜女人兒子及一僕婦登車，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田野裏祇一片嫩綠，淺淡尙帶鵝黃。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較多，視孟東野稍爲富有，沿途上落，被無產同胞的搬運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後一點到杭州城站，雨勢正盛，在車上蒸乾之衣帽，又溘溘溼矣。

新居在浙江圖書館側面的一堆土山旁邊，雖只東倒西斜的三間舊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樓一底的弄堂洋房來，究竟寬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開始做室內裝飾的工作。沙發是沒有的，鏡屏是沒有的，紅木器具，畫紗燈，一概沒有。幾張板桌，一架舊書，在上海時，塞來塞去，只覺得沒地方塞。這些破銅爛鐵，一到了杭州，向三間連通的矮廳上一擺，看起來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滄海中間的幾顆粟米了。最後裝上壁去的，却是上海八雲裝飾設計公司

送我的一塊石膏圓面。塑製者是江山徐葆藍氏，面上刻出的是望經裏馬利馬格大倫的故事。看來看去，在我這間黝暗矮闊的大廳陳設之中，覺得有一點生氣的，就只是這一塊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 二

向晚雨歇，電燈來了。燈光灰暗不明，問先搬來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個亮一點的燈球？」方纔知道朝市而今雖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決不是世外的桃源，這樣要捐，那樣要稅，居民的負擔，簡直比世界那一國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電燈一項來說，每一個字，在最近也無法地加上了好幾成的特捐。「烽火滿天，餓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這是幾年前做過的疊秦韻的兩句山歌，我聽了這些話後，嘴上雖則不念出來，但心裏却也私地轉想了好幾次。腹誹若要加刑，則我這一篇瑣記，又是自己招認的供狀了，罪過罪過。

三更人靜，門外的巷裏，忽傳來了些篤篤篤篤的敲小竹梆的哀音。問是什麼？說是賣焜燻圓子的小販營生。往年這些擔頭很少，現在却冷街僻巷，都有人來賣到天明了，百業的凋

敵，城市的蕭條，這總也是民不聊生的一點點的實證罷？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着覺。夜半挑燈，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兩地書』來細讀。有一位批評家說，作者的私記，我們沒有閱讀的義務。當時我對這話，倒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書店來要我出書簡集的時候，我就堅決地謝絕了，並且還想將一本爲無錢過活之故而拿去出賣的日記都教他們毀版，以爲這些東西，是只好於死後，讓他人來替我印行的；但這次將魯迅先生和密斯許的書簡集來一讀，則非但對那位批評家的信念完全失掉，並且還在這一部兩人的私記裏，看出了許多許多平時不容易看到的社會黑暗面來。至如魯迅先生的談諧憤俗的氣概，許女士的誠實莊嚴的風度，還是在長書短簡裏自然流露的餘音，由我們熟悉他們的人看來，當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絕對不認識他們的人，讀了這書，至少也可以得到幾多的教訓，私記私記，義務云乎哉？

從半夜讀到天明，將這『兩地書』讀完之後，已經覺得愈興奮了，六點敲過，就率性走



到樓下去洗了一洗手臉，換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門，打算去把這杭城東隅的侵晨朝景，看牠一個明白。

### 三

夜來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像馬加彈姆式的沙石馬路上，還滿漲着淤泥，天上也還浮置着一層明灰的雲幕。路上行人稀少，老遠老遠，祇看得見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車的後形。從狹巷裏轉出東街，兩旁的店家，也只開了一半，連挑了菜在沿街趕早市的農民，都像是沒有灌氣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蕭條復蕭條，衰落又衰落，中國的農村，果然是破產了，但沒有實業生產機關，沒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樣的小都市，又何嘗不在破產的威脅上戰慄着待斃呢？中國目下的情形，大抵總是農村及小都市的有產者，集中到大都會去。在大都會的帝國主義保護之下變成殖民地的新資本人家，或變成軍閥官僚的附屬品的少數者，總算是找着了出路。他們的貨財，會愈積而愈多，同時爲他們所犧牲的同胞，當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來。結果就變成這樣的一個公式：農村中的有產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

的有產者集中大都會，等到資產化盡，而生財無道的時候，則這些素有恆產的候鳥就又得倒轉來從大都會而小都市而仍返農村去作貧民。輾轉循環，絲毫不爽，這情形已經繼續了二三十年了，再過五年十年之後的社會狀態，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會的癥結究在那裏？唯一的出路究在那裏？難道大家還不明白麼？空喊着抗日抗日，又有什麼用處？

一個人在大街上踱着想，我的脚步却於不知不覺的中間，開了倒車，幾個灣兒一繞，竟又將我自己的身體，搬到了大學近旁的一條路上來了。向前面看過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淺淺的池塘。這附近一帶，我兒時原也來過的。二十幾年前頭，我有一位親戚曾在報國守裏當過軍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陸軍小學堂裏當過學生。既然已經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牠一看吧，好在一晚沒有睡覺，頭腦還有點兒糊塗，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涼的妙藥。

天氣也漸漸開朗起來了，東南半角，居然已經露出了幾點青天和一絲白日。土山雖則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壞。湖上的羣山，環繞在西北的一帶，再北是空間，更北是湖州境內的髮

樣的青山了。東面迢迢，看得見的，是臨平山，皋亭山，黃鶴山之類的連峯疊嶂。再偏東北行，大約是唐樓上的超山山影，看去雖則不遠，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環視了一周，由遠及近，用大量觀察法來一算，我纔明白了這附近的地理。原來我那新寓，是在軍裝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係遙接着城牆，圍繞在軍裝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曉的時候，還聽見一陣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時候，還看見了一名荷槍直立的守衛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裏在想『前有圖書，後有武庫，文武之道，備於此矣！』我心裏雖在這樣的自作有趣，但一種沒落的感覺，一種不能再在大都會裏插足的哀思，竟漸漸地漸漸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 無相庵隨筆

施蛰存

### 買舊書

吾鄉姚鶴雛先生有句云：「暇日軒眉哦大句，冷攤負手對殘書」近來衣食於奔走，殊無暇日，軒眉哦句之樂，已渺不可得，只有忙裏偷閒，有時在馬路邊看見舊書店或舊書攤，倒還很高興駐足一番。我覺得這「冷攤負手對殘書」的確是怪有風味的。

上海的舊書店，大概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賣線裝舊書的，這就等於骨董店，價錢比新書還貴。第二種是專賣中西文教科書的，大概在每學期開始時總是生意興隆得很，因為會打算盤的學生們都想在教科書項下省一點錢下來，留作別用，橫豎祇要上課時有這麼一本書，新書有什麼關係呢。第三種是賣一般讀物的西文書的，也就是我近年來常常去消

這那麼十幾鐘的地方。

在中日源戰以前，靶子路虬江路一帶很有幾家舊書店，雖然他們是屬於賣教科書的，但是也頗有些文學藝術方面的書。我的一部英譯莫泊桑短篇小說全集便是從虬江路買來的。

西文舊書店三間大概都不是版本專家，所以他的書都雜亂地堆置著，不加區分，你必須一本一本的翻，像淘金一樣。有時你會得在許多無聊的小說裏翻出一本你所悅意的書。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網本『魯拜集』就是從許多會計學書堆裏發掘出來的。但有時，你也許會翻得雙手烏黑而了無所得。可是你不必抱怨，這正也是一種樂趣。

蓬路口的沐福書莊，老闆是一個曾經在外國兵輪上當過庖丁的廣東人，他對於書不是很懂得。所以他不會討出很貴的價錢來。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經從他那裏以十元的代價買到一部三色插網本魏爾倫詩集，皮裝精印五巨冊，實在是便宜的交易。

說到這部魏爾倫詩集，倒還有一個好故事。望舒買了此書之後一日，來了一個外國人，

自稱是愛普羅影戲院的經理。他上一天也在添福書莊看中了這部書，次日去買，才知已經賣出了，他從那書店老闆處問到了望街的住址，所以來要求鑑賞一下。我們才知道此公也是一個「書淫」，現在他已在愚園路和他底夫人開了一家舊書舖。文學方面的書很多，本報的讀者假如高興去參觀參觀，他一定可以請你看許多作家親筆簽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貴的書籍的。他的定價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兒小說集 *Something Childish* 祇賣十五元，大是值得。因為這本書當時祇印二百五十部，在英國書籍市場中，已經算是罕本書了。

買舊書還有一種趣味，那就是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題字和藏書帖 (*Exlibris*)。我的一本愛德華利亞的「無意思之書」本來是一種兒童用書，裏頁上却起着：

To John

Fr. his loving wife Enza

X'mas, 1917

從此可以想像得到這一雙稚氣十足的伉儷了。藏書帖是西洋人貼在書上的一張圖案，其意義等於我國之藏書印，由來亦已甚古。在舊書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精緻的。去年在吳淞路一家專賣舊日本書的小山古書店裏看見一本書中貼着一張浮世繪式的藏書帖，木刻五色印，艷麗不下於清宮百美圖，（即『金瓶梅』插繪）可惜那本書不中我意，沒有買下來。現在倒後悔了。

## 鮑喬諧話抄

鮑喬(Boccaccio)意大利十四世紀諷刺家，生於一三八〇年。所著有『諧謔小話』一卷，體裁頗似我國之『笑林廣記』，調侃教士，文人，貴婦，豪商，殊爲雋永。頗有猥談，而不狎褻。文學上自有此種別才，在英則爲司惠夫特(Swift)在法則爲伏爾德(Voltaire)爲拉布萊(Rabelais)，在我國則湖上李漁，差可比擬。今抄譯鮑氏小話數則，以餉讀者。



一位貴婦人，她底丈夫是做公使的，出門了好久。一天，一個郵差去問她有沒有信寄給她丈夫，她回答道：「你叫我怎樣能寫信呢，我丈夫把他的筆帶走了，祇賸了個空墨水壺在家裏。」

有一個住在莒瓢城裏的人，名字叫做約翰，他很煩悶，因為想不出一個方法來偵探他的妻子究竟有無外遇。後來，他絞盡腦汁，才想出一條妙計來。他自宮了！這樣以後，如果妻子再會得生出孩子來，那麼她一定是犯姦了。

在卑爾果拉鄉村裏，有一個山裏人將要和他的一個隣舍家的姑娘結婚了，但是他仔細考察了一番之後，他推說那位姑娘太嬌弱太年輕，不要了。可是她那呆笨的父親却回說：她已經長成得教你不相信呢，事實可以證明，她已經替我們教區裏的那個教士生過三個孩子了呢。

米蘭王子巴那波，極好女色。一天，他正在御花園裏的一個隱僻的地方，和一個他所寵愛着的女子調情。不意來了一個教士，一個聽懺悔詞的教士，因為他智慧明睿，經驗豐富的緣故，他有自由接近王子的權利。巴那波頓時臉紅起來，覺得十分窘迫。可是他立刻就想出一句險惡的話來問那教士：「倘若你也有這樣一個女士在你床上，你將怎麼樣？」那教士立刻回答道：「我自然很明白我該怎麼樣，可是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樣。」這回話就平息了王子底煩惱。

一個弗勞倫斯人，出門在外。年底才回家，他妻子正在分娩。於是他疑心妻子不貞了，他就去詢問一個富有經驗的鄰家老嫗，天下有沒有懷孕十二個月才生產的孩子。那老嫗回答道：「自然有的，倘若尊夫人在受孕的那一日曾經看見過一頭驢子，她使得懷胎十二個月才生產，像驢子一樣。」丈夫聽了此話，居然相信，十分感謝老嫗，解釋了他底疑慮，免得妻

子出醜，他終於欣然地做了那孩子的父親。

弗勞命斯有一個少婦，癡獸獨絕，分娩時，嬰孩久不出。助產婦秉一燭，爲之探視，婦呻吟曰：「那邊也看一看，因爲我丈夫有幾回是在那裏工作的。」



## 解悶隨記

凌淑華

一

某日『晨報副刊』登了一段陸某對於泰戈爾感想，中有一句論到泰氏到華情形，據說老詩人無論到那一國，都被許多婦女歡迎，到華則大不然，因他「土面灰髮」（原文如此）不能動中國女子欽慕之情，以彼所知，「千金麗質，與泰氏週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原文如此）我想陸某原意未必真說中國女士惟知愛敬「華年玉貌」的詩人，「土面灰髮」的則受冷落，因此事甚明，無待辯解。但因陸某所用字句及文法先後關係，則確相反。我初讀此段，心中非常難過。中國女子與泰氏週旋者，確不止林小姐一人，不過「麗質」與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們不是「麗質」便可以連女子資格也取消嗎？中國女子雖不愛出

風頭，像西洋太太小姐那樣熱烈歡迎，可是我知道北京中等學校以上的女子，已經有幾羣下請帖請過泰氏。我爲這樣動議，已經用了一下午工夫代同學寫請函，爲大家說泰氏贊成寫中國有文學價值的信，所以我很鄭重的寫了中文，句句話求他不落俗，然後又翻譯成英文。泰氏却也很知趣，親筆回了一封道歉的信。憑在下用的工夫並諸同學情況，陸某的話，如果有心那樣說，「那裏沒有屈死鬼？」（招待泰氏并不算一件什麼美事。）

## 二

近年因男女同學或社交公開的緣故，北京時下少年學會了「二毛子」一樣永遠流行性病，就是給美麗女子寫愛慕的信，不管認識否，不管有效否，僥倖一入玉人妙目，便動玉人芳心，真是可笑可憐的很。大昨日有一個美國女友和我說，聽聞某小姐接了一個人二百封情書，未回隻字，面現艷羨之色。我說接了一百封的也不少，某小姐就是一個榜樣，她也沒回一語，這幾個我都認識，並非謠傳。敝友很現奇異之色，說：「爲什麼你們中國女子都如此狠心呢？」我說：「並不是中國女子狠心，因爲二百封信不過用兩圓郵資，連信紙，就算頂好

的，也不過花上五六元，再用些絲帶也不過一二圓，統共不過十塊洋錢，他要去換人家「千金麗質」，未免太上算了，天下那有這樣便宜事？（美國人最明白銀錢數目，所以我用此比喻。）我說到此處，旁邊一位外國中年男子，點頭微笑道：『中國女子到底比我們女子心眼多！你說的真對，女士！』

### 三

林玉堂先生某日發表一篇文字，說知「幽默」如同飲「鐵觀音」茶，意謂識飲者則知其味雋永。我想「鐵觀音」還有許多人沒喝過，比喻須叫大多數容易了解才收效果。『清口（一些不參雜他種食物）空腹（餓也）吃燒餅或白米飯，另有一種妙味。』這個比喻比「鐵觀音」容易明白些；因為無論南省人或北省人，窮的也許富的（世上自然窮多富少）大都有這經驗。金聖嘆將死時，由獄卒帶回一信給他長子，獄卒很鄭重的拆開看，以為必有什麼祕密在內了。誰知生嘆却至死也和「爲官的」開頑笑呢。內寫字示大小兒知悉，黃豆和鹽菜同喫，大有胡桃風味。獄官持信半日不解，咳，這是何等「幽默」！不知林先生亦算這

樣笑語是「鐵觀音」不呢？

四

今日聽人家說一首用粵音寫的咏史詩，題爲「項羽」，雖土語難懂並不雅，但其神情頗有可道之處：

咁高咁大咁巍峨（稱道他軀幹魁梧）臨死之時尙唱歌。三尺咁長鋒尾劍。八千靚仔（美子弟）後生哥（年青人）既然拚死爭皇帝。何必瀕噏（忙也）殺老婆（虞姬）若果烏江唔鋸頸（自殺也）漢兵追到屌難疴。

五

俏皮話也就常弄到是刻薄話，雖然招人聽，可是每被有心人厭惡終身。說的人雖快一時之意，却受終身之累。昨聞人道及梁星海（前清一代文豪）軼事，某鉅公新成詩集欲付印，請梁評定，良久，梁願左右而還詩某鉅公並道：『詩，平仄甚調。』左右微笑，而某公面容失色，急辭歸，從此梁之窮愁潦倒不得志於時，皆某鉅公玉成之云。辜鴻銘亦作同樣俏皮事，



世凱聞人道辜奇才，召見辜。云：我特備一書，送呈大總統。袁解包一看，見是普通用四書一套，面色立改，不發一語。辜退後，袁顧左右說：『辜某真是瘋子，估量我不明送四書的用意嗎？』從此袁頗銜之。一部「紅樓夢」大都對於愛說俏皮刻薄話人痛下針砭，黛玉、鳳姐、晴雯，都不得其死。金聖嘆更是最確實的一個榜樣。

此時我忽想起「幽默」(Humour)裏常不免有俏皮刻薄話在內。如此，林玉堂先生提倡牠，豈不危險嗎？我想林先生本意決不如此。他提倡的不是對人問題的「幽默」，多半是對物或對已過去人或不相妨害人的「幽默」。有一天見着林先生，或者可以細細請教一下。

一九二四年，夏日。



# 不除庭草齋夫談蒼

陶知行

## 不除庭草齋夫

好幾年前，我見着曾國藩寫的一副對聯，先看下聯，是：『愛養盆魚識化機，』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魚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那一處不可以認識它們的化機，何必要把活潑潑的魚兒捉到盆裏來呢？盆是魚的監牢；盆魚是上了枷鎖鎖拷的囚犯。現在捨掉江，河，湖，海之大而要在監牢式的小盆裏追求造化之機，不但是違返自然，而且是表示度量之狹隘。我素來反對籠中養鳥，所以不知不覺的對於盆中養魚，也發生一種深刻的不滿。我便帶着這種不滿意的態度去看上聯。我見上聯寫的是：『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連叫幾聲好，歡喜得把心裏的不滿都忘掉了。從此我便想用這個意思來造一座齋舍，稱它爲不除庭草齋。但是

吃着早餐愁晚餐的人那有餘款造房子退一步想，齋主雖做不成，何妨做個齋夫好？就這麼說，這個不除庭草齋夫的頭銜，恕我自封了。需要齋夫的人們，請看清這個名字來找我；否則你要除草，我不除草，弄僵起來，怎麼辦呢？

### 一碗麵的代價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帶着餓肚到新麥倫影戲院看影戲，乘着休息的十分鐘，走到門口，下了一碗麵吃。這碗麵費了十四銅板，連煮帶吃只用了五分鐘，可算是經濟極了。看看還有五分鐘，便乘機問麵攤營業的情形。攤販姓沈。警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計二元，月納巡捕房照會捐二元。每月可賺三十元。我說，你的進款比鄉村教師還要好一點。他說，「苦來些，」每天深夜四點鐘回家，早上七點鐘就要出來買材料，準備一天賣的麵餃，如果不是這樣，一家人便不能活。我看沈君臉色黃瘦，確是辛苦太過的結果，十四個銅板一碗的麵，雖是平民的午餐，但是另一平民的康健換來的。今年想起此事，發生無限感慨，便寫了一首詩想送老沈，但老沈已是不知去向了。

「新愛倫門前麵一碗，  
化了一十四個小銅板。

攤販名字叫老沈，

自做夥計與老板。

每月可賺三十元；

教師不如擺麵攤。

那知他說「苦來些，

一夜祇睡三點鐘；

若要多睡一刻兒，

兒女凍餓誰做東？」

將他從頭望到底；

一株枯樹立秋風。

不除庭草齋天談蒼

麵兒代價我知了，

不是紫銅是血紅！

### 老吳的白話文

一天我在弄堂中遇見老吳擺着一個山芋攤子，備有馬，牛，羊，雞，犬，豬六種竹籤代表六等獎品。我看見那個豬字，疑他已經受了新文學的影響，却又見那犬字便疑他對於老文學還有眷念之情。我因好奇心便問他改「豕」不改「犬」之緣故，才知道他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不澈底之文學改良家。這是我送老吳的一首遊戲詩：

「老吳賣山芋，

抽籤定贏輸。

籤分「馬」，「牛」，「羊」，

又有「雞」，「犬」，「豬」。

勸將「犬」改「狗」。

他說要依書。

我說書中「豕」

不是你的「猪」

好像小脚婆，

想做大脚姑。

數數桃和李，

老吳勝老胡。」

### 史督師對國民訓話

史督師可法雖是死了二百八十六年，但是他的精神沒有死。他還在我們當中活着，永遠的活着。請聽一聽他的訓話吧！

二百八十年前，李自成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清兵入關破李自成，據明朝而有之。南方將領議立福王，史公被馬士立等所忌，自請爲督師出鎮淮陽。他祭二陵，畢上疏對福王說：

『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懣，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

當時南方諸臣不自覺悟，將亡國之罪盡推在北方諸臣身上，而史公獨說公平話：

『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

十一月清兵入宿遷，還攻邳州，他又上疏說：

『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

在同疏裏又說：

『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之恥也。』

我們現在看了這番話，該作何感想？現在是民主國，以國民代君，以公僕代臣，則史公所說的話還有那一句不切中時弊呢？

公元一六四五年四月十五清兵進攻揚州，史公孤軍血戰十日，多鐸五次致書勸降，都



不啓封，城破自殺未遂，被清兵執去，多鐸相待如賓，口呼先生，說：『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史公怒說：『頭可斷，身不可屈！』

這是史督師自己實踐的最後一句話，也就是他對中華民族億萬年不朽之遺囑。我們可忘記沒有？

『明史』稱史公『短小精幹，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我們看了這段話便知道史公之忠義報國，不是偶然的了。明朝之亡，原因很多，主要的是主庸臣貪；史可法太少，而魏忠賢，吳三桂輩太多；魏忠賢，吳三桂輩起得太早，而史可法起得太遲。中華民國之史可法有幾位？這要等到什麼時候纔出來呀？

### 小孤山

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乘船經過江西之小孤山，口吟兩絕，向它表示我的敬意。

(一)

誰說孤山小？

脚根立住了。

號令長江水：

「東流兩邊繞！」

(三)

誰說孤山小？

年紀忘記了。

東西往來舟，

浮沈知多少。

農夫之聲

四年前，孫仲香唱保定「農夫歌」，聲調悲壯，令人奮發，可惜原著之詞不能宣達歐中精神。我早想依調另製一詞爲現代農人一鳴不平。去年適有友人從中原與西北考察回來，

對該地農人生活和我說得很詳細。據這位朋友說，山東、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等目耕農不願自己有田地。何以呢？因為在天災人禍中，有田不易耕種，還須納糧。錢糧不但是一個錢不能少，而且是寅年要納卯年糧，不，寅年要納午年糧。有的地方拿田契送人也沒有人要；沒有人要，只好跪章利，賣兒女去納糧。雖然自己有田還是代較富的地主耕種。這又是什麼道理？因為代人耕種，每日尙可得工錢餬口。若是自耕，則必等到秋收，始有米吃。人早已化爲白骨了，所以不得不弄掉自己的田去耕別人的田。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啊！我聽了這番話便依保定『農夫歌』調爲我們的不幸的同胞寫一幅小影：

「穿的破布衣；

吃的草根麵；

背上背着沒賣掉的孩兒，

餓煞喊爹爹。

牽着牛大哥，

不除庭草齊夫談蒼

去耕別人田。

太陽晒在光頭，

心裏如滾油煎。

九折三分

駝利納糧錢。

良民變成匪，

問在何處伸冤？

人間蝗虫飛滿天！

飛滿天，

無有農夫誰能活天地間？

「未」之命運

聽說日攻馬占山，

日軍未入山海關，  
山海關內還有關，  
關外不如關內歡。

聽說日軍將入關。  
日軍未上紫金山。  
紫金山下滿江水；  
船夫袖手看船翻！



# 有不爲齋隨筆

林語堂

## 新舊文學

文學本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別。現在所謂新舊文學，不過謂白話與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實這都不是新舊文學之分野界線。文言白話，只是表現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猶如畫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書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還是毫末問題。凡能盡孟子所謂辭達之義，而能表現優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學。近日新舊文人好相輕，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俠舊小說，老學究看不起『鴛鴦蝴蝶』新文學（借用魯迅先生語）都是內含問題。若張恨水之『啼笑姻緣』雖用白話寫來，只好歸入舊文學，若『浮生六記』雖用文言，不得不視爲新文學。舊文學之病，在於所寫不是忠孝節義的爛調，便是傷春悲秋的艷詞，或是僧尼妖怪

之談屑，一則專學古人，少有清新氣味，二則與我們情感相差太遠，所以不得不舊。各家文集，翻來檢去，無非些陳腐之『賈生論』，『懜懜的』，『治河策』，『纏足式的詩詞』，應酬式的墓誌，及半迷信的筆記，求一周秦諸子豁達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見解的紀曉嵐，在他感覺處處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志不著書時，已代舊文學宣告死刑。

近讀豈明先生『近代文學之源流』（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把現代散文溯源於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書店有沈啓无編的『近代散文抄』專選此派文字，可供參考）而將鄭板橋，李笠翁，金聖嘆，金農，袁枚諸人歸入一派系，認爲現代散文之祖宗，不覺大喜。此數人作品之共通點，在於發揮性靈二字，與現代文學之注重個人之觀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獨特，且類多主張不摹倣古人，所說是自己的話，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志的』，『抒情的』，所以以現代散文爲繼性靈派之遺緒，是恰當不過的話。由於性靈之培養，乃有豪放之議論，獨特之見解，流利之文筆，綺麗的文思，故能在紀曉嵐宣告死刑之舊文學，覓出一條生路。



於此尤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們一看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張謇、金生、鄭板橋、袁子才，都是很明顯的例。英文散文始祖喬索，散文大家梭夫特，小品文始祖愛迭生，或渾樸，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實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襲陳見的文章，袁伯修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人若拿定念頭，不去摹擬古人，時久日漸，自會有他的學問言語。

### 文章無法

八股有法，文章無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中國學生，舊的好學桐城義法，新的好讀修辭學科，研究文學的學生，必要求演講『文學概論』，都是因為不知所云。西國教授，亦好編『大學作文』課本，告訴人『每段須統一』，『各段意義須有演進』，都是向低能說話。其實文章體裁，是內的，非外的，有此種文思，便有此種體裁，意到一段，便成一段文字。凡人不在思想性靈上下工夫，要來學起承轉伏，做文人，必是徒勞無補。章學誠說得最好：『詩之有音節，文

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笑啼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他又說：『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情，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諸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冥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文學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袁子才曰：『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以爲不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法也。房瑄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瑄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書茅氏八家文選』）茅坤一本『不得要領』之『八家文選』，不知誤盡天下幾許蒼生。

金聖嘆本爲吾所佩服，惟少讀所批『水滸』，專在替施耐菴算『一伏』、『二伏』、『一承』、『二承』，嘖嘖稱嘆，試問施耐菴撰『水滸』行文時，果曾知其爲一伏二伏乎？若不然，則所謂筆法，並無真實意義。且學了起承轉伏的人，便能撰一本『水滸』嗎？耶律大學費羅

伯司教授 William Lyon Phelps 專治近代小說，其下『小說』定義也不過說“a good story well told”（好的故事說的好），再清楚沒有，甚可給求學『小說概論』的大學學生做常頭棒喝。西方表現派如克羅遮 Cross 斯賓干 Spingarn 及中國浪漫派之批評家如王充，劉勰，袁子才，章學誠，都能攬住文學創造之要領，可以說是文章作法之解放論者。惟其知桐城義法之不實在，故尤知培養性靈之可貴。關於此派議論，可參觀作者一新的文評（北新書局）序文。

## 國文講話

國文是中國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國人言之，不必說中國二字，大家已可了解。這樣講，國文二字所以與他國釐行文字別，與國醫，國馬，國食義重在國字同。所以怎樣才像中國人的文章，便就是國文，反是便不是國文。比如馮玉祥從前通電，罵吳稚暉爲「蒼髯老賊，皓首匹夫」，我們便覺得這不是國文，因爲太不像中國人的說話，不合中國通電體裁。張學良下野通電，謂：「有生之日，即報國之年」，我們讀來，很像中國人的話，便是得體國文。

嘗謂中文之所謂「通」便是西文之所謂 *Idiomatis* 通非通，乃合語言習慣問題，而非文法問題。凡合中國語法，或語言習慣者皆謂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雖無主詞，然既合語言習慣，便可謂之通。又如魏國公太師秦檜割地通和時，作一篇『救河南州軍文』，未遑大金功德，兀突認爲國文不通，檜乃令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於是兀突認爲這是很通的國文，因爲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國語言習慣。

一國文字，爲一國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現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因爲特別關係，讀書成爲特種階級的專利，所以文章益趨巧妙，而所謂文章之含義，尤爲特別。大概有翻截文章之意，有條理，有文彩的，才稱爲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國有之，西文 *Belles Lettres* 去文章之義尙遠。比如「不抵抗」便是白話，「長期抵抗」便有文彩，是文章；「不攘外」便是白話，「先安內」便有文彩，是文章。這種國文，都是蟹行文字所無。至於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師出有名」或弔民，或伐罪，當其出師表做好時，如能文從字順，辭達義安，文人

便大家爭相傳誦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義法的平民而已。

### 茲舉國文作法須知三

①曲達 孟子言辭達而已，自爲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僅可爲賢聖上智言之。因爲達固妙，然吾輩既非賢聖，所欲達之言，也許平平而已，故僅達不能爲文，必須加以文彩。於是荀子進一步，主張「曲得所謂。」『非相篇』說：「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卑污傭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非非明，是非非明，便無「曲得所謂」之妙，所以終身爲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納」的文章的。

②吞吐 野蠻人打仗，擒一個，吃一個，向無所謂欲擒故縱，於是永遠享不到七擒孟獲的榮耀。在打仗之擒縱術，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術。上引馮玉祥含血噴人鋒芒太露的話，論者以爲欠涵養，馮氏至此吃其虧，乃不知吞吐所致。盡言招過，古有明訓，故善行文者必不盡言，留個半截，爲將來見面餘地。故行文須多用「然而，」「則亦，」「假如，」「亦可」等字

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將來享用無窮，是爲君子。

◎輕鬆 行文忌急，忌露，忌衝口而出，上端已經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養性，讀萬卷書，胸懷豁達，是謂之涵養。言者心聲而已，所以要做中國人文章，必先有中國人心地。故行文首須養生，飼鵝種菊，觀雲賞月，心地輕鬆，然後自我觀之，世事如浮雲，收回東北固好，奉送四省亦無妨。至此境地，然後輕舒皓腕，聊搦管城，於拇指與中指之間，不疾不遲，不重不輕，靠毛筆與白紙之接觸，靜悄悄的一字一字寫出，如隔岸觀火，評論是非，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適，毋必，似戰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讀之雖悲壯，右派讀之亦溫和，再引一兩句王陽明「治心」做點綴，也就十分古雅。

三法：曲達又可稱烘雲托月法，吞吐又可稱龍翻鳳舞法，輕鬆又可稱隔岸觀火法。三法工夫煉到，便成中國文人。

# 白屋聯話

劉大白

## 一 聯語是什麼？

聯語是什麼東西？——聯語是律體的文字，是備具外形的律聲的文字。它備具整齊律，參差律，次第律，抑揚律，反復律，當對律和重疊律；凡是中國詩篇底外形律，它無一不可以備具。所以單就外形而論，它實在可以說完全是詩的。至於它底內容，雖然一部分是教訓式的格言和頌贊式的諛詞等，但是大部是寫景的和抒情的，合詩篇底內容一致；所以它總不出詩篇底範圍，可以說是詩篇底一種。

它底特性，是形態，腔調和意義底兩兩對稱，是中國所獨有的。因為中國底語言，是孤立的，沒有語尾底變化；中國底文字，是單音節而一個音只有一個形態的；所以可以作成整齊

地對稱的型式。在形態上，兩停或兩組相對，兩停或兩組的字數，一定是整齊的。在腔調上，兩停或兩組相與間，相當的各個字，大體是用抑音和揚音兩兩相對；至少是各停或各組末一字底抑揚，是嚴格地必須相對的。在意義上，兩停或兩組相與間，相當的各個位置上，常常是取意義相同的或相類的或相反的字，使它們兩兩相對。如果不是這樣，那末，一定是在一停或一組中間，自己備具了相對的型式，所以有此例外了。

還有一個禁例，是在相對的兩停或兩組間，不準有一個重出的字。說得明白點，就是前停或前組已經用過的字，後停或後組不準再用（除有時前後兩停或兩組在相當的同一個位置上同用「之」字之類）。至於一停或一組底本身，可以用重出的字；但是前停或前組既然用了重出的字，後停或後組在相當的同一個位置上，必須也用另一個重出的字去合它相對。不過有些特別的聯語，兩停或兩組間在相當的同一個位置上，交互地使用重出的字；例如前停或前組底第二個字，重出於後停或後組底第四個字的位置上，同時使後停或後組底第二個字，也重出於前停或前組底第四個字的位置上；這樣交互地重出，也是許



可的。總之，聯語是嚴格地使用整齊律和當對律的。

## 二 聯語底起源和發展

向來以爲聯語是起源於宋代初年後蜀孟昶底——

新年納餘慶，

佳節號長春。

的桃符的；然而這不過是因爲他只做一聯，寫在紙片上或木板上而黏貼或懸掛在門上，似乎最初正式地成爲聯語罷了。其實追溯它底真正的起源，實在起於六朝時蕭齊永明年間沈約王融周顒謝朓等確定四聲，創爲所謂永明體的詩文以後。

那時候的詩篇和駢文中，充滿著聯語，不過不是只做一聯，而且抑揚律也不會嚴格地使用罷了。到了唐代，正式的律詩，律賦和四六文形成以後，聯語底使用律聲，更是完備了。使用律聲，作成聯語的習慣，已經有了五六百年；到了宋初的孟昶，把它從律詩中提出來，單獨地作成這麼一聯，黏貼或懸掛在門上，作爲妝飾品，是很自然的趨勢。如果再追溯上去，東漢

以後，文體漸漸由散趨駢，三國晉宋，詩篇也由散趨駢，其中包含著的聯語，也是不少；而古代散體的詩文中，可以認為聯語的，也隨處可以擷取；不過不是有意識地嚴格地使用律聲而作成聯語，只是偶然的成就了。

孟昶底桃符，只是五言的；後來漸漸發展，六言七言八言九言……乃至數百言的長聯都有了。這種發展，大約是從元明之間起的。相傳明初的中山王徐達，曾經自己做成了一組前組的長聯，懸賞徵求後組；所以這時候就有長聯了。明代中葉，因為世宗崇奉道教，又有所謂青詞的，也是長聯一類的東西；嚴嵩和徐階之流，都是以善作青詞得寵的。大約長聯底形成，雖然由於聯語自身底演進；但是合八股文也有多少的關係。因為八股文是以每兩股兩兩對稱的，也相當地使用律聲的；不過不十分嚴格罷了。一般的八股文家，拿著做八股文的手段，移用到聯語上來，長聯自然很容易地形成了。

聯語又有很短的。五言以下，四言聯是常見的；至於三言的二言的，大概都不是黏貼或懸掛的，而只是表現工巧的技術，並且有時帶著滑稽遊戲的性質，以作談助的。這也是後來

的發展。但像溫庭筠底以『金步搖』對『玉條脫』，唐代也已經有這一類聯語了。

清代盛行的詩鐘，大部是七言的，不論是嵌珠格或籠紗格，也都是聯語底一種。

### 三 西湖花神廟底疊字聯

詩篇中多用疊字，最早是『毛詩』，其次是『楚辭』以及漢代的『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後來元曲裏面，更是很多。至於連用疊字，最脛炙人口的，要算宋代李清照底『聲聲慢』詞；開手就用『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七組疊字，後面又用『點點滴滴』兩組疊字，一般人都說它是絕唱；但是這還不過是連用疊字，而不是純用疊字。後來純用疊字的，有元明間人底『天淨紗』小令；但是似乎都不很自然。

杭州西湖花神廟，有一付純用疊字的聯語，是——

紫紫紅紅，處處鶯鶯燕燕；

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是比較地自然的。這付聯語，不但是純用疊字，而且也可以說是回文的。如果倒讀起來，便成

燕燕鶯鶯，處處紅紅紫紫；

朝朝暮暮，年年雨雨風風。

然而這一類作品，只好偶然碰到這種題材，恰好做成這樣；如果有意摹仿它，硬要如此做，便是『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 四 人名滑稽對

清代末年，和民國初年有些『有閒階級』常常拿人名和人名或人名和非人名相對。如『何壽金壽何金壽』對『杜瑞聯聯杜瑞聯』都是當時京官的人名。又如交通系的『葉玉虎』對當時北京名妓『花金鴻』；葉玉虎別署『葉譽虎』而花金鴻也別稱『花驚鴻』仍是相對。這些都是以人名對人名的。又如『朱適然』對『赤奮若』、『朱鳳樓』對『白鴿票』、『翁同書』對『子不語』、『張之洞』對『陶然亭』、『烏拉布』對『紅繡鞋』、『烏拉喜崇阿』對『鴻飛遵遠渚』、『岑春煊』對『川冬菜』、『陸鳳石』對『山

雞絲，』『岑春煊拜陸鳳石，』對『川冬菜炒山雞絲，』『湯蟄仙』對『油炸鬼，』『朱介人』對『赤髮鬼，』都以不倫的名詞或成語合人名相對。這些都是以人名對非人名的。

相傳清代阮元友某省學政的時候，在試場中看到有一個應試的幼童，很是聰明敏捷，文章也做得不錯；他便問他說：『你能對對子嗎？』幼童說：『能。』阮元說：『那末，「伊尹」對什麼？』幼童應聲說：『對大人。』阮元一想，真對得工整而且現成，就給他取入了學。這也是以人名對人名的。

還有一件相類的故事：清代熊伯龍放某省學政，也在試場中看到一個應試的幼童，年紀很小，頭上的劉海髮鬢，披在項上，合獅子狗一樣；他覺得他很可愛，便給他對了好幾個對子，都是應聲而答，而且對得很工巧。最後，他摸著他底頭髮說：『獅子狗，』幼童應聲說：『對大人。』熊伯龍聽了，一時還沒有懂；後來一想，才知道自己合小孩子開玩笑，反被小孩子開了玩笑去了。這也是以人名對非人名的。

清末曾稽人章友梅，在同縣金午橋家教書。金午橋知道他很能對對子；有一天對他說：

「先生，我有一個對子請你對！」章友梅說：「什麼對子？」金午橋說：「『石子路』——章友梅立刻說：『對你。』金午橋接着說：『子路是個人名。』章友梅說：『難道你不是人嗎？』這是以人名對非人名，而非人名中仍包含著人名的。」

亡友任瘦紅，很喜歡弄這些小巧的玩意兒。有人以『魚雷艇』三字使他作對，並且說：『這是殺人利器，要用同類的物名作對才行。』他就說：『烏煙槍；恰好也是殺人利器。民國三四年間，他在紹興禹域新聞社當總編輯，社中有一位編輯金九如，做起文章來，常常別署洒儒。瘦紅就把『穀道』對了『洒儒』。還有一位編輯，叫做『余笑予』，他給他對了個『孤哀子』；那位余先生，因為還是父母俱存，幾乎合他鬪起來。又有常常到社裏來的兩位客人，一位叫陸桐笙，一位叫朱菊堂。他把『水竹管』對『陸桐笙』，『白蘭地』對『朱菊堂』；後來竟成了他們底渾名。

這些人名底滑稽對，雖然都是些遊戲的小巧，當然不是聯語底正宗；但是妙在現成而富於滑稽的意味，所以也是比較有趣味的。

## 五 朱瑞 輓 聯

民國四五年間，浙江將軍朱瑞，替袁世凱屠殺革命黨人，向袁世凱稱臣勸進；於是袁世凱封了他一個侯爵。後來浙江獨立討袁，他被一班豎討袁旗幟的軍人們轟走了，逃往天津，不久就死了。他底靈柩，從海道運回原籍海鹽；有一位他底同鄉某君，給他做了一付輓聯：

閨中悔作封侯夢，

海上空歸望帝魂。

不但恰切他底身世，而且工整雋妙，似憐似惜，似嘲似諷，於譏刺中含有無限感慨，的是上品！

## 六 輓 王 金 法 聯

嵎縣人王金發，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一月（即清宣統三年辛亥九月）於紹興已經光復之後，帶了一二百人，到紹興重新光復，組織起紹興軍政分府來，自稱紹興軍政分府都督。那時候的紹興軍政分府，對於浙江軍政府，差不多完全是獨立的。後來省城方面，費了許多

斡旋，才把他底軍政分府取消了。取消之後，他就跑往上海，揮霍他鐵箱中的紹興脂膏。二次革命起來，他也跟著革命先烈陳弄士先生，做攻擊製造局的工作。失敗以後，他被袁世凱通緝了；可是不久他就向袁世凱自首，准予取消通緝。有人說他底自首，是一種策略；又有人說他被袁世凱所收買，竟充當了袁世凱底偵探；還有一說，是說段祺瑞（當時的陸軍總長）準他自首，是想利用他反對袁氏稱帝的。總之，善善從長，咱們不願刻求既死之躬，姑且認第一和第三兩說是可採的，也是不妨；因為他畢竟是被袁世凱所殺的。

他以爲既經袁政府准予自首，便不妨了，所以堂堂皇皇地跑到杭州來，去見將軍朱瑞和巡按使屈映光等。不料朱瑞打電報去問袁世凱，應該把他如何處置；而袁世凱底回電，竟是叫朱瑞把他殺掉。當時有一種傳說，說是陸軍部底回電是叫朱瑞讓他自由；而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底回電，却是要殺；所以有前邊第三說的揣測。

袁世凱死了以後，他底親朋們，給他營葬於西湖某山。有人叫我給他代做一付輓聯：  
生未及見北極新朝，與洪憲皇帝勢不兩立耳。



死猶得葬西湖片土，問興武將軍有此一坏無？

因爲他被殺的時候，袁世凱還沒有稱帝；而將他執行死刑的興武將軍朱瑞，却連葬在西湖的福分也沒有。咱們如果取前邊的第一和第三兩說來作他底蓋棺定論；那末，前組的話，也不見得是過分的恕詞。



# 文藝隨筆

夏丐尊

## 作家的妻

「你真是幸福的女人啊！」

「爲甚麼？」

「嫁了那樣的大作家，很愉快吧。」

「作家這東西，與其和他接近，遠不如讀他的著作來得有趣哩。」

這是阿支巴紐夫『嫉妒』中的一節，向日談了也不覺得甚麼。近來因了時興作家相會，認識了不少的作家，有時還得會見作家的夫人，每每令我想起這話來。

## 小說的開端

小說的開端，是作家所最苦心的處所，凡是名作家，無有不於開端的文字加以慘淡經營的。

在日本的作家中，我近來所耽讀的是島崎藤村氏的作品。島崎氏在文章上的造詣，實堪驚歎，他的開端的文字，尤爲我所佩服，隨舉數例，如：

「蓮華寺是兼營着寄宿舍的。」

「破戒」的開端

「橋木的家的廚房裏，正在忙着做午飯。」

「家」的開端

「拿到鐘表店裏去修的八角形的掛鐘，又在室內柱間，依舊發出走聲來了。」

「出發」的開端

甚麼說明都不加，開端就把閱者引入事情的深處，較之於凡手的最先敘景，或介紹主人公的來歷等的作法，實在高明得多。

藤村是個自然主義作家，這種筆法，原也就是一般自然主義文學的格調，並不足異。但在藤村却似別有所自。藤村在其感想集『待着春』中，有一節就是說着這小說開端的文字。

片上仲君的近著裏有一卷託爾斯泰傳。其中有託爾斯泰家人共讀普希金的小說一節：

「恰好託爾斯泰進來了，偶然拿起書一看，翻開着的恰是普希金的某散文的斷片，開端寫着「客人羣集到村莊來了。」託爾斯泰見了說：「開端要這樣才好，普希金才是我們的教師，開始就把讀者誘入事件的中心趣味。如果是別個作者，也許會先細寫一個一個的客人，可是普希金却單刀直入地進入事件的中心了。」這時在旁有一個人說：「那末請你也像這樣寫了試試如何？」託爾斯泰立刻走進自己的書齋裏，把『安那卡萊尼那』的開端寫好了。這書初稿的開端是「阿勃隆斯希氏的家裏甚麼都騷亂了，」到了後來，才像現在的樣子，上面又加了，「凡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

的家庭，皆各別地不幸」一行的前置。」

讀了這，託爾斯泰所求的東西，大概可窺見了吧。又可知道這並不是偶然的事了。吧，愛託爾斯泰的不應讀他的著作，還應求他所求的東西。

『普希金才是我們的教師，』覺得這是託爾斯泰的良言。

看了這段記載，可恍然於籐村文章上的見解，他的作風的所以如此，實非無故。對於託爾斯泰雖如此共鳴，總不肯在文章上加主觀的解釋，這就是籐村的所以爲 *Realist* 的地方吧。

# 論文小紀

沅君

## 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

朱竹垞的『詞綜』王昶的『明詞綜』及『國朝詞綜』均於當代名家的作品之外，兼收筆記稗乘中無名氏或不著名的作者的作品，日來流覽的結果，覺得此類作品竟有許多，也可說多半，較諸名家之作品更可愛。

本來「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在社會上佔優勢的人的作品，已爲人所注視傳誦；且中國歷來之作家，多半不以爲文學家自足，而存在着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野心，而中國人對於文學作者的心理，又存有什麼以人重（此處所謂人，包含道德品性及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成見。有此種原因，無怪乎文學史上的名家，也多是廿四史中政治中心的角

色，而於所謂一代文宗之外，有許多當代及後世都不知名的大作家的。

所謂名家的作品之所以流傳千古，固不能說盡賴作者在社會上的地位，與作品自身之價值無關係，但至少這總是其賴以流傳的一部份勢力。至於在社會上視爲不足輕重的人之作品，也能流傳至今，則全賴作品之藝術的價值，不然早已化爲塵土了。所以無論其爲詩，爲詞，均是經過無數淘沙的金屑。若果身後名是可貴的，這有才而後人不知的作者真爲可憐。所以就藝術的價值方面說，就同情方面說，則此無名的作品應該重視。

不過我所謂重視，乃側重研究文藝之鑑賞方面說，因爲縱然此作者之年代都不可靠（其實中古以後年代都不可考的作品少得很），然而他總是天地間的一件藝術品；猶如晴空彩霞，無論在南在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所以我主張選文藝爲總集時，絕對應收無名的文人之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藝術方面有最高之價值，文學史亦未嘗不可選錄，以代表一代文學之精神。

### 對於文學應有的理解



閒得無聊不過，因翻案頭的『四六法海』消遣，翻到徐陵的『玉台新詠序』後，只見編者評曰：「佛統記載」陵嘗聽智者講經，因言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塗。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五不墮流俗之僧……因而推之，如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張忠定，司馬溫公，王荊公，皆鐵石心腸人，而皆有艷詞，乃知彭澤閒情，不足有瑕也」云云。這幾句話頓使我想起世人對於文學作者的誤解。

「文學是人生之表現，」這句話雖爲人所公認；但是要知人性是多方的。在這許多性之原素中，有些是得環境之幫助而得相當之發展，有許多是受環境之壓制而蘊蓄於內，看去同沒有一樣。但是他們只是潛伏而已，並且常以壓力過大而反動亦大，縱不見之於行爲，而於不知不覺間流露於言語文字；於幻想中求滿足，因之號爲清高淡泊的陶淵明作出『閒情賦』來。

世人因爲只認人性是單一的，所以發生兩種錯誤：一種是就作品中所說的判定作者的生平，一種以作者的生平來評判作品，若此作者不與作者的爲人相符，則判定不是他作

的。所以朱淑貞因爲『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語，判她有外遇（有人證明此詞不是朱氏作的，其實若就以上所說的解釋，就承認是她作的也於她的名節無損）而歐陽修的艷詞，則許多人來證明不是他作的。

總之，我並非反對以作者的生平與作品互證，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十三，十二，廿四，夜。

### 『無病呻吟』

『無病呻吟』一句話流行得真廣極了。凡是讀點文藝一類的書的人都知道這是對於文藝的一種評語。這句話用以批評那些愛說歎老歎貧的話而無真實的悲感的人的作品，委實是精當極了。不過我以爲用時大可斟酌一下。

先就病說。根據『同病相憐』一語，我知道健全人想了解病人的痛苦，是不容易的。以我想如果要判斷某人的呻吟是有病或無病，除却與他最親近的人——嚴格說起來只有他自己——外，至少大半是根據呻吟者的氣色飲食等外表。然而實際上常有許多症候

是內重外輕，雖病人的氣色飲食起居都與常人無大差異而所有的痛楚唯有病者能領略着。設若有人害了這樣的病，因痛楚難忍而呻吟下子，別的無病的人都從而加以無病呻吟的罪名，無論是誰都要覺得說這話的未免太冷酷了吧。

說到文藝上，我以為我們所根據以判斷某文藝中所申訴的顛沛流離是有病呻吟或無病呻吟的資料，是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及生活）。例如我們根據杜甫的生平，我們可以斷定他的『感時花賤淚，恨別鳥驚心』的詩句，是有病呻吟的。設有人焉，其所處的時代及其生活都與杜甫相反，而也作這類憂傷憔悴的詩，便是無病呻吟。以此推之，假如我們希望我們的判斷精確，第一步須考究我們所藉以理解文藝作者的生平的材料是否真實。但是這種材料何從而來？我以為對過去的是傳記，對於現在的（除去知己的朋友）是傳說（非屬於歷史的）。傳記與傳說絕對可靠嗎？我想多數人都要答個「不」字。因為傳記是過去的傳說，而傳說則有毀譽愛憎存乎其間，難有個真實的。我反對輕易對於文藝下無病呻吟的判決詞的理由，此其一。

縱然傳記與傳說都真實了，但人生是多方面的。決不是絕對受飲食男女富貴利達等條件支配的。俗語說，『人都有一部難看的書，』這真不錯，有些外面看着像是七寶樓的人生，說不定內部就是瓦鏢荆榛。這種人生的隱痛委實內重外輕的病，只有當局會領略着。然而文藝之可貴，即在能抒寫人之難言的痛苦或歡愉。於是許多生活闊綽的人，竟不免發出些肅殺憔悴之音。這類人知音者少，而缺乏同情的讀者反有加以『無病呻吟』之罪。呵！『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反對輕易對於文藝下無病呻吟的判決詞的理由，此其二。

文藝界的朋友們，我們寧可說某種文藝沒有藝術的價值，因其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那種冷酷的判詞千萬要斟酌用。因為世間儘有些蓄了滿腔不平之氣，而無充分表現的能力的可憐的人呵！

十一，廿四夜。

## 閒暇與文藝

一覺睡醒已八點多了。禮拜堂的琴聲及歌聲均自遠處隱隱傳來。但是我的懶洋洋的

肢體及鹿兒般突突跳的心却告訴我，病人是可討人原諒的；在被筒中展轉的滋味比什麼都好。在這個當兒，蓦地想起李清照的「蕭條庭院，又斜風斜雨，重門深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覺得此數語幾乎是爲我寫照，遂用了感嘆的口吻連念道：「別是閒滋味。」「別是閒滋味。」

繼又念在中國舊文藝中描寫閒情（非陶淵明『閒情賦』之閒情）的作品，決不只李清照一人，如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摩詰的「乘興來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諸妙語，無不自閒中得來。若果同在京某教授統計感歎符號似的將歷來描寫閒情的文藝作一統計，我想此類文藝在文藝之國中定佔不小的領域。

在這一點，我並不承認這是中國古來詩人的消極與怠情的表現。因爲我承認詩人的心宛如一池水，有風時固然波瀾淪漣，產生一種極興奮的作品；無風時日澄澈明淨，產生一種悠然自得微妙閒靜的作品。前者如猛士如俠客；後者如幽人如靜姝。不過人之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所以有偏於前者，有偏於後者，有兼而有之者。

再進一步說，我更主張閒暇與孤寂是作成文藝的重要原素。我承認固然有許多文藝是生活因頓，情感極興奮時的產物，然而我始終主張文藝是精神賸餘時的作品。若果終日爲名利爲麵包忙得馬不停蹄，很難作出好文藝。因爲無論是寫景或寫情的文，當我們創作時，必有精密的觀察與體會，而此觀察與體會決不是在心爲形役的生活中所能做到的。再說玄秘，文藝的創作全憑興會，而此興會又是少縱即逝。所以百務倥傯的人，別說興會對於他望望然而去之，卽偶而光顧，他也無暇接待此嘉客。

就我個人的經驗說，去年在家閒居的時候，半年中居然作了六十首詩詞。今年因爲忙着作「一人之忠」三個月來半首詩都未作。固然我那些東西不配稱爲文藝，然最少總可作前說的左證。

# 讀書雜記

顧頡剛

## 及時雨

「陶庵夢憶」卷七「及時雨」一則云：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余里中扮「水滸」……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稍常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苗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卅六人。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妮而行，觀者兜蔽遮攔，直入看殺衛玠……此事頗有意味，惜當時不有照相，留得一個影子。餘如龍山放燈（卷八）樓船（卷八）紹興燈景（卷六）虎邱中秋夜（卷五）世美堂燈（卷四）柘神廟台閣（卷四）越俗掃墓

(卷一)葑門荷宕(卷一)均可見當時游觀嬉戲之盛。此等事清代即大減色，何歟？或如經戰國之放蕩，以後乃一變而為漢人之拘謹歟？

## 詩 聲

『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云，『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意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而求諸野，正爲此也。』這個意思極新闢。只要想一想近年戲劇界情形，便可明白。從前譚鑫培的拿手戲是『空城計』之類，大家就學着他唱『空城計』。後來劉鴻聲汪笑儂繼起，大家也就學着他們唱三『斬』一『探』唱『馬前潑水』。到現在，鬚生沒有好的了，梅蘭芳做了戲劇的中心人物，於是『武家坡』一類的歌唱又盛極一時了。大家只要聲調唱得好，那裏管得到唱句中的意義！

## 金 聖 歎 的 勢 力

讀『閻潛邱年譜』知道毛西河是本來要在批評傳奇上與金聖歎爭名的；中年後見閻若璩，乃爲考證之學。『粵雅』本，卷三，頁二十三，讀金祖望所作劉獻廷的傳，知道劉氏



也是極口許可金聖歎的。可見金氏在清初極有勢力。惟他訪閻若璩，「語輒詘，遂巡別去。」（閻譜）卷一，頁二十二；時閻方二十三歲。）歸玄恭說他批「水滸傳」爲誨盜，批「西廂記」爲誨淫，則是他的勢力不到之處。但歸氏自身也是一個才子，乃非薄金氏，恐怕亦有爭名之見。

### 錢鏐的歌

宋僧文整「湘山野錄」卷中（「津逮」本頁二十三）記錢鏐還鄉，爲牛酒大陳鄉飲事云：開平元年，梁太祖卽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拜受之。是年省瑩……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

三箇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兮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口光起兮天無欺！

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

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

永在我儂心子裏！

歌。闕。合。聲。廣。贊。叫。笑。振。席。歡。感。閩。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這便是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爭戰的一段掌故。錢鏐初唱的歌，並不十分有廟堂氣息，只緣摹倣『大風歌』遂致鄉人不解。

### 鐵冠圖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百一云：『寧武關周忠武遇吉力戰捐軀，曹棟亭『鐵冠圖』總戎別母一齣，觀者無不歎歎。』胡適之先生謂曹氏以漢軍人在當時表章周遇吉，甚不易。瞿安先生謂『鐵冠圖』爲棟亭所刻，原名『虎口餘生記』，爲蘇州朱良卿所作。

### 楚詞

看『九歌少司命』、『河伯』等篇，可見當時之神實似今之五通；當時女巫，實供神之

淫樂者。『西門豹傳』所記之鄴郡三老以美女嫁河伯，卽是此種觀念之表現。古代之神縱慾，後世之神無慾，這是今古之神格不同處。

『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朱注，『羸行，謂赤體而行也。』可見春秋末狂士甚多，有如希臘。

『離騷經』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又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可見九辯九歌發源甚早，作『離騷』『天問』者直認爲夏代樂歌。今觀『九歌』皆祀神之詞，蓋爲巫歌，自當在『離騷』前，而『九辯』牢愁哀怨，頗若眞爲逐臣之詞者，何也？意者『九歌』『九辯』只是樂調（猶今五更調，九連環之類）並非篇名歟？

『大招』與『招魂』卽一歌之變，極易看出，而古今人不覺得者，何也？

『招魂』則招魂耳，巫歌之以招魂者耳，與屈原何干！說者必欲牽連之，殊可笑。名士來源，『楚詞』自是大部分，春秋末之狂士亦占一部分，一牢騷，一洒脫也。

詩 與 史

浦起龍『讀杜提綱』(『讀杜心解』卷首下)云：

代宗朝詩，有與國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若拈了死句，苦求佐證，再無不錯。

這段話極好，詩之所能做史料者正在此。如中國之史，專注重於朝廷而脫略於社會者，苟不有詩，再不會見出當時的氣運。然而一班笨人『拈了死句，苦求佐證』，這樣的在詩裏求史料，就要處處壞事。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凡例云：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小小賦物，對鏡詠懷，亦必云某詩指某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正是這個意思。我們只要看杜詩『今夜鄜州月』一首寫懷鄉之情何等深摯，『牧齋却謂

『小兒女』指的是肅宗，說子美此詩是刺他的，那就索然無趣了。然而我們不要嫌怪錢牧齋，這原是『詩經』的根本義法！

### 莊 暗 香

元伊世珍『娜嬛記』卷上頁六（『津逮』本）云（注『真率齋筆記』恐『娜嬛記』是鈔錄若干筆記而成）

陳郡莊氏女，精於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覺。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

又卷上頁十五云（亦注『真率齋筆記』）

莊暗香暗中彈琴，大手指爲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

這二則讀來，莊暗香真是一個音樂家了。她彈琴既好，又能自己造曲，真不知有怎樣的成就！可憐下邊使說（卷上頁六）

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弦，不復歌矣。

社會上主張女子只應事人，不應有才藝，一個音樂天才就會懊悔彈琴不是女兒的事，從此丟了。許多平常人中有幾個天才，何等的可以寶貴？乃必納之於常人之途，甚而至於空氣濃厚，使不待禁而自絕，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今音樂中最流行之『三六』（梅花三弄）傳聞卽莊暗香所譜。伊世珍、元人所錄『真率齋筆記』未知誰作；莊暗香或是宋末人。看『暗香』二字，常在和靖『梅花詩』之後。除『嬋嬾記』外，不知尙有所考否？

### 全本戲

與伯祥介泉論舊劇：予謂傳奇有全本，而『綴伯裘』中皆摘錄，可見當時演唱，但揀一部傳奇中最有精彩之一二折，非按日全奏也。秦腔中常有全本戲，如『十萬金』、『蝴蝶盃』、『宇宙鋒』等，予均見過；然亦各有摘演『望鄉台』、『藏舟』、『金殿裝瘋』者。京戲中所見皆摘本；然原來亦有全本。前數年富連成班（童伶）曾做『全本三國誌』或者當時排戲，每部小說各有全本，但後來湮沒者多耳。聞紹興有演『目蓮救母』者，整數日夜演完，伶

人與場面皆更番替代，不歇片刻；看客非犧牲睡眠，決不能看全。又聞四川有演『目蓮救母』者，自其母誕生起，爲幼女，爲少婦，爲誠心修行人，爲打僧罵道人，各若干天。及遊十殿時，一天遊一殿。故此劇常有演至三四十日。伯祥謂紹興岳廟演劇，必爲全本『精忠傳』，十五日方畢；與四川所演『目蓮救母』正相對。介泉謂『一本戲』成一諺語，如說『我們今天去看』，『一本戲』罷，『可見當時唱戲，一天只唱一本，如今上海一天演完『閻瑞生』，一天演完『諸葛亮招親』等。

記此則後賈之萬里，萬里云，『富連成班所演『全本三國誌』，非完全一部『三國誌』也，不過把現在存留之『三國誌』中之零碎戲集攏來，略一貫穿而已。故至『取南郡』卽止。演『全本三國誌』最喫力者爲老生，需用老生又多，所以不易排演。』又云，『全本戲之所以失散，實以正角太喫力之故，伶人怕喫力，便不做，現在學唱老生，『天水關』等戲已少矣。『殺四門』等戲更無矣。嘗得『全本黃金台』戲稿，高五六寸；但現在只做『搜家』，『查關』矣。『探母』不做，『探母』只做『坐宮』，『盜令』矣。』

### 官場現形記之作者

適之先生前託我覓李伯元的事蹟。因念李伯元是常州人，當於常州人中尋之。吾友趙君開居常州，因以問之。事情有真巧的，一說起乃知他正是李伯元的內姪婿。他於是就把以下的李氏種種事蹟寫告我：——

李伯元，名寶嘉，原名寶凱，別字南亭亭長，武進人。生於同治六年丁卯。三歲失怙。兄方五齡，亦於是年殤。遺腹生妹，長適同里惲氏。

其堂伯李念之任濟南知府有年，愛其敏慧，挈入署中讀書。年十三四始回常州。其從兄李穀宜尋以道員總辦滁州土釐局，招君襄辦文案。

弱冠後遊泮宮，旋食廩餼。屢試省門不售，納資爲縣丞。籤分山東，未赴。

入泮後旅寓滬濱，創辦指南報館，遊戲報館，繁華報館，善書畫。所著有『庚子國變』若干卷，『海天鴻雪記』六本，『李蓮英』一本。

（以上三種在自辦之報館排印。『李蓮英』一書當時曾由官廳禁過，『文明小



史，『繁華夢』、『活地獄』各若干本，『官場現形記』五編，共三十本，『現形記』一書流行甚廣。慈禧太后索閱是書，按名調查，官吏有因以獲咎者，致是書名大震，銷路愈廣。

光緒末，廷開經濟特科，某侍郎以君薦爲周少樸所阻。蓋曾以文字開罪於周也。在滬倡言革命，與戊戌政黨康梁諸公亦素通聲氣。

年十九，娶妻鐘，三十四，納妾王，三十七，鐘卒，翌年，續娶莊。越二年，寶嘉以癆瘵卒。時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年方四十。妻妾均無出，以從兄寶章字毅宜之子祖侅嗣，念之孫也。寶嘉卒後，家貧甚，無以爲生。乃以『官場現形記』版權讓去，得資數千元，始得支持。剛按，伯元在滬甚久，諒上海必有他的摯友和熟侶。如能替他做一篇詳傳，亦將來文學史上的好材料也。

### 舉子與才子

從前的讀書人，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一是舉子，二是才子。舉子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專向

功令上撮合去，專作科第仕宦的犧牲。才子看見了舉子，覺得他們太俗矣了，於是反過來，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專向開心適意上發展去，飲食，男女，美術，他們終身浸在裏頭，一切世事都  
不管，名之曰『做自己的事情』。（吳敬梓語）

看『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書，都是拿才子的身分去罵舉子的；同時也來舉子回罵的話。才子罵舉子爲『祿蠹』，爲『俗物』；舉子罵才子爲『迂想癡情』，爲『怪僻』，爲『不知經濟道德』。從現在看來，舉子何嘗配說經濟道德；才子也何嘗盡了自己的本分！才子只管發展他們的本性，難道一個人可以專管自己，不管社會嗎？舉子只勉力在社會上尋求他們的衣食的地位，難道一個人生活的目的只在衣食嗎？才子雖是與人無益，但與己還有益；舉子則與己與人，都沒有什麼益處。

於此，可見自來注重修養（做理學）和研究學問（做考據學）的人實在少，『儒林外史』和『紅樓夢』裏都很少說到這兩種人。我們現在所以覺得這兩種人特別多的緣故，因爲舉子只跟着草木朽腐了，沒有什麼可以留得；才子固有可傳，但有真天才真藝術的

人也是不多一般人只會依附名流裝腔作勢理學考據兩種人不是像舉子和才子同等的濫雜的，只要有志做去，不論成就如何，總有些可傳者在，所以做的人少而傳的人反多了。翟武嘗詢崔懷瑾先生，從前他在杭州 詒經精舍讀書，俞曲園在內作山長時，學風是怎樣的，翟先生答道，『那時的人大部分是做八股的，研究經學的人和現在一般的少。』我們試想想同間正承了乾嘉考據之風，杭州又爲人文所聚，詒經精舍又是提倡古學的機關，俞曲園又爲一代大師，而當時尙且如此，可見嗜好學問的人無論何時總占少數了。

以後有暇，當做『文人相非考』，把歷來各派衝突的話記出，也是社會史的一部分。



# 新秋雜識

魯迅

(一)

「秋來了！」

秋真是來了，晴的白天還好，夜裏穿着洋布衫就覺得涼颼颼。報章上滿是關於「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責秋……等等。爲了趨時，也想這麼的做一點，然而總是做不出。我想，就是要想「悲秋」之類，恐怕也要福氣的，實在令人羨慕得很。

記得幼小時，有父母愛護着我的時候，最有趣的是一點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險的。生了小病，懶懶的躺在牀上，有些悲涼，又有些嬌氣，小苦而微甜，實在好像秋的诗境。嗚呼哀哉，自從流落江湖以來，靈感捲逃，連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學家的名文，說是

秋花爲之慘容，大海爲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從來沒有見過秋花爲了我的悲哀，忽然變了顏色；只要有風，大海是總在呼嘯的，不管我愛鬧還是愛靜。

某女士告訴我們：「晨是學科學的，但在這一剎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腦海中的只也一個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這也是一種福氣。科學我學的很淺，只讀過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但是，牠那些教訓，花是植物的生殖機關呀，蟲鳴鳥嘯，是在求偶呀之類，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閒逛荒場，聽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鳴叫，覺得好像是美景，詩興勃發，就做下兩句新詩——

野菊的生殖機關下面，

蟋蟀在弔膀子。

寫出來一看，雖然比粗人們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對於新詩人們的由「煙士披離純」而來的詩，還是「相形見拙」。寫得太科學，太真實，就不雅了，如果改作舊詩，也許不至於這樣。生殖機關，用嚴又陵先生譯法，可以謂之「性官」；「弔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

那語源，但據老於上海者說，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來的，引伸爲誘惑或追求異性的意思。弔者，掛也，亦卽相挾持。那麼，我的詩就譯出來——

野菊性官下，

鳴蛩在懸肘。

雖然很有些費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們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現在也還是一個做文豪的祕訣呀。質之新詩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以爲如何？

(11)

門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兩隊螞蟻在打仗。

童話作家愛羅先珂 (V. Eroshenko) 的名字，現在是已經從讀者的記憶上漸漸淡下去的，此時我却記起了他的一種奇異的憂愁。他在北京時，曾經認真的告訴我，說：「我害怕，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人發明一種方法，只要這樣一來，就能使人們都成爲打仗的機器的。」

其實是這方法早經發明了，不過較爲煩難，不能「怎麼一來」就完事。我們只要看外

國爲兒童而作的書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爲大宗，就知道這正是製造打仗機器的設備，製造是必須從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入手的。

不但人們，連昆蟲也知道。螞蟻中有一種武士蟻，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業，是專在攻擊別種螞蟻，掠取幼蟲，使成奴隸，給牠服役的。但奇怪的是牠決不掠取成蟲，因爲已經難施教化，牠所掠取的一定只限於幼蟲和蛹，使在盜窟裏長大，毫不記得先前，永遠是愚忠的奴隸，不但服役，當武士蟻出去劫掠的時候，牠還跟在一起，幫着搬運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蟲和蛹去了。

但在人類，却不能這樣簡單的造成一律。這就是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

然而製造者也決不放手。孩子長大，不但失掉天真，還變得呆頭呆腦，是我們時時看見的。經濟的彫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學術文藝書籍，不是教科書，便是兒童書，黃河決口似的向孩子們滾過去。但那裏面講的是什麼呢？要將我們的孩子們造成什麼東西呢？却還沒有看見戰鬥的批評家論及，似乎已經不大有人注意將來了。



反戰會議的消息不很見於日報上，可見打仗也還是中國的嗜好，給他一個冷淡，正是違反了我們的嗜好的證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蟻去搬運敗者的幼蟲，也還不失為一種爲奴的勝利。但是，人究竟是一萬物之靈，這樣那裏能夠。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製造打仗機器的蟻塚，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

### 晨涼漫記

關於張獻忠的傳說，中國各處都有，可見大家都很以他爲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爲奇特的人們中的一個。

兒時見過一本書，叫作『無雙譜』，是清初人之作，取歷史上極特別無二的人物，各畫一像，一面題些詩，但壞人好像是沒有的。因此我後來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着中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國的『人史』，如英國嘉勒爾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國亞瑟生的『偉人論』那樣。惟須好壞俱有，有嚼雪苦節的蘇武，捨身求法的

玄奘，「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後已」的王莽，也有半當真半取笑的變法的王安石；張獻忠當然也在內。但現在是毫沒有動筆的意思了。

「蜀碧」一類的書，記張獻忠殺人的事頗詳細，但也散漫，令人看去彷彿他是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專在「爲殺人而殺人」了。他其實是別有目的的。他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是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

但他還要維持兵，這實在不過是維持殺。他殺得沒有平民了，就派許多較爲心腹的人到兵們中去，設法竊聽，偶有怨言，即躍出執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許就是擄來的婦女）。以殺治兵，用兵來殺，自己是完了，但要這樣的達到一同滅亡的末路。我們對於別人的或公共的東西，不是也是不很愛惜的麼？

所以張獻忠的舉動，一看雖然似乎古怪，其實是極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殺的人們，怎麼會總是束手伸延的等他殺，一定要清朝的肅王來射死他，這纔作爲奴才而得救，而還說這是前定，就是所謂「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但我想，這豫言詩是後人造出來的，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們真是怎麼想。



# 社會隨筆

茅盾

## 「阿Q相」

想來讀過『阿Q正傳』的人永遠不能忘記阿Q的思想意識能『阿Q正傳』的精髓就在這種「阿Q相」的有力的揭發。

「阿Q相」的要點，約可撮舉如下：

事實上失敗或屈伏的時候，便有「精神上的勝利」聊自安慰，於是「反敗爲勝」，睡覺也甜甜了。阿Q的名字，所謂「被兒子打」，所謂「我的祖宗比你強」就是他「精神勝利」的哲學。

趙太爺或趙秀才的大棍打將下來時，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將來時，也

是無抵抗；但在阿Q視爲平輩或低一輩的王翳小D之類像朋友似的走近阿Q的時候，阿Q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權了，雖然結果常常只有「精神的勝利」，可是阿Q的「壯志」永遠不會銷沉。

這便是所謂「阿Q相」，也就是數千年來身受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嫡傳教育的中華大多數國民的普遍相！

『阿Q正傳』出世以來，「阿Q相」很受人譏笑了；但是譏笑儘管譏笑，「阿Q相」依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會現象中。特別在「九一八」國難以後，「阿Q相」的「精神勝利」和「不抵抗」總算發揮得淋漓盡致了。

那麼「阿Q相」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的民族性能？此又未必然！因爲同是黃臉孔的中國人不盡是那樣罷。不見東北義勇軍過去一年來的浴血苦戰麼？這原因大概就在那些投身義勇軍的東北老百姓們沒有受過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嫡傳的心法。

在這一點上，「阿Q相」的別名也就可以稱爲「聖賢相」或「大人相」。

## 「自殺」與「被殺」

今天讀了本刊所載郁達夫的「說死以及自殺情死之類」就想起了我在日本報上所見他們日本人的自殺事件來。那是三年以前罷，我在日本京都看見大阪每日新聞上登載了一段驚人的自殺事件。死者是一個有家室有財產的人，不爲戀愛失敗，也不爲投機破產，徒因身體有病，自覺得再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了，他就取了自殺這一手段。先殺了妻和一子一女，（妻的自殺，大概是同意的，）這位身患痼疾者就鎖了家門，到銀行裏提取了一部份的存款，漫遊了一個月，然後再打電話給他的在東京外務省當差的哥哥，說明了他全家的「慘劇」於是他自己也就自刎在妻和兒女的屍邊。

這是一種變態心理的自殺，然而在變態心理的背後，我們却看見一個健康的心在那裏跳躍：這就是對於人生態度的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且！既然不能活潑潑地做一個健康的人，既然不能克盡健康的人們應盡的義務了，那就不如自殺了罷——是這樣可感的不肯虛度浮生的意志驅使這位有家室有財產的痼疾者走上了自殺這條路！

我是詛咒自殺的。然而對於這位痼疾者的自殺，我却只有感動了！難道我們能夠非議這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麼？假使他沒有那不可醫的痼疾，那他一定是非常勇敢的生活鬥爭的戰士罷？假使一個民族有那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這民族一定是不可侮的罷？

有這種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的，也不僅是日本民族：我不過隨手舉了一個日本人的例。並且我們也不可以誤會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的武力侵略就和日本人民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有什麼因果關係。不是的！——那完全是兩件事！但是反過來說，沒有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的國民却不免要弄成受人侵略而不敢抵抗，常常呼號國恥而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社會內號稱中堅份子的一般中等階級就是最缺乏那樣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所以復興北災區的資金要用獎券的方法來募集，所以救濟東北難民要開游藝會，要用電影明星舞女名妓來號召！所以在冰天雪地中對日本帝國主義抵抗的，只有向來被賤視的窮苦老百姓了！

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安的人生態度！不能夠堂堂地做一個於社會於人類有用的人，



那還不如死了罷！不能夠堂堂地過合理的人的生活，那還不如拚了命罷！這應該是我們的旗幟，我們的信條！

因為醉生夢死的人即使他不肯「自殺」，遲早要「被殺」！

### 灰色人生

因為失眠，便看書。隨便撈起一本書來看，目的在驅走「失眠」這惡魔。

到手上一翻開來時，纔知道是 Marin Fell 翻譯的柴霍甫戲曲集第一冊，第一篇就是有名的『萬霞舅父』呀！這描寫「灰色人生」的劇本記起來了，大約是一九二〇年能買到這本譯的柴霍甫戲曲集時，讀過這篇『萬霞舅父』。劇情是很簡單的，我現在還沒忘記。『萬霞舅父』和『三姊妹』(The Three Sisters) 同是柴霍甫的描寫「灰色人生」的作品。

失眠時候總不免神經興奮。我從『萬霞舅父』的劇情便聯想到『三姊妹』的內容。同時我機械地撩開了那柴霍甫戲曲集第一冊，隨手抓起那第二冊來，一翻就翻到那排在

末尾第二的『三姊妹』我正翻著了那可憐的瑪瀉（『三姊妹』中的一個女主角）和她的沒良心的情人作送別時的擁抱而被自己丈夫撞見了那一段緊張的描寫。我就讀下去……然而「失眠」這惡魔還不肯走。我第三次從灰塵滿積的書架上抽一本書。這次是愛爾蘭女作家葛雷古里（Lady Augusta Gregory）的劇本集。我一頁一頁地翻著，終於我的走馬似的眼光停留在一處。這是『孤老院收容室』（The Workhouse Ward）又是一篇「灰色人生」的描寫。

呀！呀！灰色人生！會有許多作家描寫過各種各樣的灰色人生！

醫生說過，失眠的時候最好不要再打算睡覺，最好是起來做一點事。於是我既已用「灰色」的書來催眠而無效，我就起身來寫一點「小品」。

柴霍甫和葛雷古里夫人對於人生的態度是不同的，雖然他們同取了灰色人生做題材。如果說柴霍甫是一個十足的悲觀派，那麼葛雷古里夫人便十足的不是一個悲觀派。是同屬柴霍甫的作品，『萬霞舅父』和『三姊妹』又復不同。從「動作」方面說，似乎『三

姊妹」比之『萬霞舅父』更平凡更灰色了。『萬霞舅父』裏的三角戀愛幾乎造成了悲劇，（幸而萬霞的槍法不好，）但在『三姊妹』中瑪瀉的親丈夫目擊了瑪瀉的姦情時卻用他從學生那裏沒收來的假鬍髭扮一個鬼臉就算事了。平凡！這些可憐的灰色人便是在妬姦的緊張關頭也多麼平凡呵！然而從「人物」的心理描寫上說，『三姊妹』的灰色的悲觀後面却透露著想要動，想要振作的意識。萬霞舅父一怒於姊丈之打算賣卻那莊子而敲碎他的飯碗，（他是替他姊丈經營那莊子因以餬口的，）再怒於發見了姊丈的新夫人原來是他從前愛而不得的，於是他開鎗打他的姊丈了；可是一擊不中以後，萬霞仍是往日那樣億賴，再不能「奮發」。女主角沙尼耶（萬霞的甥女）亦然。她眼看著自己的意中人被自己的後母所奪，只有眼淚往肚子裏吞。她這失敗者唯一的自己慰安是虔誠的宗教信仰：忍受完了現世的痛苦，然後死——永久的安息。在劇本結束時，她就這樣向她的舅父說教了。所以在『萬霞舅父』一劇中，我們看見了陰沉沉的鄉莊裏暫時起了戀愛，妬殺等等的風波，（這些是醜惡的，但至少可使人感得生存的意味罷？）然後愛人，所愛者，所恨者

都一齊走了，萬霞和沙尼耶所居的莊子裏回復了向來的死寂麻木。

『三姊妹』一劇可就不不同了。不但那瑪瀉（『三姊妹』中的二姊）常想打破「灰色生活」的空氣，而不是神經麻木者之流，——她和中學教員的丈夫結婚時，覺得丈夫比她高明，可是後來她就看破了丈夫的庸碌而感得不滿，而偷了漢子，而且她的所以肯和那小兵官的漢子通姦又因為可憐那漢子只有個發瘋的老婆，所以是一種慷慨的給與，是要從慷慨的給與中感得一點生存的意義的，——並且在該劇結尾，當她的姦情被丈夫撞見時，她又覺得要是丈夫打她那就多麼好，那就至少可以感到些辣生生的「人間味」了。而且當她的情人去了，（隨軍出發，永不回來，）當她的丈夫只用他從學生那裏沒收來的假鬚髯扮一個鬼臉就泰然接受了一頂綠頭巾的時候，她，瑪瀉，却還有「勇氣」喊道：「他們走了，永不回來，我們必須從頭再做人喇！」這「灰色人」並不麻木的！

如果『萬霞之父』的結局不是沙尼耶的虔信著「死的安息」，而是她在又感得了死一般的寂寞時，願醫生（沙尼耶的愛的對象）及後母（沙尼耶的情敵）都不走，而

受失戀的痛苦，痛苦至少可使人感得生存的意味，比麻木爲佳——那麼，也就和『三姊妹』一樣，或者更能使人玩味罷？

葛雷古里夫人的『孤老院收容室』就是這樣的結意。這篇劇本的情節很簡單：兩個住在孤老院的窮老頭子，同病不相憐，說不到三句話就要吵架；後來兩人中之一將爲有錢的親戚接出去「享福」了。但他想到雖然「享福」，卻是孤零零地怪寂寞，就覺得還是住在孤老院裏和他同伴天天吵架更有趣味，他就拒絕了那親戚的邀請。在這裏，我們看見葛雷古里夫人用談諧的筆調寫「灰色生活」，一點沒有悲觀主義的色彩。她和柴霍甫是不同的。這兩位作家的不同，也不是偶然的。因爲柴霍甫生當十九世紀末尾的俄國的灰色時代，而葛雷古里夫人則正在所謂「愛爾蘭的文藝復興」時期。時代決定了這兩位作家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但他們又有一點是共同的，即是只寫了表面的灰色人生而沒有找尋這灰色人生所以存在的原因。

暴露，並且攻擊這灰色人生所以存在的原因，是必要的。因此，雖然『三姊妹』裏的瑪

鴻好像還有勇氣打算「不灰色」地從新生活一下，雖然『孤老院收容室』那個窮老乞兒睡棄了孤寂的「享福生活」而寧願在吵架中感得生存的意味，但『三姊妹』和『孤老院收容室』終於是「過去了」的作品。

# 蘆絮語

陳子展

## 農民詩人

無論舊詩人也好，新詩人也好，在現代的中國文壇還缺乏一種農民詩人，這是事實。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不能忍受的痛苦，經濟家政治家革命家都感覺到了，難道敏感的詩人倒沒有感覺到麼？四川的田賦不知預徵到民國幾十年了，奇捐雜稅總有一百幾十種罷，可惜沒有詳確的調查統計。『申報』二十日南昌專電，「經濟會調查贛東贛西贛北三十三縣田賦附加，達九十餘種名目。玉山每米一石，徵二十餘元。某週刊載，廣豐每畝徵至六十元，餘亦達正稅數倍，而區保甲臨時攤派，則隨時隨地誅求，無從調查。」又電，「撫河早穀每擔跌至一元八角，農民因保甲築路清剿各捐賦，雖欲忍饑賤賣，亦無人承買，農村成爲阿鼻地獄。」這阿鼻地獄豈僅限於江西一隅？整個中國那里有一片樂土？我們並不奢望有杜甫白

居易那樣的大詩人，能夠有一點閒情，偶然寫幾首社會問題的詩，只要有于濼聶夷中一流不爲社會所重的小詩人，也就夠得我們文壇的誇耀了。

說到聶夷中，或許是大家很熟悉的罷。「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相傳爲李紳的憫農詩，一說聶夷中作，我們從小學教科書中就讀過的。還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這首題爲傷農家的詩，也是聶氏詩中最被傳誦之作。

至於于濼，在當時既不甚有名，後來也不見有人稱道。其實說到唐代的農民詩人，他比聶夷中或者更爲道地些。可惜他們流傳下來的詩很少，全唐詩各錄一卷而已。于濼也和聶夷中一樣，沉於下僚，他們所以同情於無所控告的農民，那是不難說明的。于濼的山村曉思一詩：

開門省禾黍，隣翁水頭住。今朝南澗波，昨夜西川雨。牧童披短蓑，腰笛期烟渚。不問水邊人，騎牛傍山去。



他這種關於田園的素描，比起陶淵明儲光羲來，並不怎樣「推板」。但他描寫農民的痛苦，如說「壘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拋梭女，手織身無衣。」（辛苦吟）「古鑿巖居人一塵稱有產。雖霑巾覆形，不及貴門犬。」這却不是陶謝王孟以至儲光羲一流歌詠田園山水的詩人所肯污其高貴的詩筆的罷。

我們知道唐朝有名的軍閥戰爭，史書稱爲藩鎮之禍，這種戰禍是落在農民頭上的，軍閥官僚却乘機升官發財討姨太太。可稱爲農民詩人的于濬，他就在古征戰一詩裏，揭開戰爭的內幕，不過是少數人爲了滿足其金錢和美人的慾望，兵士在這種戰爭中的所得：只是「赤肉痛金瘡，他人成衛霍」而已。至於他說「一曲古涼州，六親長血食。勸爾畫長眉，學歡飽親戚。」（織素謠）那些因裙帶關係而飛黃騰達的也就夠受了！

目前中國，沒有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你想做個民族詩人，苦於沒有偉大的題材，幻設假託，騙人也不容易。倘有一個詩人，肯用他的高貴的詩筆，描寫低賤的農民，正有許多可歌可泣的題材供你選擇，農民是不會拒絕你的。難道最夷中于濬那樣的詩人都沒有麼？

## 再談孔乙己

前作孔乙己列入『蘆廬絮語』謂此描紅語訣，在唐宋前卽有之。頃得若墳先生自其所著『屏俗討源』鈔寄「上大人」一條，益足證予前說之不謬矣。撮要如次：

梁章鉅『浪跡續談』引『傳燈錄』云，或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丘乙己。『五燈會元』載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大儒，乃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初疑，後聞小兒誦之，乃有省。据此則唐宋時已有此語矣。禮枝山『猥談』解其義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爲一句。孔爲一句，乃孔子自稱也。一己化三千七十士爾爲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數也。小生八九子佳爲一句，蓋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禮又爲一句，作猶爲仁與禮相爲用，七十子善爲仁，其於禮可知也。

唐宋塾師之生活未知何似，然自此一訓蒙之描紅語訣視之，其學蘊儉陋可知，似與魯迅先生所描寫之孔乙己相去不遠也。吾鄉農民扮演之俗劇有張糊塗一種，一題張先生討

學錢，此亦描寫舊時代之整脚文人者，張勳塗蓋亦孔乙己之流也。張勳自述其塾師生活

在上辭別孔夫子，兩旁又辭衆賢人。  
教書說難真正難，藍衣坐白背坐灣。  
壞的學東反胡說，先生帶著學生頑。  
雖然不是讀書種，也在拿書教學生。  
學東接我觀燈去，又怕玷辱我斯文。  
他問學錢要多少，我說一百也不多，  
三月裏，是清明，家家戶戶上祖墳。  
四月裏，四月半，學東接我去吃飯。  
五月裏，是端陽，教書先生回了鄉。  
六月裏，是伏天，教書教得汗漣漣。

爲人教書真難事，最不值錢吳斯人。  
一直教到十月滿，好的學東把錢還。  
讀完四書與五經，滿腹文章記在心。  
正月裏，是新春，家家戶戶去接燈。  
二月裏，是花朝，學東接我把館教。  
八十也不少，升半大米我也要。  
學生接我去踏青，南瓜炖肉待先生。  
酒肉魚蝦吃一餐，還送幾隻鹽鴨蛋。  
個個學東送節茶，送我幾條老黃瓜。  
學錢只有六十文，倒要先生教一年。

七月裏，七月七，教書只有一枝筆。

五經四書我不知，三字經上我第一。

八月裏，是中秋，教書先生到了頭。

學東個個把節拜，每人帶塊月餅來。

此劇即借糊塗先生之口，寫出塾師之假斯文，寒酸相，苦生活。曲既談諧有趣，亦於若輩村夫子予以不少之同情。蓋塾師與農民接近，故在農民劇中猶非十分敵視之人物。當國民革命軍初起時，各地農民協會類皆有小學教師參加，亦以小學教師與農民最爲接近，同屬被支配階級，其在經濟地位上亦略相當也。張糊塗孔乙己一流之塾師時代早已過去，今之小學教師當知所以自勉矣。

# 燕子龕隨筆

蘇曼殊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舜水沒數年，有張裴者，慕舜水高義，追縱而至，爲文以祭之。裴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稿』，水藩梓以行世，後太炎居士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

余憶舜水五古一首云：

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

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

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

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

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聲。

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公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sup>？</sup>細雨騎驢過劍門。

一絕，嘗作『劍門岡，』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爲？『籠鷄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二語，特爲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藝婦開池育家。開氏尙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

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退山中，靜坐思維，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於斯蘭。於斯蘭者，譯言『服從』。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娟娟偶於席上書經句云：

維摩居士太猖狂，天女何來散妙香。

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防。

謂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也。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廚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草堂寺維那叩余曰：披鬚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余曰：雖今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有泉，有茶，有筍，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餅餌甚豐。囑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贈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詩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歲共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佳離斯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遜爲露季。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唯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是已。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惘。余「春雨」絕句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游福州路，於嶺南樓下整鞵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是相少情多人語。

梭羅爲首都，其酋居焉。酋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酋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髻，狀若好女焉。酋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若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酋，無男

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曾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退時亦蛇行也。

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病蟬爲余題飛卿句云：

『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曰：

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

喜汝玉關深入，將安闔此胡兒。

東瀛吹簫乞者，笠子壓到眉梢。

記得臨觴嗚咽，忽忽三日魂銷。

支那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

和尚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

又貽余絕句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闍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

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腳矣。內臣咋舌而還。

海園湘南曹氏子。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履印苔泥。樂醅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

糖。」數句而已。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

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

賊來猶可活，兵來愁殺人。

况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

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

掠人持作爨，折屋持作薪。

莫言少爲昔，國威嘗見輕。

無功害尙小，有功憂更深。

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

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榛。

賊如梳，兵如篦，獾獠來，更如刺。

保甯賊未除，霸州賊又熾。

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

讀之令人扼腕撫臂！

余嘗託晦問倩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燕君謂我習慣未除，殆不識和尚之衷曲耶？

金堡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龕傍，見手鈔澹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

詩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  
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  
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  
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  
當日名賢可知也。

昔人賣子句云：

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  
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

又女致母詩云：

挑燈含淚學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

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贖幾多錢。

兩詩真一字一淚也。

余至中印度時，偕二三法侶居芒碭山寺中。山中多果樹，余每日啖果物五六十枚。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乃知去道尙遠，機緣未至耳。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余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紹酒。伯先豪於飲，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余作畫，倩劉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

經域從軍意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簫一劍生平志，負盡狂名十五年。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

閑步訪高僧，煙山萬萬層。  
師親指歸路，月挂一輪燈。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母氏羈逗子，有女郎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蜓背上，使飛入余窗，意似憐余蹭蹬也者。

詩曰：

青陽啓往時，白日麗暘谷。  
新碧映郊垌，芳蕤綴林木。



輒露養篔簹，和風送芬馥。  
密葉結重陰，繁華繞四屋。  
萬彙皆專與，嗟我守堯獨。  
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  
覽物歎離羣，何以慰心曲？

寄劉三白門二絕：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  
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附 畫 跋

晦問居士客余於藏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嵋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惟有放聲恫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華庵。老僧索畫，忽憶天然和尚詩云：

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

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

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

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

卽寫此贈之。

甲辰由暹越之錫蘭，見崦嵫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遊蹤所經，均成往迹。余以繫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改宅獨愴神。

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

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昔人出山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蹏聲。

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

余常誦之。今奉慈母，遂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板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

# 靈霞館筆記

劉復

## 愛爾蘭愛國詩人

愛爾蘭地處芬倫之西，相隔一衣帶水。初亦獨立。自十二世紀中葉，爲英王顯理二世所敗，遂屬英。世稱芬吉利三島，此卽一也。愛爾蘭多慷慨悲歌之士，七百年來，革命之軍，旋起旋滅者，幾於史不勝載。至歐戰開場前，爭持尤急。雖歷史報紙，莫不斥爲叛徒，要其是是非非，不能視一朝之成敗爲定案。歐戰既起，愛爾蘭自請暫罷內訌，合禦外侮，英人許之。遂自組義勇軍，揭芬吉利國徽，一反往時行動。實則潛蓄勢力，以義勇軍爲將來革命之根基，別組一新芬黨（Sinn Fein）指揮其事。新芬者，於芬語爲 Us for Ourselves，解自衛也。本年一九一六耶穌降生節前，義勇軍起事，自稱愛爾蘭民主國。岑皮亞士爲總統，而以麥克賴那爲指揮之

長。然厥勢極孤，外無援繫，鼓聲甫起，而失敗之神，已在旁張吻而笑矣。此事結果，義勇軍之解散者如千隊，首領之受軍法裁判，於耶穌降生日處決者如千人。中有三人，最爲世界文人慟悼，一卽皮亞士，一爲麥克頓那，又其一則爲柏倫克德，三人蓋均愛爾蘭文壇盟主，以善爲叶律之詩，爲世傳誦者也。（叶律之詩者，詩之可與音樂相配之謂，對於普通歌曲而言也。）

約瑟柏倫克德 (Joseph Plunkett)，爲柏倫克德伯爵之子。伯爵亦以革命故，褫爵，放逐於外。柏倫克德一族，世世居都柏林，（愛爾蘭首都）爲愛爾蘭望族。故愛慕祖國之念最切。約瑟治神道之學，爲詩亦以敬天帝爲歸。有『火燄詩』（The Spark）七首，『悲天行』（I see His blood upon the rose）三首最佳。『火燄詩』曰：

—

我昔最懼死，不願及黃泉。

自數血戰績，心冀日當天。

日當天，血腥盡散如飛烟。

二

我昔禱上帝，極口求長生。  
長生如可得，願待天色明。  
天色明，毀桎折梏任我行。

三

我昔禱上帝，哀哀乞帝憐。  
帝靈如答我，鐵石我心堅。  
我心堅，我力雖弱，何懼虎狼當我前。

四

吁嗟往日事，重提大可恥。  
靈魂當吐神聖燄，奈何趨趨獨畏死？  
我今重呼上帝名，矢身直進死不止。

五

我何有有兩手？

洪水可治之；敵來斬其首。

投荒蹈海我不辭艱難，欲喋我血我不走。

六

天道欲戰，我則操戈。帝心欲戰，我劍是磨。

我唯順帝命，不問我敵之文野如何。

異日殲敵，聽我凱歌。

七

帝心如炎火，熊熊萬古明。

帝火既不滅，何惜自犧牲？

卽與死神同舟航黑海，我亦含笑而登程。



「悲天行」曰：

一

帝血沃玫瑰，帝目耀明星。  
帝身喻白雪，帝淚化甘霖。

二

帝容百花妍，帝聲鳥語媚。  
鳴雷當嘯歌，削石爲文字。

三

悲哉帝路壞，帝心海翻瀾。  
樹盡十字架，荆棘悉作冠。

註：玫瑰花色香兼備，爲百花冠。西人文中，恆以喻美人俠士，英國且視爲國花，故以

玫瑰比帝而星能發光，光明爲幸福之徵，故以比帝目。耶穌受磔刑時，首冠荆棘之冠，身釘十字之架，故末章云然。

麥克頓那 (Thomas Macdonagh) 精擅英文，嘗教讀於皮亞士所創學校。二人相共四年，遂成契友。後爲國民大學英文教授，暇輒逢譯皮亞士詩及愛爾蘭諸名家詩爲英文，(後文皮亞士割愛詩六首卽麥氏所譯。) 布之於世。以愛爾蘭文通行不廣，欲令世人盡知愛爾蘭人精神所在，不得不以英文爲之媒介，固未可以英人之故，移恨英文也。麥氏亦能自作詩。有『詠愛國詩人』(On a Poet Patriot) 三首，爲全集五巨冊中最佳者。詩曰：

一

寥寥數章，矯然千古。

瓦釜雷鳴，亂其律譜。

二

畢生勳業，一言了之。

更殘人靜，歌哭日知。

三

詩魂震鑠，瓦釜失聲。

夜盡天明，始見精誠。

皮亞士 (Patrick Pearse) 於三人中聲望最隆，嘗於都伯林近處，創恩塔 聖伊答 兩學校，躬執教鞭於其中。所長詩詞而外，兼能譜曲。有劇本數種行世。詩詞已刻者僅一冊。身後遺集，有無知己爲之訂刊，現尙不能知之。然詩詞僅其餘緒。皮亞士生前，自有抱負，殊未暇計及此也。皮亞士嘗自爲聖宗旨之言，謂吾所大欲，但求義俠之魂，復歸愛爾蘭耳。故所爲詩，多性靈激蕩之作，說者謂近世史中，海特 博士外，愛爾蘭文士，當以皮亞士爲第一人矣。集中有『割愛』(To his ideal) 六首，麥克頓那譯，最有名。詩曰：

一

矚爾玉體，美中之尤。

懼短我氣，急閉雙眸。

二

聞爾妙音，美中之美。  
我懼魂銷，迺掩我耳。

三

接爾雙唇，甘美無倫。  
懼毀我事，強制我心。

四

既蔽我眸，又掩我耳。  
終制此心，愛情以死。

五

歷彼幻夢，棄之若遺。

回首就道，勇進莫疑。

六

我今去汝，瞻望前路。

見義而爲，覓我死處。

受刑之前一夕，皮亞士自作絕命詞 (To his death) 一章。亦激昂慷慨，有雖死猶生之概。詩曰：

一

守錢吾非虜，榮譽今亦毀。

恩愛多酸辛，用隨秋草萎。

二

無錢這家人，無名傳青史。

願帝取我魂，移柩後人體。

有絕命書一通，於受刑之晨，寫寄老母，亦不朽之作。茲譯如左：

我至愛之阿母，兒至此時，尙思與阿母相見，然恐萬難辦到。阿母乎！我至愛之阿母乎！從此別矣。

此信之外，另書兩紙。一紙述「家中經濟事，照彼辦去，兒雖死，想阿母風燭殘年，尙不難度日。」又一紙言「處置兒所遺書籍事，此項書籍，乞阿母代爲收皮。記得某書中，尙有吟草數紙。阿母能爲檢出，與家中書架上，兒手錄詩草，放置一處否？倘無暇，卽不必，世上應做之事甚多，此瑣瑣屑屑者，本不必措意也。兒今已進聖餐，（西俗，重犯行刑時，必令進聖餐，且令牧師爲作懺悔之禮，以邀冥福。拙譯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記中詳載其事。）自覺甚樂。所悲者，與吾母永別耳。然人生百歲，終有一死，死法如何，惟上帝主宰之，人不能自擇。今上帝以今茲之死予我，其福我者已厚至無可言說，蓋我之所死，是有血性人之死，是爲愛爾蘭與自由而死，無畏數死法之中，此爲最優也。兒黨作事未錯，今日罵我者，將來總有譽我之一日。阿母可不戚戚於一時之毀譽，亦萬不可以兒死之故，自

傷其心。當知阿母不生他兒而生我，正唯上帝畀阿母以正當之職任。兒之不敢貪生願以一死報諸愛爾爾，亦正唯謹從上帝之明訓，自盡職任以報阿母也。

至愛之阿母乎！別矣！別矣！阿母愛兒，亦愛祖國，以愛兒兼愛祖國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多矣。然上帝有知，必福阿母，世界上悲歡離合之事雖多，要唯靈魂快適，方能算得上帝特賜之真幸福也。兒與阿父相見，即在目前，與阿母團聚之時，想亦不遠。此時此刻，兒亦不知何以答謝阿母愛兒之惠。但能輸我靈魂，刻刻縈繞母身，直至最後一呼吸而後已。爾之愛兒派屈立克上。

觀此，可知愛爾爾之事，未必即此邊了。說者謂愛爾爾民主國壽命雖僅一日，而其勉示來茲者，實無盡。

### 拜 輪 遺 事

拜輪，字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 以先世有勳，襲洛克豆兒男爵，(Baron of Rochdale) (洛克豆兒男爵，以千六百四十三年受封。時英王亨利八世在位，始受封者爲約翰拜

輪助士(Sir John Byron)傳至喬治戈登拜輪爲第六世。故世人咸稱之爲勞德拜輪(Lord Byron)。(勞德一字，爲英國貴族中最廣之稱謂。凡公爵侯爵之衆子，與伯爵之長子，在未襲位時，均稱勞德。男爵品秩較卑，亦稱勞德。此外官職教職之稱勞德者，多至不可勝計也。)

拜輪一族，資產頗富，田地尤多。於英國倫克，腦丁亨，特爾拜三州，有阡陌連雲之概。至拜輪之伯祖『無賴勞德拜輪』(“The wicked Lord Byron”)襲爵，則無行而好鬥，祖遺田產，蕩耗大半。年七十五，猶與人爭愛一少女，決鬥而死。後少女別嫁，生子，子復生孫，女也。未及笄時，與拜輪居同里，年亦相若，頗多情愛，然終未成眷屬。拜輪生時，爲千七百八十八年之正月二十一日，地則倫敦之霍雷司街。其父甲必丹拜輪，亦頗無行，糜耗家產外，殆無所事事。幸母氏嘉舍琳戈登(Catherine Gordon)出自巨族，才德兼備，而又具高尚純潔之精神，撫導其愛子。故拜輪所受學校教育不多，家資亦非很富有，(拜輪生後，家中歲入，僅百五十鎊，後漸減至百三十五鎊。)而卒能絕類離倫，自拔於俗，於文學則獨樹一幟，於立身則自成一格者，實其愛母旣以血液中所具至高無上之分子，賦之於呱呱墜地之前，更能以神明微妙之方法，堤



勸導之於呱呱墜地之後也。拜輪生平行事，蘇曼殊君曾爲撰一年表刊所撰『潮音集』中，茲不贅。第就鄙見所及，於拜輪文行二事，論述一二。

一曰：拜輪者，性喜漫遊，而篤於天倫之人也。拜輪之喜旅行，實出天性。而其愛母之情，又可於旅行時所作家報見之。英國近世文士，以書札爲世所稱者，首推威廉高伯。（William Cowper）（生一七三一年，卒一八〇〇年，亦工詩，以翻譯希臘荷馬 Homer 詩集得名。）拜輪長於詩，書札非所注意。然報母之書，則委宛詳盡，狀類晤對一室，文筆尤出高伯之上。蓋其字裏行間，在在有至情流露也。左譯之書，乃拜輪年二十二，遊土耳其時所作。

千八百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君士但丁堡。拜白老母。茲以霍好思君歸國之便，作書付之，令其攜呈。兒等行止，書中有未詳者，吾母與霍君相見時，霍君自能爲吾母縷述。至兒究於何日言旋，則目下尙難預定。霍君歸國後，究於何日可抵腦丁亨。（拜輪之故鄉，卽其母所在。）亦屬無定。幸弗雷却（拜之從僕，初頗爲拜所喜，後以不善旅行，漸惡之。）不善旅行，（英國僕從，大都如此。）攜與共行，適增一累，故今亦遣彼歸國。倘霍

君不至吾家，卽由弗雷却而陳一切，渠隨兒出外，歷地頗廣，所言當能詳盡無遺也。

記得在夏尼那(Carina地名，現屬阿爾班尼亞)時，與摩罕默德巴沙相遇，渠爲阿立巴沙(Ali Pash)人名，曾爲夏尼那府尹，生一七四一年，卒一八二二年，頗有功於土耳其。(之孫，年僅十歲，目大，黑如點漆，設此目而可出賣，吾妻婦女聞之，必不惜千萬之巨值。然在土耳其，則頗平常。彼土耳其人容貌之異於歐人者，亦僅此大而且黑之目，爲其特徵耳。渠見兒時，向兒言，汝年紀甚輕，無人保護，奈何遠出旅行。以十齡之童，而語氣乃類六十老翁，至有趣也。兒此時不能多述瑣事，簡約其言，則兒自去國至今，長日僕僕，頗多跋涉之苦，然山川風物，在在足娛人意，終始未有一切之無聊也。兒意循此以往，兒之氣質必變，始也喜旅行而倦於家居，終乃漫遊成習，與支波西人(Gipsy)爲一種遊蕩種族，十八世紀時，自亞入歐，以賭博星相誘拐竊物爲業，歐人多惡之。)同一氣味。此等氣味，人謂嗜旅行者咸具之，兒頗覺其言之成理也。五月三日，兒自梭司托司泗水至阿皮托司(Sustos And Abydos)均地名。阿皮托司在小亞細亞，梭司托司在土耳其。中隔

spot 海灣，即今之 Dardanelles 海灣，歐亞交界也。）其事頗類吾母所知之雷恩第亞故事。惜無麗人如『希羅』其人者，逆兒於岸頭耳。（神話，有雷恩第亞者，Lean der 居阿皮托司，眷一女曰『希羅』〔Hero，譯言英雄〕居核司托司，雷恩第亞愛女甚，每夜必泗水渡海峽就之。後有一日，海水洶湧，溺死。女聞之，亦投水死。書中云云，蓋戲言也。又拜輪性卓泗水，此次橫渡海峽，尤爲生平豪舉。詩詞書札之中，屢紀其事。）

土耳其境內，回教寺院之宏大者，兒已一一參觀一過。土人最重教律，異教之人，向來不許入寺。此次吾身大使，任滿歸國，請之土皇，土皇特頒敕令許之，乃得隨從參觀，亦難得之機會也。兒嘗溯薄司福拉司（Bosphorus，又名君士但丁堡海峽，北接黑海，南接馬莫拉 Maimora 海）而上，北遊黑海。又嘗環行君士但丁堡一週，登其城垣，覽其形勢。自謂今茲所見於君士但丁堡者，轉多於昔日之所見於倫敦也。日來苦思吾母，心中常願得一冬日之夜，偕吾母向火而坐，細述遊况，以娛老人。然此時尙望吾母原宥。六月中，恐不能更作長函，因須摒擋西行，歸希臘，作消夏計也。

非言却亦大可憐，渠所欲者爲安樂，而兒所能償其安樂者有限也。渠言此次遠出，跋涉攀援，勢且成病，信也。然兒料渠歸國後，必於吾母前醜詆一切，謂所經各處如何不適，則不可信矣。渠終日長嘆，問所嘆何事，則一爲麥酒一杯，二爲無事而懶坐，三爲欲見其妻，四則與其精神契合之一切魔鬼而已。（按曼殊譯拜輪『去國行』中，火伴爾善來及賤子有妻擊二首，似指此弗吉却而言。）兒自抵此，終始未有失望事，亦未有受人嫌惡事。所與晉接，自最上流以至最下流，都頗懽洽。嘗於巴沙府中，流連數日，而投宿於牛棚之中者，亦復數夜。細察民風，知其和譎安分，可與爲善也。又與麻利亞里，法地亞二處，與希臘名流數輩，宴遊多日。其爲人雖次於土人，終勝於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則猶勝於葡萄牙人也。自來遊君士但丁堡者，都有遊記紀其事，吾母當已見其一二。記得桓德雷夫人遊記中，嘗言聖保羅寺（倫敦大禮拜寺之一）倘與聖沙菲亞寺（土耳其大寺院之一）並置一處，則其形式之奇麗，殆可相敵，此言誤也。兒先後參觀兩寺，測其外表，審其內容，參伍而比較之，知聖沙菲亞寺，雖爲歷史上希有之古蹟，前此希臘皇帝（羅馬

帝國東西分裂後，其東部稱東方帝國或希臘帝國，Eastern or Greek Empire 其君主稱希臘皇帝，非古希臘也。自莫司丁尼亞以後，加冕於寺中者數人，爲人狙殺於寺中神壇之上者亦數人，而土耳其其諸蘇丹，復時時到寺，吾輩置身寺中，撫摩舊跡，誠足增進識見。然就廟身之大小，及建築之華樸言之，實遠在當地沙雷門等諸回教寺院之下。以視保羅寺，更不能於同一頁書中記之矣。（兒爲此言，頗以絢袴子弟口吻。）兒於寺院之建築，最喜塞維爾（西班牙地名）諸寺院之峨斯式（窗戶上端，均作尖形）倘兒前此所見保羅、沙非亞諸寺院，一律改用此式，必更饒古趣也。

土帝所居撒拉爾堯宮，四圍牆壁，與吾家紐斯坦園在（腦丁亨爵邸附近）大致相似。式樣不同，惟較高耳。京城四周，繞以高墉，騎馬行城下，瞰其大陸一面，景物絕美。吾母試冥想之。道之左，有三層式之凹凸壁，延長凡四英里，壁上絡以青籐，蒼翠欲滴，摩天高塔，參差其間者，爲數二百十有八。道之右，則爲土耳其其人埋葬之所，杉木成林，光景幽靜，其大者，高可百尺，世界上清美可愛之區，推此爲第一矣。兒嘗遊歷雅典、伊弗塞司，

(Ephesus在亞細亞) 兌爾費 (Delphi在希臘) 各處，觀其古蹟。又遊土耳其其全境之大半，與歐洲大陸各處，亞洲亦稍稍涉足，然無論天然物或人造物，求其最足動人感想者，殆無如土國黃金角 (Golden Horn 爲薄司福拉司海峽，西北入黑海處) 盡頭處，七塔 (Seven Towers 爲土國幽禁國事犯之牢獄) 兩旁之光景也。

今常言英國事矣。閱吾母手諭，知『英吉利詩人』(“English Bards”) 等書，已在印刷中，至爲欣慰。(拜韋之最初著作 “Hours of Idleness” 出現，人有著書詆毀之者，拜韋乃更作『英吉利詩人及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tish Reviewers”) 一詩，用嬉笑怒罵之筆，痛斥著書之人。至是，此書初版已罄，預備再版，故信中云然。) 吾母當知，此次重印流通，書中增訂頗多也。倫敦維果弄森德畫師，已將所繪兒像送來否？此像於兒啓行前畫好，畫值亦於彼時付去。倘尙未送來，即請吾母遣人往取之。吾母近來，似頗愛讀雜誌，手諭中所述異聞，及一切引證，想多從雜誌中得來也。至謂雖無勞德加來塞爾之助，兒苟有意，亦得列席爲議員，誠爲兒所樂聞。(英制，貴族成

丁欲列席上議院爲議員者，當有議員一人爲介紹。然兒與加來塞爾前此已因李夫人之事絕交，今豈能復與爲伍，且夕出入於同一門戶中耶？彼時李夫人心甚快快，兒亦頗以爲歉，今無恙否？便中乞代爲道候。

兒意B君當娶R女士，始亂終棄，非我所取。（B與R均拜輪食邑中人。初相愛悅，生一子，乃棄之。拜輪爲地主，故以大義責之。）吾輩做人第一要不幹壞事，雖此事萬難辦到，知過而改，固爲吾輩能力所能及也。R之於B，可稱嘉耦，藉曰稍遜，而其家薄有資產，以爲妝奩，可作撫養子女之費，雖補償不多，亦頗不惡，奈何遽棄之？吾食邑中，斷不容有此等滅德敗行之事發現。質言之，吾不許吾自身所爲之事，即不許租種我地之細民爲之，而事之有關女子名節者，尤懸爲厲禁。明神鑒我，我前此頗多罪惡，今已痛日感悔矣。惟望此洛撒里奧（神話，洛撒里奧佔人之妻，其夫怒起與挑戰，遂見殺。此用以指B。）踵我成例，令彼不幸之女子，復爲社會上之完人，否則吾可誓諸吾父之靈，痛懲勿宥，彼其諦聽。孺子魯倍德，望吾母分外濟恤之，渠亦可憐人，歸國後，想必切思其主，當時

渠頗不願獨歸也。（魯倍德爲拜輪侍童，於中途遺歸。拜輪平日頗憐愛之。『去國行』第四五二首，爲彼作也。）吾母近日，必康健安適。惠我好音，以慰長想。爾之愛兒拜輪。

再者，滿雷無恙否？（Joe Murray 爲拜輪之友，拜輪死後，曾爲刊印詩文十三卷，卽流通最廣之拜輪全集定本是也。）

又此信封後復啓，因弗雷却復自請相隨，同往莫利亞半島（Morea 爲希臘最南之半島）不願獨歸矣。

一曰：拜輪者，富於愛情而了解情的真諦之人也。拜輪美丰姿，（英吉利詩人，容貌以拜輪雪梨二人爲最美。）所爲愛情之詩，長篇者無論矣，卽短什如留別雅典女郎四章，（曼殊譯）亦香艷無比。生平有所謂意中人 Lovers 者甚多，但以明於情的真諦之故，稍覺心中有一點塵芥，或兩心之間，有一點隔膜，便卽捨去，故能合能離，終始未爲情困。特其用情純係精神上之相愛，非若 B 某 之始亂終棄耳。拜輪離婚，事頗奇特，至今猶爲疑案。千八百十四年，拜輪與一貴族女子名密爾班（Anna Isabella Milbank）者訂婚，明年正月，結婚。十二月，舉



一女，受洗禮名曰阿達（Augusta Ada）至又明年正月十六，去阿達入世僅二十六日，密爾班欲攜阿達赴麥爾勞利（Kirkby Malloy）謂將至戚家小住，拜輪許之。越七日，爲二月二日，密爾班之父腦愛爾助士（Sir R. Noel）忽以書抵拜輪，謂吾女不願從汝，今下堂去矣。拜輪聞耗，初頗憤憤，後忽狂笑，竟作書諾之。而其離婚之故，終始未爲外人道。雖“Don Juan,” “Vision of Judgement,” “Beppo,” 諸詩，頗多怨恨之辭，似自鳴其憤，然其真相，終始未明也。有一美國人，遊歷歐洲南境，與拜輪同居數日，（時在拜輪病歿前之二月。）所作遊記中，有『拜輪與斷腸』一則，讀之，可見拜輪用情之真摯。其言曰：

……余與拜輪別後，不數日，又得其一信，囑余攜『歐文筆記』（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爲美國大文豪，所撰筆記〔Sketch Book〕傳誦最廣。）至其寓中作短談。余如言往，入室，拜輪卽自榻上一躍起，緊握余手，問曰：『爾曾帶得歐文筆記來否？』余曰：『然。』則立攫吾手中所攜書，翻至『斷腸』一篇，（斷腸〔Broken

Heart〕一篇，紀愛爾蘭某愛國少年及其情人之慘史，篇中未署姓名，實則某愛國少

年卽 Emmett，而其情人則爲演說家 Curran 之女公子云。言曰：『此爲全世界空前之妙文，著之者爲美國人，吾願得一美國人誦之而吾聽之，子能爲吾誦之否？』又曰：『子美國人亦識歐文耶？』余曰：『否！未與謀面。』曰：『歐文真天才也。不特有天才，且有優於天才之心，吾甚願與彼誦交，第恐年不我假，今世不能矣。爾速爲吾誦斷腸之篇。嗟乎！斷腸斷腸，何其字音之哀切至此耶？』

余讀第一小段竟，言曰：『吾讀此，是大罪過，向也斷腸僅書中之人，今則聽者之腸亦斷矣。』拜輪曰：『然也。聽此而不腸斷者，非愚瞽，則哲學家耳。』（拜輪最主力行，故以哲學家比愚瞽。）及余誦五篇中最沉痛之一節，拜輪淚盈於目，仰首問吾曰：『爾見吾哭矣。吾謂歐文撰此文時，必且哭且寫，吾輩讀者聽者，如何勿哭？』又曰：『吾於現在之世界，終歲不滴一淚，一切苦厄，多不能輸送眼淚，入吾目中，惟此『斷腸』一文，則大足賺吾眼淚也。』

一曰：拜輪者，景仰英雄崇拜自由而以急進實行二主義爲其一生歸宿之人也。滑鐵盧

大戰後，英人侈陳武德，大有睥睨一世之概。不知合全歐之兵力以禦一人，不勝固辱，勝亦甯便爲武。故拜輪作『滑鐵盧之前一夕』(The eve of Waterloo)一詩以諷之。(大戰之前一夕，聯軍大開宴會，此詩卽紀宴會情狀。)於觥籌交錯之中，寫其草木皆兵之狀，拿破崙敗後，孤島荒涼，雄圖如夢，倘見此詩，亦必破涕。此外詩詞之中，景仰英雄之句，亦多至不可勝計。而其一生事業，於馬上吟哦外，(拜輪佳句，多於馬上吟哦時得之。)最足動人注意，使其自身成爲一英雄的詩人(Heroic Poet)者，厥惟援助希臘獨立，甚至不恤以身殉之。其風骨毅力，誠非俗儕所及已。(案本傳，拜輪以一八二二年，自Pisa移居Genoa。次年，與其友霍好思，金尼西特二人，同赴希臘，參預獨立戰事，希人延拜輪爲高級參謀，贊畫機要，拜輪遂盡舉私產付之，使充軍需。然彼時軍勢，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象。明年正月五日，拜輪至米沙郎海，(Missolonghi)軍情益危，精餉無出，而希人復自鬪。拜輪日夜憂懼，無以爲計，未幾，得大熱病，症候極危。而軍報傳來，什九敗北，希人內訌亦日烈。拜輪嘆曰：豚犬何足與謀大事，遂絕粒。至四月十九日，歿於陸軍醫院中。其年蓋千八百二十四年也。後遺骸運回國，葬於腦丁亭。

爵邸近處 Hucknall-Tarkard 小禮拜寺中。今希臘獨立矣，米沙郎海有拜輪銅像，巍然兀立，殆卽所以崇德報功歟。（拜輪鼓勵希臘人獨立之詩甚多，（『哀希臘』十六首，吾國已有譯本數種，馬君武蘇曼殊均全譯，梁任公選譯，近復見胡適之譯本，亦全譯，尙未付印。）其『弔希臘』（Græce）一詩，（係 Giaour 長詩中之一節）尤悲壯懇切。蓋哀希臘係日哀，弔希臘則直呼希臘人而正告之，爲振聵發聵，喚醒靈魂計，遂不覺其言之激也。詩曰：

以勇士兮不能忘，慕遠風兮弔舊邦。平原如錦兮直抵山之崗，是爲自由之故鄉。榮名沈沒兮塚中藏，廟堂遺蹟何堂皇？覽此遺蹟兮，物是人非我涕滂。嗟爾奴僇之民兮，踣促轅下如牛羊。奴來語我兮，寧瘦馬披離之險今已亡。（Thermopylae 谷爲希臘北方重險，紀元前四八〇年波斯王撒克西司，以雄兵十萬逼希臘，斯巴達王利奧尼達，率三百人守谷，三百人盡死，撒克西司亦不得逞，蓋希臘史中有名戰爭之一，余曾參酌各史所紀，撰爲小說『三百人』篇，詳紀其事。）茫茫碧水環爾旁，浴爾體兮壽而康。爾爲自由之血胤，竟甘奴僇弗自強。吾今將回爾，爾目應未盲。此水是何水，此島復何名？濟灣之

水清且澄。沙拉米島何崢嶸？（沙拉米 Salamis 爲雅典近處一小島，瘦馬披離之役後數日，希臘大敗波斯兵於沙拉米，盡毀其師船。）雖一拳兮一勺，千百年來多令聲。吁嗟奴子兮，爾當速起兮，復爾舊物。雪爾恥兮，爾先人之炎火。灰未盡死兮，攫其餘燼。足資爾始兮，苟戰死於此兮，爾祖爾宗必爾喜兮，光昭威烈。喪彼暴主之魂兮，貽希望與令名於後昆兮，後昆亦誓死以圖存兮。嗚呼！自由之戰一旦開，父死子起，血可流兮志不衰。卽百舉而百挫，豈曰敗哉。希臘希臘，先人當法，矢志必成，勇進莫怯，一成一旅，建百世業。不見埃及帝與王，榛狉矇昧少榮光。勛名之不樹，巍巍金塔，惟石之殃。緊爾希臘之英傑，揮戈四顧，殺伐用張。據其陵寢，毀其華表之皇皇。（紀元前三百三十二年，亞歷山大自敘里亞南征埃及，埃及乞降，於尼羅河畔，建一亞歷山大利亞城而返。）雄哉此戰勝之紀念兮，卽爾希臘之高峯。古稱雖死不朽兮，實爾希臘之祖宗。爾祖宗之墳墓兮，仰指太空。遊子弔古而摩挲兮，知是摩師（主文藝學術之女神）之故封。嗚呼！往事紛繁不勝提，重提徒觸我心悲。嘆一落兮千丈，何今昔之雲沓。人爲強虜強於虎，吾謂自侮斯人侮。虜強

何有於性靈，爾今性靈胡晦？已矣乎！爾築爾路兮，奚取暴棄以爲質也。遵此路以入奴僂之域兮，吾見爾之永不復出也。

昔於『歸夢』小說中，見其評論拜輪一節，謂拜輪中年，清溫而明潔，妍妙而深遠，是富於美情也。其末年，則莊嚴而勁烈，雄奇而偉俊，是富於俠魂也。故喻之以物，劍不能盡其剛強，花不能盡其優婉，秋嶽不足以盡其峻峭，春月不足以盡其娟麗。嗟乎！如拜輪之文行雙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鄉往之。凡知拜輪者，殆無不作如是想。而彼英人，則至今猶以『拜輪人品如何未易論定』一語，將此可敬可愛之人物，輕輕抹殺。而畫工皮亞卜（*Beethoven*）且以其去國時，詩中有『振我雙皮履，令去英國塵』之句，作『振履圖』以諷之，是可知天真漫爛，以良心說話之人，固與抱市僧主義之俗物背道而馳。拜輪之見輕於英人，正其應得之報酬也。前於雜誌中，見英國某名人評論拜輪曰：『英國文人，都取關門主義，啞唔咕嚕，而眼光終不出於三島之外。至今吉利文學庫中，幸而得有歐洲大陸的文學一卷，存在其中者，實唯拜輪。矯然拔俗，不恤人言之力。爲此言者，可稱拜輪知己。然文末不致署名，

但有編輯人案語謂作者係英國名人而已

### 馬賽曲

【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法國國歌也。作曲者名李塞兒(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生一七六〇年，卒一八三六年。當一七九三年時，法蘭西王黨於失敗之餘，乞靈於外助，請普魯士、奧大利、西班牙三國出兵代征國內革命黨，以恢復路易十六原有之君權。是年四月，法奧宣戰，法國愛國之士，莫不大聲疾呼，誓死救國。司徒拉堡州(Strasbourg)之第埃脫利鎮(Diekirch)鎮長，奔走尤力。月之二十四日，鎮長集部下義勇兵於一堂，舉行誓師典禮。時勇兵中，有一少年工程仕官，曰李塞兒者，精擅音律詞曲之學，有名於時。鎮長即謂之曰，吾兵頻年征戰，不有新歌以振之，吾懼其銳氣漸銷，精神日趨於疲軟，爾可本此意旨，爲吾撰軍歌。然行期已近，撰歌譜曲，當於一夕成之，毋過事推敲也。李塞兒受命退。入夜，取四絃琴(Violin)一，鉛筆一，紙一，反叩室門，自就室中點板撫琴，放聲倚琴而歌。每成一首，卽振筆疾書之。天明，成一曲六歌，命其名曰『戰歌』(Chant de Guerre)，高歌於鎮長及諸

義勇軍士之前。聞者莫不擊節推許，嘆爲得未曾有。然以歌名太泛，無以自別於前此諸歌，即公議改名曰『萊茵軍戰歌』(Chant de Guerre de l'armée du Rhin)由司托拉堡印刷肆刊印多份，布之於衆。至次星期日，即四月二十九日，義勇軍羣集於軍區(Place d'Armes)軍樂隊合奏此歌以志盛，是爲此歌布諸樂章之始。六月二十五日，軍抵馬賽，舉行軍事宴會，酒炙數巡，軍士拔劍起舞，齊聲合唱此歌者，數達萬人，是爲此歌合唱之始。次日，李寒兒又更易歌名曰『前敵軍士之戰歌』(Chant de Guerre aux armées des Frontières)刊印數萬份，分贈各軍士，爲將來全軍開赴巴黎時歌唱之用。是年七月三十日，軍抵巴黎，列隊入市時，軍士及道旁觀者，下至販夫走卒，里巷小兒，已莫不以高聲合唱此歌爲榮。蓋義勇軍未抵巴黎之前，此歌此曲，已大顯其美感之神力於全國。人謂法國革命，軍人之力居其半，李寒兒一琴一筆一紙之力，居其又半，非虛語也。後此歌已普及於法蘭西全國，國民念其功在社稷，推爲國歌，又刪繁就簡，改歌名爲『馬賽曲』(Chant de Marseillais)。至最後，竟簡稱之爲『馬賽』(La Marseillais)云。



此歌英文譯本，余前後所見，不下十餘種。就中文筆最佳，各讀本各國歌集傳載最廣之一種，則以 *Yosons of France, awake to Georgei Hark, hark! what myriads bid you rise* 爲起，而譯歌體爲八句，和唱 *Chorus*（卽法文原本 *aux armes* 以下二句）爲四句。又改原歌六首爲四首。細核文義，則置之英國詩歌中，自不失其文學之上價值。若與李塞兒原本對照，則十句之中，能與原義符合者，直不及一二。（觀其改六首爲四首，已可見其增損極多，非復本來面目矣。）華文譯本，余所見有二種，一依音譜填譯，似有牽強處。一譯四言古詩，又微病晦澀。且兩種多未譯全，不能饜讀者之望。茲以吾國習法文者，較英文略少，特踵 *Paraphrase* 之成例，用英文淺顯之 *Prose*，直譯法文，對列其下。又不辭譴陋，譯爲華文附之。惟華法文字，相去絕遠，又爲音韻所限，雖力求不失原義，終不能如 *Paraphrase* 之逐句符合也。（此不獨華文爲然，卽法二國文字本屬同源，字義相同者，十居三四，而對譯詩歌，亦往往爲切音 *Syllables* 叶韻 *Rhyme* 詩體 *Poetic Forms* 空間 *Hiatus* 諸端所限，不能盡符原意，故 *Paraphrase* 之法尙焉。惜吾國譯界，尙無此成例也。）

第一 閱

我祖國之驕子，趨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與我敵，血旆已高揚。君不聞，四野賊兵呼噪急，欲戮我衆，欲殲我妻我子，以勤王。（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厲而兵，整而行伍，冒死進行。瀝彼穢血以爲膏，用助吾耕。

第二 閱

爲問保王黨，爲問民賊與奴兒。若曹竊弄威權久，今後羅羅裸裸將何爲？爲問桎與梏，爲問緦與縲，置汝非一日，置汝究爲誰？嗚呼！人誰不爲己，法人甯甘奴隸死，豈曰傲倖可成功，忍無可忍乃出此。丈夫生當有所爲，破除奴制自吾始。（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第三 閱

暴力奴我體，豈能殲我之精誠。億萬烏合衆，豈敵什一義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蒼天，我有志士，誓死直前。卽曰敗衄，甯甘瓦全？毒魔之運旦夕盡，吾民寧久困於倒懸。

（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 第四閱

告爾暴君，爾其戰慄！爾厲爾國，僂爾無恤。爾政禍國人，終當反爾身。吁嗟乎！執戈之士齊臨爾，爾不自焚，終磔死。不幸義兵有敗時，前仆後起無底止。法蘭西國世世產英雄，英雄之刃齊向暴君指。（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 第五閱

法蘭西之勇士，法蘭西之英豪，揮爾快劍，誅彼羣妖！脅從之衆當憐恕，王黨巨慝難倖逃。王黨甘吾血，布雷助逆鑽吾骨。凡此豺虎，復且兇，我劍當洞若母胸。（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 第六閱

耿耿愛國忱，導我赴行伍。將此護擁自由心，奮身進殺狼與虎。欲問人道主義何時揚，但看軍旂十丈隨風舞。吁嗟乎！我敵已屆垂絕時，爾其徐死，一觀域中勝敗竟何如！（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李塞兒原歌，只有六闕，雖一時文士，按譜續撰者，多至二十餘闕，終以文筆氣魄，不敵原歌，漸失其傳。唯詩人路易呂伯（Louis Dubois）所撰兒童和唱（La strophe des enfants）一首，頗能工力相敵。法國文藝界中，已認爲可附原歌之後，稱第七闕。錄之如下：

第七闕

一旦軍人相繼死，我哥我弟投袂起。軍人雖死餘燼當未泯，覓餘燼兮步後塵。步後塵兮，勿羨軍人之壽長於我，我心之烈烈如火。但求速死與同棺，忍擲榮名付倒瀾。吁嗟乎！整戈復我軍人仇，仇不復兮雖死亦含羞。（和唱）我國民秣而馬，同下

左列二種評論，甲種爲英國文士普通之論調，乙種爲名儒嘉萊爾（Carlyle）之論調：

（甲）馬賽曲恆能鼓勵法國軍士之勇氣，使成偉大之事業，其爲功效，決非他事他物所能及也。

（乙）是爲世界中自有樂歌以來，最能造福人類之著作。凡有人性，聞此歌聲，血液必激蕩於脈管之中。倘集全軍之人，或合一團體之人而歌之，歌者之目，必暴赤如火而

垂淚而其心則一往無前，自能審擇於死與專制與魔鬼三者之間。

## 詠花詩

西人所作詩歌，倘各依性質以爲區分，則其類數，幾無一定之標準可言。如國樂可作一類，樂詩可作一類，史詩可作一類，情詩可作一類。此外學徒所唱，百工所謳，山林村野之作，自由愛國之篇，下至詠時諷世，與夫海陸行軍之歌，亦都可自成一類。較之吾華以說理，言情，寫景，記事，分類者，其煩倍蓰。而詠花之詩，尤能貫通聯絡於上述各類之中。是因作詩者各有懷抱寄託，假此天賦之美術品，以發揮其纏綿悱惻之情。情之所及，初不能徒爲花之本身着想，亦不能自限其情於何種何類。故同屬一花，詠之者十人，思想必十異其致。以其詩在活的性靈上描寫，而不在死的花上描寫也。

花名之見於西書者，以玫瑰，紫羅蘭，不我忘，三種爲最多。詠花之詩，亦以詠此三種者爲最佳。茲各錄名著數章如左：

詠玫瑰詩，以瓦雷氏 (Edmund Waller) 『寄贈玫瑰』 ("On the Rose") 四章，最爲後

世傳誦。英人稱之爲不朽之著作。言不朽者，謂詩中趣味極濃，歷萬世而不滅也。瓦雷生十七世紀中（一六〇五至一六八七）幼有文名，蜚聲伊頓（Eton）岡橋（Cambridge）兩學校中。長以得罪，放逐於法。自除刑籍，重返倫敦，益復致力於詩。所作多哀感頑艷，而措辭平易，句法正確。能以靈動之筆，寫其清華澹宕之思。一返十七世紀文士好爲古拙艱深之習。至十九世紀中，英國有一種白描文字出現，實瓦雷有以開其風氣也。

寄贈玫瑰之詩，初以全詩首句玫瑰爾今去（“Go, lovely rose.”）命名。至瓦雷刊印全集時，始改今名。

## 一

玫瑰爾今去，爲語我所思。

思君令人老，年華去莫追。

比君以玫瑰，令我長忘饑。

持此愛慕忱，問君知不知。

二

我思尙嬌小，疑羞怕見人。  
幸念窺簾者，含意莫能申。  
譬彼玫瑰花，倘生沙漠內，  
澆植無其人，能不歸蕪穢。

三

風韻有時滅，顏色徒傷悲。  
殷勤語玫瑰，爲我善致辭。  
願君應所求，已我長相思。  
譽君亦君分，醜顏復胡爲。

四

宇宙茫何極？人生有盡期。

由來稀世物，英妙無幾時。

玫瑰清且妍，剝那辭故枝。

覽此可爲鑑，老大徒傷悲。

有槐特 (Kirkc White) 者，亦英國詩人。謂此詩文筆雖佳，立意似涉浮薄，無道德上的教訓。乃依其體裁，自作一詩，附於其後。詩略謂『玫瑰雖殘，餘香猶在。人生不辰，遺德不滅。』用意未嘗不是。獨惜原詩四章，多靈妙可喜。至此忽作學究語，大不相稱。且文筆不敵原詩，原詩亦并無妨害道德處。則槐特此詩，直以蛇足目之可已。

瓦雷之詩，論者每多雅潔秀麗，而以富於冥想少之。不知富於冥想，正其所以雅潔秀麗處，亦正其所以能在十七世紀文學中，別開生面處。倘欲禁止冥想，則白描文字無從下筆矣。玫瑰爲濃艷之花。故假玫瑰以作愛情之詩，其事尙易。若欲對此豔花，作一憂傷顛頌之詩，而又能做得分自然，十分出色，全無矯揉造作之情狀者，則除摩亞氏 (Thomas Moors)

(英國大詩家之一生一七八〇年，率一八五二年)『最後之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 三章外，英國文學史中，罕其儔矣。

一

長夏發玫瑰，至今只賸汝。  
汝境絕淒涼，四顧罕舊侶。  
舊花無復存，新花不再吐。  
長嘆無和者，往事向誰語。

二

留汝在枝頭，徒有離索苦。  
汝友盡長眠，留汝亦奚補？  
慇懃摘汝下，置汝安樂土。  
從此斂榮華，闌然以終古。

三

俯仰罕相知，何如從汝去。

愛環喪其珍，思義無所附。

故舊盡凋零，妻兒在墟墓。

宇宙已破殘，誰願彼中住？

摩氏此詩，傳誦極廣。又有音樂家某爲之譜曲。曲中多低徐之音。於悽愴感喟之中，仍不失其中正和平之節。今英美樂歌集中，載此曲者十居其九。學校中十齡外之兒童，亦無有不能背誦其詩，歌唱其曲者。則此詩價值如何，無待言矣。

此詩妙處，在立言忠厚，措辭平易，雖意趣已入於悲觀的境界，就文學上言之，固亦不朽之作也。

詠紫羅蘭詩，都用以代表高潔之愛情。以紫羅蘭爲清香秀雅之花，與熱鬧場中之花，以焔紫嫣紅取勝者不同也。拜輪有『哀爾伯紫羅蘭』(“The Alpine Violet”)三章，最佳。

春色至人寰，去矣紫羅蘭。  
新日生嬌子，見之在歲寒。  
四山多墜雪，無損好容顏。  
但見花晴碧，凝露向蒼天。

二

凡卉逐春來，羅蘭從此逝。  
秀色儷天香，羞與羣花比。

三

莫以羣花好，忘却花中冠。  
會常殘冬時，長日難爲歡。  
花中有明星，含笑向君看。  
願君愛玫瑰，更愛紫羅蘭。

此詩幽瘦無比，而語意誠摯，如置身巖谷間，遠絕塵俗，而仍有琪花瑤草，環植其旁。拜輪好作情詩，西洋學究，每斥之爲淫詩，甚且以反對拜輪之故，痛罵其母之家教匪佳。一則曰：『再則曰 Stupid (語見蘇格蘭某氏兄弟書店所刊 "The Cyclopaedia of English Literature" 一書之拜輪傳中) 使見此詩，不知還要說他是淫詩否？』

凝情傍我坐，不笑亦不愁。

獨以紫羅蘭，贈我三兩枝。

贈罷去悠然，此意兩心知。

上列一詩，作者名陶德 (Emmad C. Dowd)，詩題曰『同情』 ("Symmetry") 僅見於 Wait and Leonard 兩氏合譯之 "Among Flowers and trees with the Poets" 一書中，他書未嘗轉載。想作者初非名人，余以其辭簡意深，有以少勝多之妙，輒錄之於此。

不我忘，或譯『勿忘草』，或譯『毋忘我花』。玩其名，即可知其爲誠信的代表。誠信爲 Love 與 Friendship 公有之物，故不我忘可以贈所愛，亦可以贈朋友。而詠不我忘之詩，亦

因所詠者爲愛情或友誼之不同，而異其意趣焉。

用植物以爲投贈之品，當推不我忘爲最古。故研究不我忘之歷史，亦頗有趣味。最初之時，英人指地松 (Ground-pine) 爲不我忘，乃唇形科 (Labiatae) 植物，學名 *Ajuga reptans* 者是也。後至十九世紀之初，改用蝎子草 (Scorpion-grass) 卽學名 *Myosotis* 者是。至今德人之所謂 *Veriss-mein-nischt*，法人之所謂 *Ne m'oubliez pas* 均用此章。惟英人則已改用鳥眼 (Bird's eye) 學名 *Veronica Chamadrys* 屬玄參科 *Scrophulariaceae* 乃一種藍色小花。五瓣而黃鬚，花徑不逾一英寸三之一。言鳥眼，象形也。是可知忘與不忘，是人心事中事，無異於花。記得幼時讀美國某女士所撰 *Sunday School Tales* 中有一則，題曰不我忘。言有一女郎善忘，事無巨細，轉眼不復記憶。一日，遇其三日所遇之友於途，苦思至半點鐘，始知爲友。其友知其善忘也，採道旁不我忘贈之，曰：後此可以不忘我矣。女郎諾。顧不旋踵間，已忘其不我忘，棄之途中。是大可爲不我忘解嘲矣。

英人詠不我忘之詩，當推 John Ingram 所撰『不我忘』(“Forget-me-not”) 長詩

一首爲最佳。詩凡三十二行，其開首四行爲：“Dear girl, I send the spray of flowers. A1 withered now, once brightest blue- To call to mind those happy hours, Those happy hours with you.”有嘆息落花，重提往事之意。惜以下二十八行，未曾說着花，竟完全是一通有韻的情書。故普通選刻詩歌者，多視爲愛情詩，而不視爲詠花詩，今從其說，錄入次期愛情詩中。

左錄『不我忘』（“Forget-me-not”）三首，乃用以志友誼者，亦屬白描文字。作者已失名，各詠花詩集均載之。

一

纖纖勿忘花，采之志情義。

花生貧賤中，漑以憂患淚。

二

情義或匪真，中道竟相棄。

此花善責心，能使天良寤。

三

凡卉一凋零，長隨塵土逝。

此花卽成灰，猶嘆當年事。

縫衣曲

英人虎特 (Thomas Hood) 所撰『縫衣曲』 (Song of the Shirt)，就其性質言，不過 Songs of Labour 之一，就其命意言，實爲鼓吹人道主義最力之作。雖篇幅甚短，僅十有一章，而語意之沉痛，刻畫貧女心理之周至，視史託惠夫人 (Mrs. Stowe) 之『湯姆之小屋』 (Uncle Tom's Cabin) (卽坊間所售黑奴顛天錄之原本) 以洋洋十數萬言爲黑奴描寫苦況者，實無多讓也。

虎特，倫敦人，生於一七八九年，沒於一八四五年。父爲書賈。小學畢業後，卽令習雕刻之業。虎特習之未幾，棄而肆力於文。間撰小品文字，或滑稽詞曲，都神味雋永，運筆靈動，爲時人

所推許。至一八二一年，應倫敦雜誌之聘，爲副主筆，文名遂益噪。識與不識，莫不稱之曰滑稽文豪。一時文字界中知名之士，亦爭與訂交，推爲後起之秀。惜體羸多病，後此二十餘年之光陰，大半消磨病榻之中。生計又拙，故畢生未能有所建樹。然其得意之作，爲後世珍重嘆賞，百讀不厭者，又大多從貧病交迫中得來。則逆境之於虎特，固不爲無功也。

評虎特者，恆謂『虎特雖以滑稽家「若幻想與怪想的」著作家見稱於世，然終不能僅僅以一滑稽家目之。觀其著述，大都含有至懇切之情感，卽在小品文字中，亦有一種愛護正義與人道的溫柔之精神貫徹之。』

『縫衣曲』初刊於倫敦『滑稽雜誌』（“London Punch”）今已公認爲虎特一生著作之代表。各詩集及讀本，無不轉載。其華文譯本，余似於數年前一雜誌中見之。惜當時未及留意，譯者姓名及雜誌之名，今已都不省記。特爲複譯如次：

### 縫衣曲

哀女工之劬勞而得值微也



一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  
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  
一針復一針，將此救飢腹。  
窮愁難自聊，姑唱『縫衣曲』。

二

「縫衣復縫衣，朝自鷄鳴起。  
縫衣復縫衣，破屋星光裏。  
我聞突厥蠻，兇悍無人理。  
豈我所縫衣，竟裹耶穌體。」

三

「縫衣復縫衣，腦暈徒自慟。」

縫衣復縫衣，  
遑卹雙睛痛。  
既紉袖上邊，  
復合襟頭縫。  
倦極或停針，  
猶作縫衣夢。

四

一人亦有姊妹，  
更有母與妻。  
乃取生人命，  
當作身上衣。  
百我針線力，  
無補寒與飢。  
直如白縫製，  
庸裹貧女屍。

五

一胡爲遽言死，  
死屍實足畏。  
支離數根骨，  
身與死魔類。  
問何以致之，  
飲食難充胃。

血肉信當廉，麵包信當貴。

六

「縫衣無已時，得值能有幾？  
衣食不周全，破屋聊蔽體。  
結草以爲牀，椅案多窳圯。  
多謝牆上影，終身一知己。」

七

「縫衣復縫衣，此曲已疲呀。  
縫衣復縫衣，獄犯有時縱。  
既紉袖上邊，復合襟頭縫。  
手腦多麻木，念此我心痛。」

八

「縫衣復縫衣，冬日晝如晦。  
縫衣復縫衣，春色何娟媚。  
雙燕將盲雌，簪下時爆背。  
呢喃如責我，枉在春光內。」

九

「出觀蓮香花，聊以娛我意。  
上有蔚藍天，下有碧草地。  
明知歡不常，姑抑傷心淚。  
拋却酸與辛，莫提饕餮事。」

十

「歡娛誠不常，片刻亦欣戀。  
希望與愛情，此生恐難見。」

獨念憂患多，小哭聊自唁。  
又恐淚珠兒，濕却針與線。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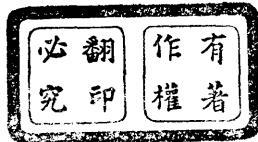
『指痛無人知，目腫難爲哭。  
貧女手針線，身上無完服。  
一針復一針，將以救飢腹。  
寧望富貴人，聽此『縫衣曲。』』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現代名家隨筆叢選

實價大洋七角



編者	阮无名
發行者	陳曉峯
印刷者	南強書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卅八號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公益坊卅八號  
南強書局

# 日記文學叢選

阮无名編

愛好日記文學

的青年

不可不

讀！

全國大

中學學

生不可

不讀！

本書是中國歷代日記文學的總集。所選各種，都是最典型的作品，而且有很多不易得到的祕籍。在日記文學選集的編印上，這是一部空前的創舉。至於全書內容的精粹，編選的得體，尤為難能可貴。

【文言卷內容】 驃驚錄（宋范成大）入蜀記（宋陸游）澗泉日記（宋韓澆）客杭日記（元郭天錫）甲行日注（明流衲木拂）甲申日記（明黃淳耀）復齋日記（明許浩）遊明聖湖日記（明浦昉君）遊廬山日記（明徐震客）尋花日記（明歸莊）北歸志（清王士禛）乙卯日記（清陸隴其）出使日記（清薛福成）遊武林日記（清吳騫）使替日記（清姚鼐）遣戍伊犁日記（清洪亮吉）歸湘日記（清何紹基）湘綺樓日記（王壬秋）

【語體卷內容】 北戴河一週間（陳衡哲）海行日述（鍾敬文）倫敦初旅（梁啟超）災區視察日記（郭沫若）洛陽日記（高歌）京滬五日間（巴金）苦雨齋日記（周作人）船中日記（魯彥）水明樓日記（郁達夫）日記零拾（徐志摩）日記與夜記（魯迅）讀書日記（胡適）寫歌雜記（顧頡剛）孟子解頤零札（俞平伯）

分五角七册每卷體語 ● 角八册每卷言文



白薇  
楊騷

情書集

# 昨夜

白薇  
楊騷

合編

實價  
一元

在過往，白薇女士是一個戀愛的謳歌者，她唱過「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存在兩性間」，她也唱過「我不看到你哩，我是多麼難過啊！我若是飽飽地看了你，我心上是如此的寂寞」。她唱過「等得看着中意的人，一抱就抱死他」的美的戀歌，她更唱過「早知道不能再吻你的嬌唇，該叫我的魂靈早入地獄」悲哀的愛的警句。她所作的戀歌是如此的美妙，那麼，她所寫的情書的動人，真摯，對於戀愛理解的深刻，也就可以想見。而況這些情書又是和楊騷先生在戀的白熱時期所作，往往長到萬言以上呢？現在本局商得作者同意，將她這些可寶貴的情書和楊騷先生給她的一些信編印成書，以供同好。楊先生是有名的詩人，他的信和白薇女士的一樣的如火般狂熱，合而刊之，可謂「二難俱并」。我們相信，愛好情書的讀者，和關心白薇女士和楊先生著作的人，一定是萬分歡迎的。

# 中國新文壇秘錄

阮 无 名 編

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歷史掌故書。全書搜羅了很多的在目前已成爲了「秘錄」的史事，將永久被忘卻的名家的文稿。這些都是每一個要了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經過的人必須知道的事。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料」，不是帶些許欺騙性的「黑幕」書。敢以之獻給關心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讀者。

實 價 大 洋 七 角

# 模範語體文評選

李君實編

這一部文選，是突破歷來編輯文學教科書的種種束縛，站在青年學生大眾自己的立場上編輯而成。它的特色，有如次幾點：一，是取材精萃，全書所收材料，不僅是優秀作品，而且很多是不經見的名作，這些作品的著者又都是各國的主要作家；無論那一篇，對於青年的讀者，都會有很好的影響。二，是要糾正從來編輯文學讀本祇注意國內作品的不良習慣，廣博的介紹全世界的名作家的作品，使青年讀者的文學視野擴大到全世界，使他們了解國外的文學史事，引起他們研究世界文學的興味。三，在國內作品方面，是計劃的把十餘年來尖端的名著，全都收編進來，實際上，在這一部文選裏還包括了一部現代中國創作選，青年可因此了解現代中國文學的情勢以及它的成果。四，是打破過去的種種選材上的束縛，編輯方法的定型，採用了一種新的方法，所以作為正式文學讀本，抑課外讀物，都是極適當的。

全書六冊，第一冊五角五分，其餘每冊遞加五分。

# 信書話白實用寶

王逸岑編

一般的書信選本，不是注重思想的訓練，就是專

門講究優美的技術，要想找一本切合日常應用的，簡

直是沒有。本書收書信百通，完全以應用為主，據此

學習寫信，真是最切實不過。而且這些書信，大多是

現代作家的佚稿，尤作證本書的名貴。學習書信者，

愛好文學者，洵不可不買一本看看也。

◀ 實 價 四 角 分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581B

